

曰都富哉言矣夫江之源出  
岷山，滌之源出嶓冢。二水之  
別流，凡幾皆套海，以爲歸宿  
之區。猶諸子百家，各師其師，  
言其言，而折衷於聖人之道。  
是海者，水之宗，聖人者，道之



統人文之海也。先生業涉海  
涯。舉鐵網而得珊瑚。片玉遺  
珠。在所甄錄。與天下共寶也。  
甚盛心哉。甚盛心哉。矧是編  
也。前某卷為正議門。其詞典  
則體要。後某卷為旁喻門。其

詞平正簡達。欲學者由粗入  
精。反博歸約。溯百氏之異流。  
窮洙泗之正脉。融會旁通。大  
而育本。他日鏖戰棘闈。入陳  
楓陛。取也。左右逢原矣。豈小  
補云哉。余也。道岸未登。六豕蝨

測望洋者流。第以先生也。余  
不敢辭。僭掇數言以復。

晉江九我李廷梳拜撰

文源宗海上卷目錄

○一卷

正議文

天文門 凡十九條

地理門 凡五條

道德門 凡十一條

聖賢門 凡十六條

心性門 凡十條

人紀門 凡九條

君道門 凡廿二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道門 凡三十八條

治體門 凡十二條

禮樂門 凡十三條

射御門 凡三條

書數門 凡十二條

法制門 凡十二條

○二卷

兵食門 凡十五條

備邊門 凡六條

刑賞門 凡七條

吏治門 凡十二條

求賢門 凡二十五條

人才門 凡十九條

文學門 凡十條

經史門 凡十一條

文章門 凡十二條

諸儒門 凡十二條

財用門 凡十八條

民情門 凡十條

物理門 凡十五條

上卷目錄終

文源宗海下卷目錄

○三卷

旁喻文

君臣門 凡十五條

治道門 凡十六條

官人門 凡十五條

士習門 凡八條

道體門 凡十三條

文學門 凡三十條

身心門 凡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物門 凡

出處門 凡十九條

○四卷

人事門 凡二十四條

神化門 凡二十條

世運門 凡九條

警世門 凡十六條

武備門 凡七條

刑律門 凡七條

藝術門 凡九條

宮室門 凡四條

器用門 凡五條

珍寶門 凡七條

廢品門 凡三十二條

翰墨門 凡

下卷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獻  
卷一  
目錄

精選舉業切要諸子粹言分類評林文源宗海卷之一

會元 石簣 陶望齡 精選

會魁 思白 董其昌 評閱

書林 紹崖 余良木 採行

正議文

夫所謂正議者。或說理到髓。或談事入神。要皆援本  
撥華。不詭於道。不流於俚。初學熟讀此等議論。尤能  
肆筆成章。識見卓越。青錢萬選矣。

天文門 凡十九條

論天運

在子謂天其  
運乎也其處

天體至圓。週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遶地左旋。常





乎日月爭其  
所于亦見得  
委敵

一日一週而過一度日麗天而稍遲一日亦遠地一週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而與天會積二十九日而與日會一月三十日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者常數也但月與日會而不足者為朔虛月有三十日所以齊其不足之數日與月會而有餘者為氣盈歲有閏月所以齊其有餘之數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如一失閏則子之一月入于丑春之一月入于夏至再至三則春皆入夏秋皆入冬而歲全不成矣

論日月星辰

漢書在禮記  
玉衡以齊七

文麗乎天而其動也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之精月

時王政之先  
務也

者陰之精五星者五行之精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有五列焉是謂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于方各有七焉是謂二十八舍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以至於微星之數皆有可考庶物蠢蠢咸得以繫命焉

論日月

薛瑄

文清公所謂  
日月之循環  
為陰陽之動  
靜翁闢何非  
見也

駁駁而明者日之為乎曰日特陽之一物耳非能為明也駁駁而暗者月之為乎曰月亦陰之一物耳非能為闇也然則明暗孰為之哉曰氣攬一動而群陽闢畫之明從焉氣機一靜而群陰翕夜之暗隨之動靜翕闢皆機之所為而實未嘗有為也是皆循環相推而不得已焉

日月之行有  
冬有夏而寒  
者承短皆二  
氣之所為也

月藉日以為  
光先正之言  
是也

日聚群陽故其煖熱之氣皆出乎日而寒涼乃日氣之所  
不及者日漸長則煖極則熱矣日漸短則涼極則寒矣煖  
則陽氣之盛也而極則為熱涼則陰氣之盛也而極則  
日有承短由地有升降春秋分時地適當天之中其日出  
卯入酉且行中陸故長短均由春分而夏至陽日升地降  
而下其日出寅入戌且行北陸故永由秋分而冬至陽日  
降地日升而上其日出辰入申且行南陸故短

沈括曰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其初生也日在其傍故光  
側而所見終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  
丸以粉塗其中則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朱子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月中微黑處乃鏡中大地

以鏡喻日月  
最切當

山河之影非真有物也斯言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俗所謂  
桂兔之說謬矣

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  
聖人之進退

論斗柄

鶚冠子

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  
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論乾坤坎離

象泉子

論乾坤坎離  
為天地休用  
作易之象始  
于坎

乾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陽生於陰積而  
浮上以成天體陰生於陽積而凝下以成地形乾用離坤  
用坎坎離之間動靜之機也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

終於既未濟。而否泰為上經之中。咸恒為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論造化自然之妙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此三者而天地位焉。道之於天。猶天之於地。地之於人。猶人之於天。三者相與為一。故曰天地人三才也。

夫天地造物者也。果有造天地者乎。萬物游乎天而不知其然而然。天亦游乎天而不知其然而然。邈之於混沌。顯象而極之於元會運壺。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果天地之自為終始耶。抑萬物之自為終始耶。蓋雨露能培方吐之萌蘖。而不能養既凋之榦材。霜雪能墮既華之萬籬。而不能稿方承之松栢。何者。氣至而滋息。氣反而游散。咸其自致焉耳。造物何容心哉。若物物而培之。又物物而覆之。天之為天亦勞矣。雖然。艸腐而螢出。木朽而蠹生。穢積而

品量或亨各正性命。皆造物自然之妙。用天地何容

心哉。斯言得矣。

菌華。石碎而光見。舉摧折殘敗之中。而猶有生。生不已之意。造物烏得而窮乎。哉。嘻。我知之矣。生其來兮。而造物者不見其來。死其往兮。而化物者不見其往。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造。又知化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化也歟。

論太極

象泉子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論三才

文中子

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立命篇

以形氣識論三才句也。

此推天而給  
之人以人而  
合于天也

風雨雲霧雷天地之用也。吹噴噓呵呼吾人之用也。天地  
人一理也。人一小天也。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  
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  
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兩間者謂之人  
形。而上者，日月星辰之類皆天也。形而下者，山川草木之  
類皆地也。命於兩間者，夷狄禽獸之類皆人也。曰：然則吾  
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之一草木而問曰：山乎？曰  
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山  
川草木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

唯聖人得人  
道之全故能  
經天緯地而  
成家齊之功  
也

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  
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  
仁，篤近而舉遠。

論兩儀四象

呂懷

以兩儀言之，一、二、三、四、五、六、分屬陽，二、四、六、八、分屬陰。為火、金、生  
數，天之陰也。六、七、八、九、十大分屬陰，七、九、雖陽，為火、金、成  
數，地之陽也。以四象言之，則一、二為陽，三、四為陰，六、七為  
陰，八、九為陽。及以八卦言之，則一、三、七、九固為陽，為天，二、  
四、六、八固為陰，為地也。

論太極陰陽

王陽明

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者，謂之動。為陽之生，非謂動而

非造理精粹  
者不能為安  
言

周子動而生  
陽生字即記  
所生也生字  
謂動處見陽  
非動生之也  
去人誤加一  
後字着去故  
王堯生闡明  
之

以月落萬川  
形容太極之  
形不在至

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謂之靜。為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以不息，秋冬亦以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以常體，秋冬亦以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日月時，以至剝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也。陳北溪曰：太極者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于萬古無極之前，貫於萬古無極之後，無一物不有。

為精切

太極陰陽一  
氣執之所為  
理即寓乎其  
內以以陰陽  
為形下之器  
器字宜活者

所謂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正如此。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窮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包涵徧覆，無非天也。天包水，水承天。地載萬物，天依地。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天為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為陰統，故水土在下。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屈。此二者天地之良能，始終萬物之大端也。

寒暑相禪二氣自然之妙用也

現植物之榮枯可以驗明陽之升降時序之寒熱也

鮑敬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在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以則氣為陽陰用事以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生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苓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董仲舒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

聖人具太極之全體動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與天地同其体用

二氣五行化生万物在天地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有無時不然

盈天地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之二氣始終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蟪蛄是故立人體陰陽而根之效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由是知陶煉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可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躰身而知道夫大人之道幽而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論四時

董子

天有德有威  
人君法天而  
為刑賞斯為  
憲天之治矣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又可以見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

論五行

五行之論莫  
備于洪範其  
生成之序形  
氣性味之宜  
變化之窮造

箕子演洪範初一之疇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此五行生成之序也。

化之妙一  
以執

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于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天一氣爾。氣化生水。水中滓濁積而成土。水落土出。遂成山川。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成木。而火生焉。五行具。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矣。

耕野子曰。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

辨別五  
行  
之  
氣  
性  
方

原宗海

位形象材味  
屬事各有不  
同至丁生生  
尅尅變化不  
已莫不備具  
非深明造化  
者不能也

此又以道德  
配天地五常  
五行相濟  
相伐之道為

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燠之。土以溥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木之濕也。金之清也。土之蒸也。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居中。木在左。金在右。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直也。金之方也。以其形言也。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上稼穡。以其材言也。水作鹹。火作苦。木作酸。金作辛。土作甘。以其味言也。水井洫。火爨冶。木金器械。以其事言也。五行之相生而尅。相射而生。又非其變化無窮者乎。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之謂也。故均于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均于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均于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均於水。信誠慤之謂也。故均於土。仁不足則

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行相伐之道。斯大化之也。

論風雨雲霧電雷雪雹

董子

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寒月雨凝于上。其體輕微。因風相襲。故成雪焉。陰氣上盛。雨暴而結。故成雹焉。霰亦電之流。是故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瞑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商。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

說造化妙  
机有見

漢元光元年  
二月京師雨  
電。鮑敬言  
仲舒曰。電何  
物也。何氣而  
生之。仲舒曰。  
陰氣會陽氣。  
凝結而成也。



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

論日月露冰

顏子

不可謝者天地之時不可逃者萬物之數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

論雷與日

唐荆川

聖人作易以陰陽別淑慝至於晉之象也以日大壯之象也以雷夫雷蟄於浚冬寂然無聲至於春也劃然而萬物皆鼓日麗乎天而含於地見乎南而潛乎北故其齟齬而若無所事者乃所以厚蓄其力而用其壯者也君子之於學也本之以浚沉有所不為而發之以果決有所必為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矣

君子休天德之剛以浸事方能大有作為于天下

論太極陰陽動靜之象

朱晦翁

此段專以陰陽動靜發明無端无始之象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發明周子主靜立人極之旨

此二氣化自然之妙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悖所以化雲也陰凝雨暴所以化雹也二氣淫侵所以化虹霓也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是言者必將以為誕妄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于內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譚紫霄

### 論因天時修人事

單襄公曰大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降道水涸而成梁也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大辰角也天根亢也木氏也駟房也火尾也以先王愛民作民之實意

以大儒見理之言

傲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物見期于司理以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也

### 論盛衰相禪之機

薛瑄

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寒寒不生於寒而生於暑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盛衰相根之理微矣

地理門 凡五條

### 論水

韓嬰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澗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溪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

水動而智亦動天機之相感也固宜

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韓詩外傳

### 論山

韓嬰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妙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利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以仁者所以樂於山也

### 論潮汐

余襄公

按馬古州謂潮汐依日而漲長隨月而漸移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

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壺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係於

水落而潮倍減于大寒弱于大暑陰陽消長不夫其時故曰潮信

月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壺大常在朔望之後以又天地之常数也

### 論形勢

陳止齋

天下之言守者則形勢而已矣形勢者以險為本嗟夫險未足以盡守之說也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天下之言險者無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為魏晉之俘且夫雍梁之西荆揚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怒濤之艱猶無恙也沛公瓦合之卒不繁於曩時六國之衆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白公曹公司馬懿之敵也而二君束手就擒一姓之茅土盡為喪國之社稷何也非其人也

歷現秦晉吳蜀之亡則知立天下者在德不在險守以賢不以地也

此見地利不知人和也

善乎太史公曰。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西之地。尚  
可全有噫。非特秦然也。諸葛亮陸抗而不死。吳蜀亦未可  
以侮矣。故曰守以險。不若守以人。

崇岡絕壁。山可恃也。然可梯而階也。洪流巨浸。水可恃也。  
然可蓄而航也。惟夫非山之山。壁立則莫升。而梯之不能  
階。非水之水。順流則莫禦。而葦之不能航。此非其可恃者

已東承謂關中為形勢之地。欲據險。須都關中。自有見。

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  
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  
形勢。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  
力。俟時。心強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  
澗谷之水。淺不過咫尺。立埳之山。高不踰尋丈。人則狎而

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一自河南入為間道。一自

動入為險道

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恐。悼慄眩  
惑。而自失。何者。所觀變于前。則所守易于內。亦其理宜也。

### 山水觀我

嘗觀山勢高峻直絕者。即生物不暢茂。其合轉迴環者。則  
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畜。淵潭深  
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  
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沉者。則所  
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濟。嘻。觀  
山水者。可以觀我矣。

此段言人必有容而後能乃大若夫淺表薄識者必大有為於天下也矣

### 道德門 七十一條

#### 聖人觀於天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論理氣

薛瑄曰：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雖未成，而所以為天地之氣，則渾渾乎未嘗間斷止息。而理涵乎氣之中也。及動而生陽，而天始分，則理乘是氣之氣，而具于天之中。靜而生陰，而地始分，則理乘是氣之靜，而具于地之中。分天地而理無不在，一動一靜而理無不存。以至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理氣二者，無須臾之相離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後哉。

以段發出前  
賢未發之蘊  
非遠于理字  
者不非也

論天道

莊子

運而無所積  
乃純亦不已  
之功  
六通言四方  
上下無所障  
碍也  
以水與鏡喻  
靜此精切  
靜非枯木死  
灰之謂宜詳  
味之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湛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鑿也，萬物之鏡也。

論天地聖人萬物

列子

聖人參贊天  
地載成万物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

教化不能遠  
所且者如志  
皆文之隨時  
九德之隨性  
皆是  
物宜如曲不  
可為直小不  
可為大皆是  
生形形等  
句甚奇特有  
味  
此數句中廿  
四個能字只  
是造物兩字

教化者不能遠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亡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 論四德

或問仁義禮智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決故義屬之木有生意故仁屬之火有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之

水木父子之仁也火金君臣之義也木火賓主之禮也金木賢否之智也仁至義盡禮恭智哲太和元氣流行于四時者聖人之天道也

### 論五常配陰陽

朱子

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合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

此以五行之  
用配五常之  
德

分陰陽之氣  
在天為四時  
在人為四德

在五行為木  
大。金。水。土。與  
信。居。其。中。而  
德。貴。之。也。

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側隱。若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于中。故其象類如此。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象。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

### 論五常之道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化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岳。仰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族之為五靈。配之為五味。發之為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游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

此段發盡五  
常之秘且罕  
譬而喻井井  
有條遂于理  
學者

此等議論認  
理情到自曠  
在之深過人  
之見者而後  
能然

途窮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收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問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具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可宰。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於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曠然無為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

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拔危必有臧否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凝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聖人不論不議不辯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舞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

先發引喻後以正意自成一家議論高  
手高手

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醉者買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能巧者不能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彘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俱譚紫霄

善惡

為惡者畏人識又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

指出為善為惡者心事市恩沽名者行

是度中懷發詞認埋讀之令人爽目



伏右

不廣務竒特者功不火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驪者名不  
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立不朽

聖賢門 凡十六條

論禪繼

即事而論聖人者凡民也聖人之心貫乎萬世其事不必  
同如斗量權衡之不相為用而卒合也或曰大道之行天  
下為公至禹始易揖遜而私其子其大道隱而家天下欤  
曰不家天下者聖人之心也使其賢耶而天下安之則聖  
人亦與天下共安之而已其不賢耶而天下不安焉得賢  
者而與之吾固樂天下之得其所也若忘天下而惟子孫  
之戚匹夫自計者之為而謂思天下之溺由已溺之者為

以見聖人至  
公至平之心  
不以天下為  
己物而或禪  
或繼其義一  
也下則孟子  
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  
與子同意

以慶說得透  
微讀之令人  
醒

之乎曾謂為匹夫匹婦復仇者為之乎故曰禹湯文武未  
嘗有家天下之心也三代之紀綱法度禮樂文章纖悉備  
舉非維持天下以私子孫也憂天下之易以亂而吾赤子  
之易以失其所也故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使可以維持  
去道焉耳此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心也

黃帝堯舜

文中子

聖言家亦  
自有見

議其盡天下之心乎若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  
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舜天下之謀兼天下之  
智而理得矣

成湯

嘗觀于商其書必言卜其詩必推祥異其懼民必以其祖

高俗尚鬼故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盤庚說命等詞皆奉以臣民祖上心神祇敬俱人心唯之可考

考而其禮必嚴於祭孔子亦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高俗之鬼自湯援天以自神焉始也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侯之僭極矣仲尼欲繩之而位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繩諸侯之是非其名日益僭春秋之作於是乎書王湯欲加其所不可加于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加于諸侯而託之王吁吾是以為聖人病也 諸儒與論

文王

陳止齋

吾於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畧盡之矣蓋至于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極於

文王作易之旨甚遠

文王之王之心見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也

武王

呂東萊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是以已之非而獲天下之幸矣不可也耶

周公

文中子

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寔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

原周公之心動勞王室啓金滕而感風雷之變天之

文字終然如千秋古愴之色自不同于春舟

文王作易之旨甚遠

于公亦有以  
諒之

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不作也。深乎溪乎。安家者所以  
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  
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 孔子

夫子相魯三  
月大治其蕃  
月而可三年  
有成之言信  
不誣也

仲尼時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  
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必蚤正以待之者  
也。居於闕黨之子弟業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

### 顏子坐忘

莊子

此一段借顏  
子之名以形  
容造道之妙

顏子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  
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

同者。子道為  
一則。无好惡  
矣。无好惡則  
化矣。此所謂  
坐忘也。

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  
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 夫子何窮

承誠子

此即封人謂  
天將以夫子  
為木鐸之意

或問曰。夫子德聖矣。化神矣。然且窮之何也。曰。窮夫子者。  
所以達天下也。向使夫子達而君之。不過曰文曰武而已。  
使達而臣之。不過稷馬契焉而已。六經未必作也。四教未  
必陳也。聖人達于當時。凡人不窮于後時乎。

### 農山之對

孔子家語

現三子各言  
其志而分量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  
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吾願得鼓鼓之音。上震于天。

之大小自是不同

於旗繽紛。下播于地。由當一隊而設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濟濼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源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見顏子之志。飄然出于言外。視二子規規于事為。勇力者大不侔矣。

孔子集大成

食蔬水飲。夫子伯夷之清也。乘田委吏。夫子下惠之和也。木鐸斯文。夫子伊尹之任也。孔非集大成乎。

論孔孟

刮垢子

假春秋之筆以誅亂賊。孔子洙泗之堯舜也。談仁義之兵以誅桀紂。孟子戰國之湯武也。道雖不同。皆異世而誅。春種之時。無孔子。則顏回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戰國之時。無孟子。則匡章陷于不孝。而陳仲子為廉士。

論形不足恃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免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免昆陽之敗。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虎狂。同是目也。大舜仁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俱亡。篇著而楊朱墨翟息。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言也。

善本聖賢者當求其所以

異而不可恃  
其形体之同  
愚過半矣

而項羽暴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越王長  
頸烏喙同於馬。猶駑馬有驥之一尾。而不可謂之驥也。夏  
禹亦長頸烏喙類於越。猶神龍有碗之一鱗。而不可謂之  
碗也。

論巧拙

羅一峯

口誦雄詞  
論悍背一峯  
公之李貫天  
人者乎何其  
見道精則論  
事則切如是  
也

夫聖賢之道大。公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  
滋偽。乃以君子之循理安分者為拙。小人之機械倖得者  
為巧。是故君子視圭笏為桎梏。而巧於干進者以為拙。視  
名譽為韁鎖。而巧于沽名者以為拙。視金玉為沙礫。而巧  
于射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于偷生  
者以為拙。是果真拙者哉。吾聞之拙於人者巧於天。拙於

今者巧於古。曾參之魯。顏子之愚。孟氏之不過。似拙矣。而  
巧於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辯。鞅斯之智。若巧矣。而拙於謀  
其身。噫。安得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哉。

論聖賢同春

為是論者亦  
滿腔皆是春  
也

夫天地之化燠而為春。熱而為夏。涼而為秋。寒而為冬。方  
其至也。推之而不可拒。及其去也。執之而不可留。雨生於  
雲。水生於山。雲與山不得而有也。春生於天。天且不得而  
有之。而人欲有之。以為常。不亦惑歟。曰。是非客所知也。夫  
春在天。為元。在人為仁。仁固春之為也。邵子曰。收天下春  
歸之肺腑。是春形於身。則晬面盎背。形于家。則父慈子孝。  
兄弟弟恭。夫豈婦聽。即其人入其室。如在春風中矣。皋夔

高友古人剛  
明一春字之  
義細嚼之

自可無方盡

稷契得之為唐虞之春。伊傅周召得之為三代之春。孔子得之為萬世之春。當時弟子得之為浴沂風雩之春。自是千有餘歲。周子春於濂溪。明道春於河南。夫是春也得于天而有於我。是固所以為常也。

論人無求備

延陵氏釋

歷引古人之行見今之不及若也

隻輪不足以羞孔明。辟穀不足以病子房。折屐不足以笑謝安。士君子評論人物。一是一非。而不相揜。惡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蓋味不全。音人不全美。繩人以焚廬浚井。則千古無孝子。繩人以洗耳鬻薇。則千古無蕪夫。繩人以剖心抉目。則千古無忠臣。手權衡。口繩墨。吾見人人皆唾去之。果核也。是故責己者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取人者當

此即夫子躬自厚而薄責

於有過中求無過斯可矣

班馬二史

范曄

秉史筆者貴有三長迂固才華有餘識見卓越信良史也後有作者弗可及也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豕燦然著矣。識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叙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議遷以為是非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遷議固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刑。所謂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心性門 七上條

論心動靜

何廷仁

此足以發明  
周子无欲故  
靜之言

動中有靜  
靜中有動  
知此  
者可与語心  
學矣

發明心之動  
靜與情當透  
徹詞明理到  
上乘之文也

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固謂之動耳。絕滅之心非靜也。無欲固謂之靜耳。苟有欲者，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者，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欲則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動定靜定，庶矣乎。

又

王陽明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嘗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嘗寂嘗應嘗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

求靜即動惡  
動非靜皆涉  
于有心之為  
是欲也非善  
事其心者也

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泛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濫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為，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論於式書

論天機寂感

唐荆川

荆川公見理  
精切方能形  
容至此

蓋嘗驗得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吾與之感，只自順以天機而已。不障以天機而已。障天機

此等語更的

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撓不握而自運所以為感也天機即天命也立命在人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于感非真感矣

論無意

慈湖之學以無意為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為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即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即所以為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即受病處矣

論心性

湛若水

深明性理之  
季故其立論  
句句認真  
切無纖毫添  
漏

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

程子之論即  
天子所謂性  
相近皆相象  
也之意

程子曰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水流而至海終無所濁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怠緩則遲清及其清



人質之稟于天者有清濁之不同善反之功存乎其

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此理益明。物之昏者受此理亦昏。非理昏也。由物之蔽昏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主靜而慎動季其幾矣

陳子曰。聖人之心本備萬物。而無一物。夫惟無物。乃能見物。金納于火。火百煉而金自若。月印於水。水百折而月自若。聖人之靜與物交。而不蔽於物也。是故心一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靜不靜之間。瞰流而轉。見人若非人。席地而舞。見室若非室。聲一也。躁動者不聞。而安居者聞之。非耳目之變也。亦靜不靜之間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天下之理。固有傾耳而聽者。無聞而反耳之聽者。徐以神

聽則寂然之中有雷霆。拭目而視者無覩。而反目之視者。徐以神視。則介然之中有蒿華。大抵逐物者蔽于物。而虛其中者。斯足以燭物也。

### 太虛同體

以心廓然與太虛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于凡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即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于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嘗廓然其無也。

### 主心常存

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冬。一生少而老。操存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大賓。如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容氣聽命。則病根自除。病症不形。方為第一流也。若徒

言雖淺淡意實精切亦善論心者

其崇理過款  
之論未有切  
當于此者

制其外。遇狂飈巨浪。舍舵而惟篙櫓。是仗焉。吾見其危矣。  
於其善心之萌也。若食者之求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  
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  
墜也。于其不善之萌也。若鳩毒之投于羹也。若蛇虎之橫  
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橫侵。而思所以勝之也。

靈臺篇

某臺之說意  
壓九華詞傾  
三峽讀之如  
聞霸王叱咤  
之聲令妖覓  
子顛賊銷魂  
矣

某請問於心曰。先生受命於帝。分赤符宰我靈臺。為百僚  
師表。某居先生以泰宇。覆以華蓋。承以六府事。以五官左  
右。前後奉以百執事。凡先生之有所欲也。罔不惟命之恭。  
人情靡不有初。某十歲以前。先生端拱靈臺。汲屋泰宇。朝  
夕與某相游。未嘗頃刻離。十歲以後。先生情漸改。什九在

抑揚反復左  
論如層亦登  
障裏布星煥  
觀之者莫不  
奪目眩心也

內什一在外。然亦未嘗別我遠去。某弱冠時。先生以覺  
經史出入恒相半。每出輒千里矣。其回也。遂以日月計。分  
某壯有室。先生乃薄某。出入不相告。不惟其不知。而乘輿  
已駕。雖先生之有司者。亦莫知其所之。至於今。則曠其安  
宅而不居。伴泰宇生。谷靈臺積塵。六府不脩。其職五官各  
競其私。而百執事則周旋先生。以馳驅。更不復稟正于某  
矣。夫某慚無德。不足輕重。且不能敬禮先生。而為之主也。  
但先生受赤符。以師表百僚。今若此。不知何以復帝者之  
命乎。先生曰。不然也。予與公有夙緣。公之敬禮予也。至于  
久而不復。感公之情。蓋生死而休戚者也。不忍一日離公  
遠去。而况久而不返哉。但公家內有四靈。外有五冠。中有

四靈五冠二  
象六府五官  
百執事與之

注父結之喻  
最為精確至  
論

夫子所絕者  
四母意母必  
毋固毋我正  
祛此四蠹之  
患則天君泰  
然而百體從  
之矣

大豪二人為之交通而六府五官百執事俱與之往來予受其侮久矣而公未之知乎是以朝至一寇予逐之夕至一寇予逐之隨至隨逐席不暇煖使公之宅無予以守之豈但生咎於泰宇積塵于靈臺而已乎寇至而蠹起內外夾攻竊恐公不知其所終矣予何為薄公耶某始懼乃請計于先生先生曰予昔謂公知其人或以彼為佳客故不敢以相告恐拂公之情公果不知予請悉數其名為公告四蠹善奔走亦善藏避潛伏我臺側長名意次名必次名固次名我而五寇又為之內應五寇多材能且善引誘恒伺候下五官之門一名聲二名色三名味四名臭五名安佚而四蠹則結之為外援內外相攻以竊我六府必主于

功名富貴之  
會雖聖賢不  
能免也但以  
理窒欲以象  
御情無患洋  
患失之病也

大豪之家而後得以滿其欲然二豪亦與公有夙緣公知之尤愛之請勿問其名某固請先生曰伯氏號功名仲氏號富貴也二豪同行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其兄乎反是者其弟乎公知之否乎某曰知之矣曰知之而欲去之否乎曰去之先生曰去之不能也雖聖人亦不必使之去惟有德以將之彼皆聽命于我矣惟我在公無懼於是拂臺脩宇奉先生於其內某再拜而謝之曰今以後得全其生皆先生之功也何以報之願先生躋上壽以永承帝者之休命由是遂復其好如初

性善對

本孟子性善  
有不善說來

秉之問於拙叟曰子欲知爾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

又敷衍其象而言之

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然其非有也。窅然其非無也。不墮於物欲不離于声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惟其善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朱子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于物者也。非有異也。

此論足以闡明前聖未發之蘊

朱子云。質美者。明淨。以渣滓便渾化。身以同意。

東廓子耘田說曰。仁養之心。人皆有之。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是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草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弗知去。其弗思焉耳。質美者。易於渾化。猶沙田之炒。易除而不留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田矣。芸之而弗息。苗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也。嗚呼。天下之勇于芸苗者寡矣。欲斯民之無飢也。胡可得哉。

論心思

羅景綸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

氣聽命于心

呂東萊

卓然見理之言

心為氣主氣  
為心役常  
如是作聖之  
功也

詞意俱妙讀  
之爽然可潤  
枯腹

映于君子之  
道四丘未能  
一焉同義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于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于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羗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生死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

人紀門 凡九條

君子三恕

孔子家語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教，有弟而

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忠言逆耳

家語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非，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也。

有大戒二

莊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渣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此言諫諍之  
有益於國家  
亦嚴憂辱聖  
意難與邦之  
意

事親而及其  
孝則東西南  
北惟命之從  
事君而及其  
忠則常憂禍  
福致身不恤

亦以命不可解  
亦以命不可解  
亦以命不可解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

臣忠子孝

莊子

長私放放  
蜀劉騰而死  
蜀人盡其血  
祿之三年化

人主莫不欲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負流于江，篋弘死於蜀。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

參悲

孝已殺高宗  
太子見逐于  
母

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

忠孝人之所  
難能而或克  
其賢者君人

豈婦貞家之福也。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

生孝而晉感，死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此何者？無明君賢

不之察也  
非天札

父以聽之也。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心所見者，大處之泰然，求其在我而已。何感喜存

孝子之心

劉屏山

以伏人子事  
親之心懇切  
如此純孝之  
道也

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誦銘練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盡也。

公私之辨

昔者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謂其直。

楚人之公以  
滅親管人之  
私以全親孝  
與下孝判然  
矣其殺之也  
當卒之也宜  
矣

子曰愛之能  
勿勞乎正以  
意也使為人  
父者而姑息  
其子是禽畜  
之愛鮮不賊

於君曲於父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問其故曰吾有老  
父身死莫之養也君子以為孝而舉之由楚而觀公莫甚  
焉由魯而觀私莫大焉然公者見殺而私者見舉何也君  
子曰人能賣其父則君何有焉楚人之公非公也以公  
公都也是以君子殺之也人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  
魯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利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也

善愛其子

世有愛其子者坐之高堂食之芻豢足跡未嘗及門自以  
為愛之至矣彼憐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躡履抱簪犯風  
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于千里之外伶仃顛頓雖道路之  
人莫不竊議其父之不慈也及觀其終則有一人焉不辨

其子也

菽麥頑嚚無知問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跡未及門者也有  
一人焉知類通達為立名儒問之何人也乃向之顛頓數  
千里者也彼為人父者將使其子無知為愛耶將使其子  
有成為愛耶雖甚愚者亦知所擇矣

子貢願息

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  
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  
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市道在門

子怨父貧弟攘兄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歡奴僕視盛衰為

蓋君親不可  
不事而其為  
孝之功不亦  
息也

此灼見人情  
去能之言意  
何王道之哀  
也

勤惰市道不在門外矣。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明也。戒之哉。

君道門 凡廿二條

大寶箴

張蘊古

張氏一箴理  
明而詞暢事  
核而意切誠  
君人之大寶  
用筆之而置  
于座隅  
聖人貴未然  
之防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百辟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故以聖人受命。極滿亨屯。歸罪於己。因心于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

以上與治同  
道同不與与  
此同事尚不  
亡之意

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昼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之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績。頰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兢兢。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以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惡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

人君爵賞刑  
罰乃幸世之



大精必如衡  
之平鑑之明  
然後可

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  
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鑑者妍媸自  
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  
冕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絃纒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  
湛然之域游神乎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  
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  
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  
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  
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  
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  
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靜臣司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  
王首一而  
天下化成

### 直敢告前疑

#### 正君心

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  
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  
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而  
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  
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  
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而以吳謀吳也吳信太宰嚭而  
子胥疎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是孰謂用子胥之主非  
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人主之有  
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

居心者萬化  
之原不其  
心則化為形  
役而疾事與  
矣

謂齊人以魯  
謀魯故人以  
吳謀吳語奇  
特而意懇切

以富家之主  
此人主之心  
此當

言今人相君之弊何等痛切

博奕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為外府邪。而其友之忠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支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今之相其君者。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民未窮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

### 三大二難

歷論三大二難之論皆忠君愛國之忱人若知其大子難而圖之其陰之盛可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界付以天下矣。君以逆上。則聖之盛德。

言大本大幾大法處何半切實非淺達治休者不能道也

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為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愛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畜。光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由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廢民安矣。

即孟子所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有二難。以道彖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

王者奉三無私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無臨博愛廓然太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

朝廷四方之奎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物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歲若上

舒元褒

伏願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

此本孟氏一  
正君而國定  
說來

通而意婉而  
不迫詞雅而

不浮也居愛  
民之忱何倦  
卷也安主行  
其言則治平  
之效可拭目  
待矣

皆正君之  
格言

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為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為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饒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親貢賦思黎民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恨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謹禹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權魚使有求思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魚使內平外政魚使中奪外權無重飾喜之賞魚行遷怒之罰魚求悅日之華魚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於三代矣况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太和又豈勞聖慮哉

明目達聰

劉元城

辨與所謂廣  
四方之視听  
以决天下之  
權者以此也

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為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  
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  
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  
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  
者用此道也

君心即天

此言人若能  
休天之心以  
為心則天休  
滋至矣

察天審已不尤察之於璿璣占天以人不尤占之於卜筮  
堯之眷命舜之申休武王之受祐此一念之覺而在我之  
天降其祥也號之奪其鑿晉之益其禡楚之厚其毒此一  
念之晦而在我之天降其災也覺者福之晦者禍之一轉

移之頃天不在天而在君心听矣

君心在存養

真西山

聖王之為學  
以治心也靜  
而存養動而  
省察使道心  
常為之主而  
人心听命焉

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  
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  
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  
而無非僻之干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  
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  
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大學衍義

聖王之心統  
業自持視听  
言動一循乎  
理好惡用舍

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  
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  
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

不遠其天而

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  
朱晦翁

### 君德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王，仁義兼隆，所以

人君宰制天下，非剛健中正，不足以有為也。若徒任一偏，而營虛名，則尤不免禍矣。

惟獄恤刑，君道之先務。然必如是而後可。

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咸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楊子曰：君德體天。天德主剛，風霆烈日，天之剛也。剛則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眾私。嚴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故亡漢不以成衰，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禍也。然拒諫飾非，強明自任，豈剛也哉？  
有電之明，乃可以折獄。有雷之斷，乃可以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辨不能折，而服明至而斷不至，則刑威不能致。而果故，光雷電皆至而後可。

以是首天下  
之德者而后  
可以君天下

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是故先王之  
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交錯其物采。  
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  
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  
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統一海  
內者也。

### 恩威並濟

人君代天理  
物則當法天  
出治知如木  
之不謝榮于  
春夏不致怨  
于秋冬則慶  
賞刑罰亦當

今夫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焉。夏而萬物油焉。欣  
欣油油。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  
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况摧之以風霜。凌之以冰雪。使  
夫欣欣者悲。油油者瘁。何奪其所至願。而與其所不願也。

並行而不悖  
也

聞之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物。旦旦  
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  
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之乎。文贈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憎。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  
日無厚薄。

### 幾微必著

蘇東坡

蘇東坡經古  
之言自是不  
朽

夫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何謂至誠。上有大臣。下胥  
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纖毫  
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腹心。未有父  
子相圖。腹心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使胥  
織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

書云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

神無常字  
君子克誠言  
人君必仁而  
誠則天親民  
懷神享之也

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忌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為敵。弱者為怨。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在昌。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

影響如神

陸宣公

沃知為君之  
難而民情有  
大可畏者故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民。或昏或鄙。然于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

發為其言

其言感應之  
速有如影聲  
者

所為靡不效。以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民詐。示之以疑。則民偷。接不以禮。則狗彘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古今未之有也。

滋慮

方希古

明王奉若天  
道必輸誠積  
德以為天下  
先而權謀術  
數非所為也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譎計。

七原六甲

斯言更竟敬

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保後世之無危亦理之必無者也豈天道也哉

至仁無恩

王者不為活之惠正快之謂

金錐剋木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錐剋火升合不足以救焚山惠雖懷民小惠不足以來百姓

私恩小惠號虐于伯者之民若熙皞之世相忘帝力

遇夜則燭火有功而大明當天人皆仰日月之功矣遇旱則桔槔有功而沾濡浸潤人皆仰雨露之恩矣非燭火無光其光小也非桔槔無功其功隘也雖然私恩小惠每駭

何可

此乃人情之所必至其命極切

人目而入人心常薰灼流著於天下者何哉譬之千金之子生陶朱猗頓之里其不見富於人也宜矣一或居顏之巷閔之間即數十金而可以富名何者有之名起於無餘之名起于不足也恩不施於堯舜禹湯之時而加於春秋戰國之日幾何而不薰灼流著於天下也欵

大智不鑿

智本來甚大若穿鑿察察則小矣舜禹之所以稱大智者行其所無事也

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不能以入一室彼固無用此區區之小明也人有恒言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雷霆固不能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人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噫知日月雷霆者可以用其明矣



文淵閣  
亦見道之

王者之民殺  
之而不怨利  
之而不庸惟  
其公而已

大有為之君  
必有定見定  
守雖乎不可  
援者如齊威  
王三年不鳴  
之語亦廢乎  
養銳之說矣

水至清則魚無人至察則無徒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其無私也

養其全鋒

事以銳而奮亦以銳而惰何也氣銳而力不隨也冲風之利不能起狂漂流之餘不能動於勢固有所窮也故明主折其氣而不使之窮蓄其銳以待之而不肯輕用其鋒故其銳不挫而其鋒不可犯也若於天下之事無必為之志而徒恃其輕為之勇無先定之謀而欲求其速成之效未見其能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能忍克有濟

小不忍則亂  
大謀有包  
編魯之管仲  
可與有為也  
如高祖之臨  
達大變革或  
羽而有天下  
然非能忍之  
明驗乎

夫君天下者欲求非常之功則必先能忍之度迫之而不  
動撓之而益堅志高天下而慮之以全勇冠天下而守之  
以怯謀蓋一世而俟之以徐不萬全不取不百克不戰使  
天下之人探之而莫測其端推之而不見其形則無為也  
敵無得而窺之而有為也敵無得而備之如吳則有所不  
動動則震天下矣為天下而急於有為不待其勢之可濟  
是亦無能忍之度而已

天下之治不生於福而生於禍負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

此引句踐之  
請成于吳而  
忍會稽存室  
之辱故卒能

昔者勾踐之喪節亦嘗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決之快矣獨  
范蠡知會稽之危所以餌夫羞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



仁兵以聖其  
恨忍克有濟  
于茲蓋信矣

若陰携而陽厚之以彘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為無  
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吳也潢池之會一舉而  
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可  
為者也

有容德乃大

南山子

大人以天下  
為雙故德可  
久而業可大  
也

聖人之心清明象天故能照萬物廣大象地故能容萬物  
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

王者久道而化成

呂子

王者治世漸  
民以仁摩民  
以義久之以

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嘆之頃則回視蚕婦數月之勞不  
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

歲月而民自  
底于道若伯  
者之治進銳  
而退速矣

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  
競收富強之效於立譚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乎

有國

豈見有國者  
當務民義而  
敬鬼神信上  
蓋甚毋妨民  
而以自利也

有國之主享郊廟敬鬼神也疊龜筮占吉凶也敬鬼神信  
禱福之本也占吉凶信興亡之數也奈何有大不信者窮  
民之力以為城郭奪民之食以為儲蓄是福可以力取是  
亡可以力敵是疑貳於鬼神是欺惑於龜筮是不信於天  
下之大斯道也賞不足勸罰不足懼國不足守

化書

世主之作聰  
明以亂舊章  
者未有不惑  
于危亡也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  
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御之道忘絃斝然後知樂  
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

忘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論上下交

楊子

上下交而德業成古之謂也。蓋上之人恃其位而不肯顧其下。下之人負其才而不肯應其上。安能相須以有成也。必也人君求士如渴斯為得之。

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甚於臣之求君。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以相求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親如一體。豈徒事於外飾哉。故馮唐之對文帝。張元素之對太宗。初不以為廷辱。卒盡其說。馬援謂光武。脫畧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迹。皆心乎而文薄者也。此相信於終之道也。雖然。君臣相求者也。寧君求臣。毋寧臣求君。

臣道門 此三十八條

論大臣

古之大臣。存賢為國。非若后人之妨賢病國也。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勞。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正君心。斷國是。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此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流風餘韻。猶存稱思於后世者也。

論賢臣

賈誼

此論極閑。不識此象。陰通致到。齊老吾知。自未危而陶先。及矣。

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以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托不

御之權可以寄五尺之孤。此勵庶恥行禮義之所致也。

論臣道

鵠冠子

人臣公一心為天下謀則君民咸破其休

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可以不下席而躋成五登三之風矣。

格君心

雖指君心蔽于多岐惟大人能濟乎然奪以匡扶之

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以等也未至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為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急則強之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

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民可保矣

社稷臣

以見晏子之於景公亦猶孔明之於先主也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席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表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天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以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見晏子春秋

論臣權

方山

若權不可以下移臣律不

申屠安坐而鄧通稽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

可上竊上移  
下竊而國危

而繼息。務。程。韓。琦。出。擢。而。守。忠。黜。貶。王。嘉。發。憤。不。能。去。一  
佞。幸。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傳。困。於。石。頭。  
趙。汝。愚。以。貴。戚。阨。於。侂。冑。此。無。他。權。之。所。在。有。重。輕。也。

納諫

賈山

君有向道之  
賢臣無格沃  
之言則悲其  
君臣有德讓  
之言而君無  
納諫之美則  
悲其臣君臣  
相過之難旬  
古然也

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  
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  
智也。昔夏商之季，丑雖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  
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兔置之人，皆  
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  
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靡  
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

歸市人王邊  
尤有見

求諫和顏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盡，況沉於縱欲恣行暴虐，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  
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聞其  
過失矣。過失不聞，社稷危矣。

夫參苓愈疾，即疾弗瘳，倉公弗能指也。舟楫濟川，即濟與  
否，椀師其舍諸，惟其具耳。忠謀諫論，固醫國之參苓。濟川  
之舟楫也，而可以時書之艱屯。至駢技視之，已哉。

昔歐陽公為  
諫官時每劾  
執政者之失  
及自為政則  
惡人言亦大  
德之小疵乎

真西山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  
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責我，是以善責君而未  
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者，必以群下有言為  
救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以為愛己，而不以為輕己。

文原宗海

卷之四

七

以為助已而不以為厲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 三難五義

呂東萊曰：諫之道有三難焉。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

諫雖有五而聖人獨取乎諷者以其得大人之體也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慤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 忠諫

李德裕

諫雖多術要在誠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人臣忠諫有二。欲道行于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雁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辟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言主，白

馬令言：帝欲不帝，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唐文粹

### 進諫

馬駘

吳言諫有三者之異若諫而不諫則非臣職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忠經

### 君當納諫

陸贄

此引古之賢臣直離于言其道于已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育小人而廢聽納。夫成湯聖君，仲虺賢輔，以賢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

令主吉甫文武之賢臣以賢臣而歌誦令主不美其無關而美其補闕

劉平國云人臣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明白簡足以公事理感悟人主而已

蘓子曰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犯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曰與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渙忽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卷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于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死亡隨之也

內事納諫

郅忌見於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而臣之妻私臣臣之

以見郅忌之善諫其君齊王之能用其言而見之于行也

妻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為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嬪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以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朝市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戶如市數月之後時時聞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

九弊不去

陸宣公

兩情不通皆由九弊不去故云上之所好者非忠臣而乃為此說之

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勅說而拆人以言上術聰明必億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



自便而切嗟之辭不盡矣上厲威不能降情以接物上

自便而切嗟之辭不盡矣上厲威不能降情以接物上  
心懷必不能引各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  
理之說不伸矣

### 諫楚伐宋

墨子見楚王曰今齊人于以舍其文軒鄰舍故與而欲竊  
之舍其錦綉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  
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凡為齊竊疾矣王知墨子之  
言也齊笑之春墨子曰楚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以  
猶文軒之與故與也楚有雲夢犀兕麋鹿魚鼈鼉鼉為天  
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以猶梁肉之與糟糠也楚  
有長松文梓檟棗章宋無長木以猶錦綉之與短褐也

墨子一見楚王  
墨子之說宋  
之語善於楚  
讀者也

臣以王之攻宋與此同類也王曰善無攻宋

###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謂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  
是郵民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則潰傷人必多民亦  
知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  
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膠音賦喙  
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  
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胥口也猶地  
之胥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胥原隰衍沃也衣食於  
是乎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

召公之言引  
君以當道而  
不為淫刑以  
戕民命真若  
成謀國者也  
奈厉王視為  
空言其所以  
來之成之禍  
與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問君行

晏子之言耿介正直不依阿不與惡奉奉思愛之尤五春秋之賢大夫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於民。約于身而廣于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餘。均貧富。不以養嗜慾。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不滯於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刑中于法。行宜于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此盛君之行也。今君稅歛重。故民心離。市賈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貲贍。積邪在于上。蓄怨藏於民。嗜慾備于側。毀非滿于國。而公不為之。公曰善。

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飭。業土不成。止後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問尊榮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晏子有之可謂盡臣道矣

晏子對景公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偷職業。則事治而身榮。若為君厚籍歛而託之為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附。踰職業防下隱以求利。從君不陳過而求親。臣行此三者則廢。

問常行

輔臣因事約諫所謂奇難于告者

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不敢以治事。不公。不可以蒞眾。衣服無不中。故

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偽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議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問治國

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後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脩怨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苦賢君之致治如此

問教民

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上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

問臣行

晏子對曰不揜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忠臣之行也

問任人

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其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

經國此民之意益于言外

有國者不可不知

人臣事君之大要于安段見之

晏子此言淺有合于君子隨材器使之道所以終景公之世循善治者要之夕居多也

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問民離

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太智，薄而好壽，尚佞諛而遠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定紀，好辯以為忠，沉湎而忘國，黷武而殘民，嚴於罪罰而慢於慶賞，樂人之衰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民不離散者幾希矣。

問王行

晏子對曰：古之聖王，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小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

晏子之言因事納諫，莫非引君當道，志仁而已。

孰謂晏子可鄙之乎？規其對君之辭，契合經典，吾謂春秋季世，嬰一人臣耳。

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施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也。

諫燕賞無功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不能失君道矣。晏子對曰：臣聞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人，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立惡以禁暴也。昔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除。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去，離散

蓋朝廷之舉動，係天下之視聽，愛惡夫宜，賞罰不當，斯民之向背，頓殊矣。可不亟而求正之乎？

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諍以覆社稷危宗廟離百姓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 諫廢嫡

婁子者國家之本也。廢嫡立少名不正言不順。禍亂由茲起矣。故晏子以大義匡之。

晏子曰。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階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凌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謀於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不然。是設賊樹奸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衰。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詭說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

聽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審之。

### 諫災異

災感守虛天之示戒于君也。景公因晏子之言而能省躬。喻效災感為之。以舍天人感應之。机有如是夫。

景公之時。災感守於虛。暮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災感矣。災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悅曰。天下大國。十<sub>二</sub>皆曰諸侯。齊孰何以當。晏子曰。虛齊之分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為所祥。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災感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sub>不</sub>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盍去<sub>之</sub>。究

聚之。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  
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獸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  
而熒惑退舍。

### 諫畋荒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不返。晏子自國往見之。公衣冠  
不正。望游而馳。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有  
故乎。對曰。不亦急也。國人皆以公安。而安國好獸。而  
不愛民。母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匹夫匹婦。獄訟之不  
正乎。則泰士于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  
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  
之不辟。府庫之不實乎。則申田存矣。為國家之有餘不足。

景公之于晏  
子言介諫行  
若臣之間无  
相情忘亦庶  
几乎魚水矣

聘乎。則吾子存焉。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肢。心有四  
肢。故心得佚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  
肢。而得佚。可令四肢十八日無心。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  
獵而歸國。

### 諫誅野人

景公射焉。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  
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二者先王所禁也。今  
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以從欲而輕誅。夫駭鳥  
之人。不亦過乎。公曰善。自今以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 諫誅圉人

齊景公養所愛馬暴死。公欲殺圉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

景公以飛鳥  
之故欲殺及  
無辜之民其  
惑甚甚

晏子之風諫  
可謂善于厥  
大原亦毋

居者後漢有東方朔多類以此如禍飲長酒之對云云

其罪然後殺之曰爾有罪三公使爾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諸侯聞之輕吾國當死罪三公喟然曰夫子赦之勿傷吾仁

諫以居服致諸侯

求聖王之行于居服之間景公所見謬矣  
晏子歷舉三王之興以德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共歸其美若其首服足以脩敬而不務其飾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求其美也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

以修飾其治君勵情節治之心每倦也

衰也衣服之華宮室之美用力多而用財費與民為仇今君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廢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於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為仇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君不悟也乃欲以若所為願致諸侯不亦宜乎君之言過矣

稱詩辭火

晏子畜止其君之欲于失可見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舉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無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失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曰。豈過我哉。吾托國于晏子也。

以禮折謀

吾謂范昭亦高士也。在齊廷宴飲而獨以禮試齊君。臣當其時非晏子與樂師之對則晉人必輕齊而執禮加兵于境矣。信乎禮其衛國之本與。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昭佯為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知禮者。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樂也。調之。凡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樂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鑄

景公亦知人善任者。晉人之窳謀。太師與有力焉。

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予魯地

景公講好交。鄰魯君。多受少。所謂下。及人之排下。竭人之忠。皆見之矣。

景公予魯地。使晏子致之。魯不盡受。晏子問其故。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其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俗也。



里革諫夏濫淵

華斯論足以明先王對時後育之懷不失乎愛物之仁也

宣公聞言即直任以為過其勇于受諫者

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溝洫，鰒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獮魚鱉以為夏禱，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羅，設罝羅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鰕鮪，獸長麋麋，鳥翼穀卵，蟲含蛭蜎，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經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齊司藏之，俾我無忘。

見國語

守官

韓非子

其見越官曠我厥罪惟均

末則收以正論俾人知所趨避云耳

正氣凜然如孤栢傲霜

以本人情之常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者，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育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為矣。

正直不屈

松窓子

振直氣於朝陛，不以鼎鑊而奪其節，伸大義于天下，不以豺狼而卷其舌。

尤禹之罪，浮于王氏，六臣之罪，浮于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優孟優旃

優孟不過一滑稽之徒能因事諷諫其君亦可謂忠矣以如此之人猶有可取則高出手孟者人主可忽其言哉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多辯善諫。莊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所愛馬。孟聞之入殿大哭。王問其故。對曰。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以大夫禮葬馬。是薄馬也。請以王禮葬之。雕玉為棺。文梓為椁。廟食太牢。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莊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孟對曰。請以六畜葬之。以壙竈為椁。銅歷為棺。齋以姜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葬于人腹。王於是。以馬屬庖人。無令天下聞之。楚王欲相優孟。孟對曰。請歸與婦計之。後三日復王曰。婦言昔者孫叔敖為相。盡忠而廉。楚因以伯。既卒而子負薪以食。楚相不足為也。王感其言。於是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四百戶以奉其祀

太史公曰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者得因事納諷豈不偉哉

優旃者秦侏儒也。善言合道。始皇時置酒天雨。陛楯者皆寒。旃見謂之曰。汝等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旃因上壽。臨檻大呼曰。陛楯即汝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上聞其言。遂令得半相代。又嘗議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至今麋鹿觸之足矣。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善。漆城雖兆民愁費。然觀者壯哉。漆城蕩蕩。虜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二世笑而止之。

治體門

九十二條

論治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脩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

儒者之言自是澤化政治

之要竭無餘

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者。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論聖治無為

關尹子

聖人無為而天下治。不以已治數。可最為喫緊。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聖人不以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功于天下。所以堯舜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治要

揚子

此為治之確論

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保治

詞藻如玲瓏。夜光瑩自不倫。夫賦。

抑揚反覆。活法。筆清。

天下非未治之可畏。已治之可畏也。非未安之可憂。已安之可憂也。方天下之未治。未安。為士者相與講治安之術。而為學。為公卿大夫者。相與進治安之術。而為忠。為人主者。則又日夜求治安之術。而為政。上之所以焦心勞思。下之所以進計獻議。無非治安之是圖也。故天下非未治之可畏。非未安之可憂也。天下治矣。而可畏。始生。天下安矣。而可憂。始生。士不知講治安之策。公卿大夫不知進治安之忠。人主又不知求治安之政。上下相從于逸樂。中外相忘于閒暇。治不知所以保其治安。不知所以固其安。天下之治安。始有不足恃者矣。八面鋒。

制治于未亂

文原

卷一

七

此等議論識  
見絕越規模  
去遠有國天  
下之責者目  
之無不練然

此六事妨政  
害治之大者  
不思所以預  
防之邦其危  
矣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也。言其幾事之至多也。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夫水之微也。撮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防患於未萌。銷禍于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由然也。

保邦于未危

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本。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詞。啓僥倖之門。附耳屏語。開讒賊之路。不惜名器。導僭備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日滋月益。遂至溪固。比知而革。則用力百倍矣。

論五儀

聖人之言。理  
明道正詞。意  
懇到使象公  
知其難而益  
其勇決志而  
力行為。不怨  
乎一言足以  
興邦。或惜公  
不能行。以魯  
之所。以終于  
魯也。公勝可  
哀也。

孔子對象公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椽。俯察几席。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若以此思。象則哀可知矣。味羹。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若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日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遜。慎其威儀。若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緇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兆將育數焉。若以此思。懼則思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

此乃帝王大順天化之治

論三至

孔子家語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而核其實。然後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論民為寶

管仲對桓公曰。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正此意。

論道德之威

荀子

此見道德教人之深。非刑政之末可也。

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強國篇。

以已量人

韓嬰

此所謂絜矩之道。惟之天下而皆準。傳之而后立。而無欺者。

王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饒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

立人立國

此本卷源之論

齊侯問立人立國之道。晏子曰。人而無綱常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綱常。中國而夷狄矣。故三經五常者。扶植宇宙之棟梁。真安生民之柱石也。

禮樂門 九十三條

原禮樂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民。偽而夜之中。以六樂防民。情而教之和。是以天也。位萬物育神祇。格而鳥獸馴也。

大哉聖人之作禮樂乎。禮由陰作。樂由陽生。固齊以明于天地。禮以治內。樂以治外。又有以因乎人心。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明。述者之謂明。故夫簞籥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禘襲。禮之文也。鐘鼓管籥。干戚羽旄。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疾徐。樂之文也。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為之。節文

此精確之語。發得化意出。

者也。故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之道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之設。徒為虛文。誠不易之定論矣。

叔子曰。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

此言禮樂之道。切於日用。在人。有不可新。須去身者。

陳北溪曰。人徒見升降禘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于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節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于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斃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禮書

司馬遷

深明作者之意  
 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出史記

樂書

太史公原樂發揮盡透  
 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

天子建中和之極兼摠條貫金石而玉振之所謂和平天下之本

自外入樂由內出故君子不可斯須離禮離禮則恭慢之行窮于外不可斯須離樂離樂則奸邪之行窮于內故音樂者君子之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

禮論

荀子

荀卿原禮之制以及養身之道自成一家說話  
 人生有欲不得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沈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椽楹音遠越席牀几所以養體也

論八樂

刮垢子

禮記卷之六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所以異名也

論容貌威儀

徐幹

天下不可一日無禮樂以之治身以之治家以之治國平天下皆不可斯頃去者其為用不亦大哉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

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詞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

論禮

荀子

三代而下如漢叔孫之綿蕞數一時之近功曹褒之新禮維五經之纖緯唐貞觀之禮出于玄齡隋頭慶之禮出于無忌未克互為異同未則三陳祥道之禮書盧多遜之義妻不過互相去取惟朱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昔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壘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始終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夫禮者敬之經也敬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



夫子之家禮  
可以補禮之  
未備

此即老子見  
素抱樸少私  
寡欲之旨而  
衍其義

論聖人貴質  
之故超人意  
表

教父老子書  
猶曰教教之  
先也

論文質

荀子

失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文質之辯如此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去彼而取此所謂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為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偽耳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偽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于國忠信之心不可暫舍於人廢淫末而反民于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人於偽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為教父豈曰矯時弊已哉

文勝質之弊

椒漿桂酒之味出而士羨之風絕錦帆鳳楫之舟起而刻木之制心見文贈

論廢禮

文中子

究竟其禮之  
所以廢則絕  
無人道矣此  
頌可援乎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論樂理

荀子

聖人任樂以  
一衆志和萬  
民為治者之  
不可無也

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隨還有似于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

聲氣

大原

以篇原声氣  
以驗人情句  
句字字皆切  
中肯綮人推  
極其功用之  
大非漫于樂  
者不粘

操琴瑟之音則脩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鏡  
覽之音則背脊凜森。搥鼓鞀之音則鴻毛躑躅。其感激之  
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  
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  
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  
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交。  
樂之用也。甚大。

論溺音

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  
辛作靡靡之樂。始為比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采中  
之曲。楚越之俗好勇。故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

子貢所謂聞  
其樂而知其  
德信夫

其所欲也

射御門 凡三條

觀德亭記

王陽明

現德亭之記  
如滄溟際空  
汪洋浩翰鯨  
奔勢時嶽山  
屋簷障現巨  
麗莫與之京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  
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者也。君子之學。  
求以得之於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於其  
心者。其動妄蕩。于其心者。其視浮歎。于其心者。其氣餒忽。  
於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  
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  
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  
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

夫子謂失諸  
正鵠。反求諸  
身。與此同意

以君臣父子  
立鵠有開風  
教

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于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

### 投壺篇

投壺篇其詞  
飄揚振激如  
游雲轉石勢  
不可遏壯麗  
暢達如龍驤  
虎伏容止有  
威令現者擊  
節稱賞

夫投壺細事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壺矢亦猶是矣。夫審度于此。而取中于彼。仁道存焉。疑思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後。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以為國。可以

以正心修身  
治國親人之  
道皆寓于壺  
矢之間極有  
禮見

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陂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備刑政。主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于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救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荷矢之際。性無粗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脩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伸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

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况投壺矢，又可鄙畧而輕廢哉。

### 御馬說

楊子曰：夫御人之道，視御馬得其性，不窮其力而已矣。故得馬之性，不窮馬之力，斯為良御爾矣。得人之性，不窮人之力，斯為良人御爾矣。昔者閔損氏工于御民，造父氏工於御馬。吾聞造父之御也，均馬力而和其心，整其六轡，不剛不柔，以是無佚馬。閔損得其意，於是孔子以之宰費，因民之性而馴擾之，愛其力與之休息焉。約束簡而不亟，刑罰設而不用，庶幾按轡釋箠以使之，而費亦大治。是故後

理明詞暢深  
諸治体者也

世執統程理者必歸焉。故曰御與政通。

造父維善御  
八駿維善馳  
一騁千里是  
夸父逐日之  
最豈理也哉

夫世稱造父為周穆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遊八極，人咸恠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然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力，遂千里也。蓋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其光，到崇朝而絕。故脫驂倚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投閒置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存奇稿。

按列子論承  
編而說不反  
不側用志不  
分論御而說  
到心閑沐正  
分明是乘虛  
御風手段

昔秦豆氏以御法告造父曰：齊輯手轡，銜之際而急緩，手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故能進退履繩，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得之於銜，應之于轡，得之于手，應之于心，不以

原六

御馬說

六

吳言儒者善  
調一天下猶  
之羿善射造  
父善御也

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  
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  
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一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

荀子曰。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

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

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逐矣。

而不能範我馳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射疏

及遠。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則非大儒也。

書數門 凡十二條

論書法

夢覺子

善書體者存乎法。善書法者存乎人。蓋點畫象形之謂體。

縱橫闔闢之謂法。神聖功巧之謂人。知斯三者而後天下  
之書可得而善矣。

書法動靜

予書法每于動中求靜。故而不放。留而不留。以吾所以

手動也。得志不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

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馬意定而

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以吾所以游於藝也。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

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

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情性。無筆墨之迹。無機

智之狀。無剝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若

柳公權以筆  
諫君云心正  
則筆正字快  
同意

得手應心如  
游龍騰鴻方  
見書法之妙

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論天地數五

子華子

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先天圖

薛文清

先天圖。離卯為春。乾午為夏。坎酉為秋。復子為冬。坤為晦。復為朔。自坤之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月之上弦。初

此原先天之  
象。四時所屬  
以至於朔望  
起于中

法海悉備無  
道非濶于易  
者不能

八日也。至乾。月滿為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三十日。又為晦矣。卯離晝而旦。酉坎夜而昏。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莫不見于此圖。

先天圖。却觀自坤。艮坎巽。乾兌離震。以至復。皆前天地之往。順觀自復。震離兌乾巽。坎艮。以至坤。皆後天地之終。往者推其往而無盡。來者推其來而無窮。所謂引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推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俱讀書錄

論大衍

象泉子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母而用七。七乘七而四十九。大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大衍之體也。五

天地間有哩  
而後百數聖  
時律而着

大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大衍之體也。五

之舍理而言  
數即技術之  
流也何足與  
議

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今天而成。故天地  
共虛其一。以象極焉。五與五。天地對待之數也。天分地而  
上。地離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  
一。得四十九。而為大衍之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  
卦之名。

### 著數之用

楊誠齋

數寓于著。而著非數。故得數者忘著。卦託于數。而數非卦。  
故得卦者忘數。數既形矣。卦斯設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  
或七。而為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為陰。變至十有八。而  
卦成焉。聖人無與也。時觀其變而設之耳。

### 論圖說

薛文清

按著之用其  
操也。以三一  
操而綱以左  
再操而目以  
具由是而至  
于八。操則為  
四會六十五  
百六十一數  
于是乎大倫  
天命人事吉  
凶悔吝彰焉

易九圖。河圖洛書。天地自然之易也。先天四圖。伏羲之易  
也。後天二圖。文王之易也。卦變圖。孔子之易也。

### 八卦相生

蒙泉子

乾為天。天之用火也。故離為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成  
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為地。地之用水也。故坎為水。  
水之出也。原于山。其入也。瀦于澤。則艮與兌。又坎之用也。  
父生子。子生孫。之象也。

### 河圖洛書

呂懷

河圖以相生為序。故左行。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而復  
始於北。洛書以相克為序。故左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  
中。而復始於北。通於生克混合之妙。而彌綸參贊之道。不

歷稽八卦相  
生之妙。洞燭  
其奧

圖洩于歲時  
并子焉。其理  
數異而同。同  
而異者也。

能外矣 心統圖義

統其要而言  
之河圖示人  
以常數之體  
也洛書示人  
以變數之用  
也又何贅焉

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河圖而虛十。則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朱晦翁著

### 論圖書皆五之數

董公叔

圖書之辭何  
紛紛也自一  
至十積為五  
十五者河圖  
也反指以為  
洛書自一至  
九積為四十  
五者洛書也  
反指以為河  
圖蓋儒承訛  
習誤互相授  
受牢不可破  
不齊文公明  
目張貼孰刊  
其訛孰訂其  
謬哉

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切謂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魚所為。而其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魚所為。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以五數衍而成之。各盡其十。



則合為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于外為五十。而為河圖之數。散布于外為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盡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

論皇極經世

蒙泉子

因數旁理康即是也言理器數二程是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為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論元會運世

邵子所學者數也參伍以錯變而綜之什伯千萬推究事物不遺乎運策之頃

天地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元分而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季。年分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候。候分而為五日。日分而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為七

十二候。則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寒暑之代謝。生物之終始。又孰有外焉者乎。

堯夫以數言程伯子以理論要而言之天下豈有理外之數也外之理哉

昔人謂日月升降於三萬里中。天地升降于八萬里中。然則三萬里中果可以限日月。而八萬里外便可以盡天地。否乎。子思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一者理之謂也。故堯夫精于數學。而實則主於其理。如立歲差法。至于日月交感之際。權之以二氣虧盈之常。曰幾歲差幾分。所以數法冠絕歷世。又嘗究味與色。皆有一萬七千二十之數。而猶聲數半之。則曰。聲氣屬陽。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數不行。此皆信之以理。而不泥于數者也。又如加一倍法。程伯子亦不過以理推之。蓋自兩儀既判。育此數則育

此理一散而為十百千萬億兆。十百千萬億兆會而為一。一實而萬分。此其所以窮古今而不變也。縱有太玄八十一首。洞極七十二象。潛虛五十五行。亦有不能以相通者。惟一則無所不通。而天地人物皆不能外焉。故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欤。

法制門

九十二條

立法

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之也。已不得與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主車馬而后弗敢怨。邀太子車駕而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而天子不得私執豪俠之民。而公卿不得說。此法之行也。

治去無法則會暴得以多取案強得以兼併民不能齊匡以生矣

法貴當用

楊廷秀

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空言文具。是無法勝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將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

嚴法

何景明

夫操如束薪。亡不拆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死者。也是故法由嚴起也。故號不張則幹斜。經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于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

必見有治法須用有治人不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用法在寬嚴相濟一千寬則肆而民不知禁一千嚴則刻而民無

所措危亡之階也  
又引秦漢以証法網之下可太密

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法示而究人之罪是為刺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罔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乎

論法

鶡冠子

執法而越法又奚以法為精語

法者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法詳

高伏

說畫當今用法之弊字字精研句句著實可玩可誦無乃究心千古故者乎

事有宜密雖腹心不當聞也而必待閑白之允人有可用雖將相不為過也而必循資格之序錢穀之出納有足以利民者專之可也而憚於稽考之嚴刑獄之重輕有當以情處者遂之可也而涉于出入之議賊仗未具知其為盜而不敢誅也符牒未下知其為姦而不敢捕也機當速應固之者有留難之虞勢宜有待促之者有遷延之譴一金之費于歷諸司一令之行遍咨詳長甲可乞否此從彼違圖政理之志輕而稽簿書之念重敷治化之時少而辨文移之日多未欲立功先思避譴未期報國先計全身寧鍾宿弊而襲故非無寧廢舊規而乖成案也少存軼蕩於繩墨之外出入於條格之中則下以廢法而訐其非上以悖

此數語尤為痛切

法而重其譴。雖有雄俊之才。敏達之士。又安能以吾身之罪。而博天下之利乎。鹿波推論

法從人則弊

楊誠齋

為國者以法從人。不若以人從法。以人從法則公道行而私慾止。以法從人則公道止而私慾行。私慾一行。士夫爭奪之門。所以四開。而不可禁。胥吏受賄之淵。所以百孔而不可塞也。出文贈

今夫驛驢駟。可一日而千里。置之鹽車之下。雖鞭策之不可免。鴟鵂鴻鵠。可瞬息而九霄。拘之樊籠之內。雖羽毛之不一。全蓋羈縲之絆。轉側之艱。無以展騰驥之足。而奮冲舉之能也。賢者之生世。亦何樂于法之詳乎。三代而下。

法由人。所不從。人弊當今之時。百孔千瘡。至國者其廢之。

此即物之受制者。不得逞其素能。以況士之受制于法。不能展其素志。甚有見。

惟漢為禁網疎闊。而規模弘遠。故汲黯得以矯制而發倉粟。陳湯得以便宜而斬郅支。然當時不以其法之疎而廢弊也。秦制日更而姦愈滋。隋令日下而亂益甚。則法亦何以詳為資乎。

法有所受

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焉。而路人亦得而執之矣。非童子強而格僕。反弱也。使與竊異也。是故權有所受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非愛十金。反勝于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已不得而私也。

權有所歸

便與竊異等。與借殊見法。可使而不可竊。可受而不可借也。

詳玩此篇議  
論氣韻翻  
直寄青蓮居  
上可以見冲  
虛之懷

深知庸主亂  
法之弊豪吏  
侮法之故儼  
如身親其事  
者

今夫大君以一人之寡居深宇之中傳盈尺之楮而風驅  
電行生殺廢置人於千萬里之外癯夫羸老僅勝衣冠之  
人付之符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羸然童子處女  
嬰珠玉携金帛而立乎衢塗烏獲拭目而不敢動者以法  
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強者以權制弱者  
以安全至執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  
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泛欲而慢  
法其意曰法者我之所自出也何有於法哉睨乎所愛則  
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輕變大法  
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  
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諂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律詖便

以藩籬封界  
喻法之壞最  
切當有味

知龍虎不可  
一日離山淵  
則人主之柄  
可一日下移  
予平王下堂  
見諸侯以周  
所以敬也

通篇豪俠之  
氣信口可成

辟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桀健者恃其勇力以干法如  
是法亡而民危民危而國亡矣如藩籬然滅獲者超履穿  
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  
如封疆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迹矣安能  
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稼穡蔬果也  
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于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藏于山  
使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坡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  
而在童子之尺劍矣故龍不可離于淵虎不可離于山而  
人主不可離于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

### 立法責大

履人之為屨也非量園人之足而為之度其中而為之也

如公孫大娘  
舞劍縱橫反  
覆任意所如  
現者不覺拍  
手責曰稱奇

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乎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足。國人之足。而不失。驚屨之利。夫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大小之差。殊要不可以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屨。足以中國人之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國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知也。而吾之法。立矣。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衣。一粒不精。無害其為食。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以為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

此等譬喻恰當

見法不可小用而亦不可輕用也

情可以盡得。雖費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逆其遠。而不失。為利者之為得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后知用大。知用大。而后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 人臣執法

曲法全父為  
李守法殺身  
為忠石奢名  
播千古矣

昔者石奢為楚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曰。王以臣為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王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焉。夫生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

離也錯刑一  
人而必欲自  
死以明其夫  
正程子所謂  
成就一箇是  
是也

治法有本

方遜志

先發引喻後以正意發揮其深燥然海內鈔家須致近矣

藥后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尤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嗜慾飲食之際。而慎察於喜怒哀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得奸其中。雖無藥后。固不害其為生。世敗之壞傷之。而恃藥后以為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于壺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

此段言人民為天下之元氣何等割切人君當深思

求念亟勸其所以保生民者

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守乎法制之內而不盡心于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于未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為當然而不敢以為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已也。非所以虐已也。愛戴其上而不忍離。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為邪僻。禁其無為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于鍼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鍼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耶。

治本者不過使之遂其生復其性之謂也應起意收拾甚是精彩

愛民當思防民

楊廷秀

周書云刑平  
國用輕典刑  
新國用重典  
法各有所宜  
也廢法而不  
用何以君天  
下何以衛蒼  
生乎

古之聖人與  
其後不事寧

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惡熱然冬不寒夏不  
熱民病而死矣是故愛盍者思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  
自起求用刑之疏者必至于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  
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故漢高帝如以其寬仁也入  
關之初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之苛如其銳  
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不以  
為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欲相  
殺以至於大亂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  
之罪以陷天下之心雖秦人之苦于苛而不以高帝之不  
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人立法之意可知也已  
龍川子曰治新于主人主之作意而其弊也亦自夫作意者

失之不經亦  
體天地好生  
之德而不敢  
肆法以逞也  
今之秉法者  
不可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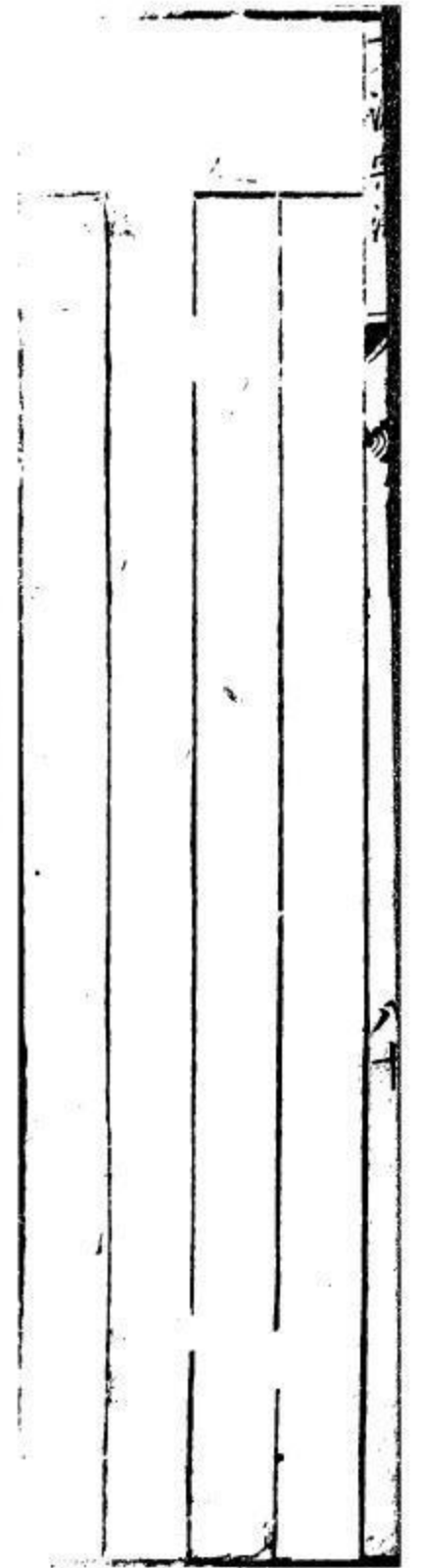
道德為體法  
制為用並行  
不悖斯善治  
也

遷之也夫工于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詳於禁者有法外之  
遷奸求備於民則風林無寧翼急湍無縱鱗操權急者無  
重臣操法汲者無善治奸宄之熾皆由夫禁網之嚴罅漏  
之多亦由夫防範之密為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胡五峯曰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有道  
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有法制繫于  
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是故法立制定苟非  
其人亦不可行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精選舉業切要諸子粹言分類評林文源宗海卷之二

兵食門 凡十五條

論兵

兵者所以防未然威不執也周官鄉遂一家出一人為兵都鄙七家出一人為兵秋冬簡閱寓兵于農緩急百備善制也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紓緩急相制

真西山曰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燧之立標棟試是也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

程子曰兵陣湏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呂東萊曰後世用兵者以黃石公一書魚與為比不知黃



否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唯仁一字爾。  
魏鶴山曰：古人雖以禮義。庶恥為城民。固國之道。然未嘗  
不設險。用師以輔之。

用兵

兵凶器也。戰  
危事也。聖人  
之用兵。豈得  
已哉。凡以為  
民耳。  
教聖人皆奉  
天討罪。非后  
去之。豈武也。

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後世之兵。皆得已而不已。故曰  
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  
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曰：然則聖人無敵乎。曰：聖人知有民  
而不知有敵。黃帝得六相而破蚩尤。虞舜相帝堯而殺僕  
偷。禹相舜而有三苗之征。益相禹而有防風之戮。伊尹相  
成湯而有鳴條之師。傅說相高宗而有鬼方之伐。呂望相  
武王而有牧野之戰。周公相成王而有武庚之討。孔子相

魯國而有兩觀之誅。嘻！大聖賢所以棄教人之命者。乃所  
以重斯民之命爾。故曰：知有其民而不知有其敵也。  
禮義以為干櫓。君子非以為干櫓用也。人自干櫓之也。忠  
信以為甲冑。君子非以為甲冑用也。人自甲冑之也。  
以道德為疆場。以仁義為將帥。以命令為陣伍。以忠信為  
干戈。智以統之。禮以克之。則何往而不勝哉。

任將

何景明

此篇用及閱  
文法發明御  
將之道。任  
者。或功不任  
者。此禍。故有  
語。見王詞句  
老練。通秦。駕  
漢之文也。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  
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  
繫驥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驥驥之足者。不可望  
其死。至而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死。敵用將而監制之。

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事之會也。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故任將者，必假之以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則功可就而時不失也。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與一，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鋒，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

用古人事實切當

是故騎劫為田單之藉，而趙括為白起之資。以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于外，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論致命致力

永誠子

師不必多也，而致命者為必勝之師；士不必勇也，而致力者為必克之士。他如見戈而重命，雖多亦奚為？臨陣而惜力，雖勇亦奚為？

論仁人之兵

荀子

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

致黃石公以仁之一字為

用兵法亦  
本二帝三王  
征伐之意

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  
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說。是以堯伐  
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也。

論六術五權三至

荀子

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  
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視變欲潛以  
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死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  
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

此議深明孫  
兵之法者

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

論軍制

荀子

書不威克敵  
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  
正其意

臨武君曰。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  
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其罪惟均。  
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  
善持勝。

襄子克敵而  
不驕善于制  
勝者也

趙襄子使穆子攻翟。取之。有憂色。言曰。江河之大也不過  
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  
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  
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難也。持  
之為難。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

善戰

諸葛亮

王者置命筆  
于不用斯為  
善名矣

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古  
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  
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  
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作典刑。臯陶作士師。人不干  
命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  
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威。強楚北伐。山戎可謂  
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  
不亡。

定慮習兵

鄧析子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閒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

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魚厚篇

揚子曰。臨碁而誨奕。不若旁觀者之長。其智執弓而教射。  
不若側視者之得其情。蓋遇事者。未必知事。而知事者。每  
出於不事。將兵者。未必知兵。而知兵者。每出于不兵。

足食

劉向

此經國裕民  
之論。後諸世  
務者

食者國之寶。民之天也。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枵  
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益米之事。豈謂錢  
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砂礫化為黃金。瓦石  
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饒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  
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  
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諫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

崇本抑末  
人之言其利  
薄矣

螟蟻音宜特

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費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蓋  
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令一人鑄之萬人奪之  
予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後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  
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如魚之依水  
國之恃民猶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生人失足則不可  
步國失民則不可治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綦組  
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  
茲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  
可得也夫螟蟻秋生而秋死一時為災而數年乏食今一  
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螟蟻亦已甚矣

王政以養民  
為先正有見  
于此

譚紫霄曰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飲醇酎者噉腸  
嘔胃不以為苦饒嗜者猶忘於痛苦饒寤者必輕于性命  
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為是為上者以我  
慾求人之慾視人之饑猶己之饑預為足食之計天下胡  
為乎叛

瘡者人之所痛火者人之所急而民比凍謂之瘡比餒謂  
之火蓋情有所切也苟其凍也無所不為其餒也無所不  
食國勢之興衰民心之聚散寓焉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  
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

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當事  
者不可不知

奪其一工藝奪其一高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所以  
蚕告終而縲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標之實非為王者  
之政也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恥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  
甚也既起人之恥愧况汲人之怨咎食之害也是以金選  
玉豆食之飾也敲鐘戛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綉食之華也  
窮禽竭獸食之靡也欲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所以奢僭  
由茲起戰伐由茲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無為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

大禹之非飲  
食文王之不  
遠假食心乎  
為民故能致  
三代有道之  
長

明君知小人  
之依在食為

之開其源而  
即其流所以  
天下無凍餒  
之虞也

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鴟鵂可使之死。  
鬪。騶騾可使之合戰。蓋食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釣。虎可使  
之入陷。馬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  
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  
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  
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  
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為之化。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食而噉死者。有辭食而彘死者。  
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嘆之。殊不知官  
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才。才所以務食。而官以

此見食之切  
于民生而不  
預為之所則  
上之人亦與  
有責焉者



矯佞讒譎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于輦流。歸咎於江海。食之

巫像

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享也。戎羯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苦。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于嗜肉。蛇龍不過於嗜血。而人魚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汲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非汲知民腹者不能為此言

噉燕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噉。聞珍饈之名。則妄有所噉。臭腐了然。虛珍饈必然。魚而噉不能止。燕不能已。有惡救醫

若蟪謁者。有愛鮑魚。若鳳髓者。情不同也。

食重

論民食之重至為剴切

有智者。憫鳩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斃虫。謂其為虫。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歎歲則爭臭斃之屍。值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為人。不若為虫。是知若魚食尤不仁。臣無食必不彘。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饑飽相讓。禮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

無價之貨

知幾

現物類之可以食誘人情之可以利誘明矣

執膠竿以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殮而享烏鳥鳥從而避之是知物類有所異而食性無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馴以食為之餌也異族若此况人情乎

防奢

釋譚子

聖言諸物之害大也夫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學者不可不知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慾穀梁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

臺音問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庸君多蹈其弊

太宗割肉充腹之言何幸痛切

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澹有保一器畢生魚豎者有挂一裘永年不故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豈無以新聲麗色而蠹上之心者豈無以技巧耽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馳騁畋遊宮室臺榭而荒上之心者出文贈唐太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

戰欲

民情有欲須以理制之始得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餼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饒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

文原示每

五

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旂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况民腹常餒民情日迫而願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雀鼠

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由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剗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猶剗其肌民之餒也猶奪其哺嗚呼惜哉

機智

赤子之機智生于愛惡亦食之使然也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駑馬本魚知嬰兒本無機而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鬪爭而蓄奸詭

食化

易曰信及豚魚此之謂也

庚氏穴池構竹為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為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无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備邊門 凡六條

論戰守

樊深

以論真知戰守合一之機者

用兵之道有戰有守。今之守者，憑隘據險以相防也。今之戰者，調兵集衆以臨敵也。故善用兵者，使戰守合而為一。不善用兵者，使戰守分而為二。合而為一，則戰中有守，不專於戰。夫然後戰之而必克也。守之而必固也。分而為二，則戰者常戰，不知其守。守者常守，不知其戰。夫然後戰之而不足於戰也。守之而不足於守也。是皆分合之勢殊，而致效之有異也。且當天下初定之時，邊方甫寧之日，外侮既不可攻，而吾兵又不可廢，則亦有事于守而已。縱有出沒之寇，來去不常，而防守亦可以相制，則亦專事於守而已矣。殊不知行於無事之時，則可行於有事之時，則未也。

禦戎之道宜守而宜戰而戰應變不

可執泥方稱外之奇

有事之時，而吾方拘於設備，備設則勢分，勢分則力薄。敵以數萬之衆，併路而來，寇來則勢合，勢合則力衆。以少禦衆，焉能成功？是守之則不固也。雖調集遊兵，可以角力，然勢既分於防守，力必寡於向敵。是戰之則不克也。要必以十之三而為守，以十之七而為戰。一遇虜入，則常戰之兵隨賊向往而為禦，是戰中之有守也。常守之兵，因敵將至而出奇，是守中之有戰也。戰中有守，戰固戰也。守中有戰，守亦戰也。併力合謀，而強敵即可以禦矣。若使防衛之兵既安於守，而戰者力分，不能向敵，則是守固守也。戰亦守也。以守為言，焉能以禦無窮之虜耶。

論國勢

樊溪

切中今日屯  
兵利害宜石  
畫也

近者匈奴之兵殆將數萬而中國之衆亦不少減然而此  
終不勝於彼者亦以虜兵數萬而有一人主之於上我兵  
則每將所賴止於三千而三千之外勢莫能合故雖有敢  
戰之將而苦無必應之兵則又安能以三千之衆而當數  
萬之虜乎是勢分於無統將阻于力薄屯兵數萬雖謂之  
三千可也又况三千之衆不能皆為我用雖謂之無兵可  
也虜寇之多也不止於萬而吾兵之寡也殆至于無以此  
相較豈可以言勝耶要必合三千之兵而統於主將又合  
主將之兵而統於大帥然後三軍之衆聽命于一人而緩  
急之間事可以立應矣見禦戎篇

論河套

陳建

尤善將將達  
時務者而後  
能為是言故  
服

邊守邊事  
宜則虜在吾  
目中矣

按九邊圖論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採  
樵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成化間侍郎華盛乃謂  
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未知果親  
見其然抑未之究乎且國家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虜  
於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  
之屯守反在其外矣嗟夫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  
河北以絕虜南寇之路而我朝乃不能因河為固以守  
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為巢穴以為關陝無窮之害如之何  
其可也皇明通紀

吳言兼河套  
為失策

論屯田

倪岳

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罷兵凶而流移地多

皇明通紀

屯田之兵自古有之惜今行之未盡善也

深明屯田利害足見經濟之才

探本之論當事者宜味之

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耻於為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以時為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戍耕於沿邊之地牛具粟種官為貸之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遊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其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為吾患矣

馭夷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

兵食而在乎紀綱

論四夷

牛僧儒

傳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掠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責一國之人思必伺君之好而投之守大寶論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夏舍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舍德音而耽惰慢是聲攻而亡也周舍蕪節而悅榮夷是聚斂攻而亡也秦舍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舍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舍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若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

歷叙亡國之君皆為声色利欲佞倖所攻而致無間于四夷之詩失也

此論得四夷之地無益于治見世主不可窮兵黷武以殘民也

狄梁公忠君愛國句皆為確論世之庸君貪兵絕威何為哉

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羊所滅。予謂幽王自以守道不固。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定而敗。非獨由于四夷。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但令四夷自守。不防戎狄已在其中國矣。攻秦之胡乃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  
狄梁公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沙漠。南且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載。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兼盡之。此則今日之上。字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財。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地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民之術。此

戒其守備不可深入邀功且誠見超人一等矣

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必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况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尤窮其窟穴。與陵塚較短長哉。且王者外寧。則必有內憂。蓋為不動修政。故也。伏惟置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便宜。在我。若賊深入。則有顛躓之危。淺入。則尤無獲虜之益。如此二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刑賞門 凡七條

論刑

揚龜山

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三宿而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惟不嚴則不足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宥為戒。

五刑解

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

成王之告君  
陳曰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  
誠得理刑之  
道

古者司寇以  
五聲听獄訟  
求民情一曰  
辭聽二曰色  
听三曰氣听  
四曰耳听五  
曰目听本之  
以至誠出之  
以至仁惟刑  
之恤如故  
曰刑期無刑  
辟以上辟非  
若後世之罰  
天也

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者，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而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不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鄉飲酒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犯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三皇



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古今刑教

孔叢子

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古有禮為教，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

至刑不濫

淮南子

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奸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論賞罰

皋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玆言

唐魏徵所謂  
行爵賞則怒  
因喜而階施  
刑罰則恐因  
怒而濫可謂  
得爵賞之當  
者

人君之賞罰當承天以從，事不得而私之也。殷頌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言高宗之刑賞上春天意，下順民心，不得而私之也。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七曰刑賞以馭其威，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蓋言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所以抑僥倖之心，而作進德興功之志。豈人所得而私之耶。是故賞罰之柄在上，而不在下。賞罰之行以公，而不以私。有功者无賞，罔及于無功；有罪者无刑，罔及于無罪。則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此帝王賞罰之典也。

世世  
井及無信  
于世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  
至心之仁愛  
可也

范華陽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惧。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天下莫不解體。殺一無辜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罰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恩賞

恩賞濫施只  
恐有同不可  
不慎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羨。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濫施。其當也。尚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奢恩賞之所為也。屠牛垣一朝解十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衆

芒刃斧斤之  
用貴得其宜

理解也。至於髡髡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賞。人主之管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皆衆髡髡也。釋斧斤而欲嬰以管刃。臣以為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四海之勢如身。使臂臂之使指。莫不聽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于天子。秋霜蕭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木不謝榮。是以聖人御吏使民不矜。涵之以德。象不知其為惠。制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

又

天不能為魚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罰。蓋生而後殺。

春生秋殺天之道也信賞必罰君之权也

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  
春兩秋霜同夕而降上天不能以宰萬物慶賞刑威同日  
而施聖人不能以馭群臣昔堯之斥共工不以其方命之  
罪為可怒而復行僞功之賞舜之殛鯀不以其沮陷之罪  
為可畧而復旌其治水之勤

用刑

陳止齋

刑以輔治亦以生亂在于用之當否何如耳

天下之理固有害之者乃所以利之也而求以生之者未  
必不殺之也聖人之用刑豈遽不仁于天下者哉以用刑  
為不仁于天下是以用藥石而不仁于身也可乎蓋刑以  
虐民亦以厚民然而言治者每難之非言之難也聽之難  
也用德而不宜則不失為厚道用刑而不宜則流入于苛政矣

吏治門

九十一條

論端本

監司守令其任匪輕得其人則治否則亂其要乎

程子曰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于  
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  
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論責實

善治者之欲去其弊也徐以待之然以觀之使奸態偽迹  
蠶起于前然後從而鋤其隙源則弊不得而遁矣苟疾其  
死真播為號令制為賞罰欲一掃而去之豈不足以稱快  
於目前哉然異時邀名之士皆將矯為務實以投吾之所  
好今日之朴野即前日之浮華也今日之木訥即前日之

善治者之欲去其弊也徐以待之然以觀之使奸態偽迹  
蠶起于前然後從而鋤其隙源則弊不得而遁矣苟疾其  
死真播為號令制為賞罰欲一掃而去之豈不足以稱快  
於目前哉然異時邀名之士皆將矯為務實以投吾之所  
好今日之朴野即前日之浮華也今日之木訥即前日之

而通之耳

辯捷也。今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競也。服勤簿書者，乃不  
解詞讞之人。恪居官次者，乃不辨馬胄之士。巧詐百出而  
渾厚質實之君子，併為當世所疑。賢否一區，真偽一途。愚  
智一揆，憤憤然莫之能分。非特名不可見，而實亦不可見  
矣。始欲去名，而終至於失實。是豈善吏治者哉。亦取之太  
迫，致之無術而已。

論使過

陳止齋

立論如老将  
出兵部伍嚴  
整有常山率  
然之變首尾  
應接無纖毫  
破綻舉動萬  
全矣

天下之事，恃其所長者必敗，而恥其所不能者常獲。故夫  
意得志滿者不可屢逞，而摧敗困踣者，是乃明主之所不  
棄也。以天下不可必集之事，而使意得志滿，驕且易者為  
之。嗚呼難矣哉。惟夫摧敗困踣之餘，則其心切于自劾而

愧於無以自贖也。切於自效，則其用力也專。愧無以自贖，  
則其為謀也不敢不戒。以必遇事，其與夫驕且易者遠矣。  
人君圖任之際，其可棄斯人也哉。蓋士不可以成敗論也。  
凡天下之物，遭一蹶者得一便，更一過者長一識。傷弓之  
鳥，高飛驚餌之魚，汲逝去之汲，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  
其困得之也。故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操心慮患，必世之  
所謂孤臣孽子也。士果可以成敗論哉。

論輕動

用人之道須  
其難其慎奇  
機易使之鮮  
有不慎事者

瑚璉之器，千金之寶也。蓄千金者能得之，然能得之也而  
藏之不周，或者盜之矣。能藏之也，而御之不謹，或者傷之  
矣。其藏之也周，其御之也謹，是亦可矣。雖然，居有而已矣。

奉之而趨。吾懼其足之蹶也。負之而馳。吾懼其馬之佚也。則愛器者不可以輕。何者。誠不敢試其所甚愛。與其所未安也。至于治天下。則輕動而易使之。吾不知夫愛治天下者而薄於愛器也。

子路治蒲

子路問治蒲之政。子曰。居吾語女。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行之。政不難矣。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壑。以民之勞也。人與之簞食壺漿。孔子聞而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往見孔子曰。民匱餓而予之飲食。夫子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女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

子路欲市私恩于民是揚君之過也故夫子止之

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矣。

嗜魚不受

韓嬰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有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于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

一魚之受何傷于無公儀休之行亦矯情也

治蒲三善

家語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

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夫子之言于是益驗

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以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以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美乎

子貢宰信陽

家語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勤慎無五推之可以平天下豈但宰信陽哉

子產為政

家語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後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蹈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溺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于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君子產者古之遺愛也

規子產告太叔之言誠哉古之遺愛也

糾音し

叔敖相楚

荀子

縉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以三者而不

叔敖相楚而士民悅服者蓋屋上不驕

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求賢門 凡二十五條

何代無賢

胡翰

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願君能用之，與否耳。

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與王之臣未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傳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閔天、秦顛、散宜生、南宮括、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于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夫之責。伊尹傳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縉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名

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尚賢論

論舉賢

胡翰

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於此可見。

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為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備而業廣矣，由鄉而達於諸侯，貢於天子之庭，論賢之大小，以授官，因能之多寡，以任事。是故商周之世上無曠官，下無遺賢，其君臣遇合，蓋如此。

惟豪傑而後識家許

觀茅容之避，兩者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非泰之觀異於衆人也。泰求士之心，異于衆人也。過冀缺之耕，饒者未有知缺之致者也。而白季獨知之，非季之見異于衆人也。季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出八百餘

用賢

韓嬰

古之帝三無為而治者由臣任其勞君享其逸也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何事焉。執法脩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

此見我太祖師古求賢之至意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望。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

論抑奔競

呂東萊

仕不由其道與錯究際者何異士人之喪節一至于此可慨也

唐虞三代之立禮義修明。風俗淳厚。凡為士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如此其峻也。三十而仕。五十而爵。進如其其遲也。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仕如此其難也。不傳贊為臣。則不敢見諸侯。分如其其嚴也。然處之甚安。守之甚固。魚濡淹之嘆。無僥倖之心。是豈有法制以驅之乎。又豈有刑罰以禁之乎。亦曰上之人未嘗啓奔競之門而已。

明君相遇之難

楊子

君臣相遇自古為難此賢士之所以扼腕憤嘆也

天下之奇士不常有。而天下之明君不世出。故天之降才也。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也。千載而一君。然而世非無異物之患。而患無張華。非無古器之患。而患無邳公。自古及今。遺逸之賢常多。而知賢之君常寡。則奇才之難得。又不



若明君之為難遇也。

地有妙木。天不雨露之則不生。月有光華。日不照臨之則不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成。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論任人

呂東萊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

呂氏所言亦  
夫子所言現  
行之意

迎刃而解也。

善政待人而  
行許氏之論  
確矣

許魯齋曰。生民休戚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受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

呂東萊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岩。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邑。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論士習

楊龜山曰。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正道。西漢之士喜功

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以世治而堅其操。去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風會日流士習不振自卑以求用其言自小以求行其道誠可羞也。上之人宜有以亟正之耳。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賤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知自尊焉。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營求利達。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

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家。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之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 文王釣尚父

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事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渭水之熊。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于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為釣。懸四履為餌。筮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以觀之。蹲會稽而沉轄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溟而負鰲者。漁人之事也。斯蓋渺小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為哉。

述文王太公事遺詞鑄意俱佳

桓公用管仲

劉向

群臣輔而後君伯向曠之論是也但管仲之力居多耳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割割隰朋善削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炙之賓胥無善濟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平公好士

韓嬰

晉平公遊於阿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舟人盍胥對曰主君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魚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

以鴻鵠比賢士以毳毛比食客見平公之不能致賢也舟人其善乎諷君者乎

意耳魚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毛飛不為加高損一毛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雖多亦有六翮在其中耶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王斗諷君

齊人王斗欲見宣王王使謁者延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還報王王趨而迎之于門與入曰寡人守先王宗社願先生直言不諱對曰衰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王不悅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泰伯今

王斗直言而  
宣王受以為  
過似納諫矣  
而不行其言  
雖有孟氏之  
賢亦徒耳也  
惜哉

王有四馬。王悅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之，焉能有四  
斗曰：否。先君好馬，好狗，好酒，好色。王亦好之。但先君好士，  
而王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  
驎、騶、駟，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  
已具矣。世無毛嫵、西施，王之宮已充矣。王特不好士也。何  
患無士也？王曰：寡人憂國愛民，故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  
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  
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  
非左右便嬖無使也。臣固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謝曰：寡人  
知過矣。

### 葉公好龍

魯哀公無好  
士之誠而子  
張訊之是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以見。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夫葉公。  
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器用玩好，皆寫龍。於  
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而走，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  
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見君而君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  
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 穆公相馬

列子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  
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  
馬也。臣得九方皋者，其相馬非臣下也。請見之。穆公使行  
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公曰：何馬？對曰：牝

穆公相國而  
用百里奚求  
馬而用九方

舉可謂知人  
善任者秦故  
以霸

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化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人而無數者也。若舉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舉之相馬。乃其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噫。今之相人者。果能得之。驪黃牝牡之外者乎。

### 莊公避鄉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者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以之為人。必為天下大勇矣。於是迴車避之。勇

辭雖細而勇  
士婦亦風聲  
之所招採也

士聞而歸焉

### 黃羊舉賢

呂覽

黃羊舉賢為  
國而平公納  
焉亦可謂過  
知已之君矣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君有問。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公曰。善。又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可謂公矣。

### 隨材器使

夫匠氏之於木也。榘枘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

聖人官人猶用木亦以意

之棟路寢之楹七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少撓必以為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為榱桷甚短則以為株橈今有梗柟豫章於此特以多節少撓之故遂併棄之豈不惜哉

繩墨既加而曲直無棄材爐錘既就而大小無頑器

狄梁公曰木有一寸之蠹將剪樹而棄之手錦有一絲之汗舉全帛而焚之手

古者人主之于賢才也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

劉子曰處繡戶洞房則兼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裘可見才用各有宜也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盃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流泉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于大厦夫龍蛇有騰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

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伸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

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魚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則寸長片善皆在官使而於治也何有

水火木金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所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所任故伊尹之與土功也長脰者使之荷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各盡其分而立功焉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于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

呼也。以鳥獸之微，苟有一善，詩人詠歌，以為美談矣。况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夫檉柏之斷也，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椽桁，直者中繩，曲者中鈎，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棄材。詩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美姬，無棄憔悴。此之謂也。

### 論文武

劉子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則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結，必處溫室。夏不御漣，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卧筆，非仇讐之涼自足也。白羽相望，霜刀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歸，禮樂

士君子之立身也，卷舒必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然後為天下之全材。若抱一才局一藝，著抵見其小矣。

聿脩，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懼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攢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垂趺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迹，存國一焉。文以贊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樹績平焉。

### 得士

樹木而不擇者，其害小；樹人而不擇者，其害大。此人有國者之不可不慎也。

昔者趙簡子諭楊虎曰：今而後，樹人必當擇。樹莢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嫉狄梁公之荐賢者曰：天下莢李盡在公門，蓋說其後之得蔭也。賈島訕裴相之詩曰：不栽莢李種薔薇，蓋說其後之得刺也。又觀唐介語其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莢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

棘則甚多矣。嘻。有心種莠李則為簡子。無心種莠李則為狄公。不栽莠李而得荆棘。裴唐豈不賢矣哉。

取人用人

荀子

為政以人才為先而取用之法又所宜亟講者

古之人取人有道。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較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踰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故致之以禮。而觀其能主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声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不可誣也。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君道篇

縣音懸

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瓜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

國有三不祥

晏子

此即孟子以蔽賢為不祥之實同意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人才門 九十九條

論才難



以惜才之論  
字字精確句  
句切實有圖  
治之責者當  
書而置之座  
隅

穠非后稷而無歲魚粟地非渭川而無地魚竹天之生物  
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愚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  
成不在天天生之而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  
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  
易于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  
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成其智裁之世務以出其  
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彼之短而以  
濟之以長當險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  
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幸而成也  
則上之人當如何保養而愛惜之

此言古之士  
首律身以正

古之事君者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

而進退不奇  
今之患失乾  
沒者寧無漸  
乎

易退而速也古之用人者進人以禮言其不毀庶恥之操  
也在下者以進退之節而嚴諸身凜凜然如執玉而憂其  
墜在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惴惴然如藝苗而望其成  
才責能用

漢唐創業之  
君皆以延攬  
天下英雄為  
首務后世不  
能然效治之  
不古若也

人才之在天下猶木之藏於山珠之藏於淵也大者為楹  
小者為楠工師之採於山者未見其有窮明月之珠夜光  
之寶漁人之得於淵者未見其有匱人君之用才也亦然  
使善用者起而求之濯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  
而聚者散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后世見漢高帝唐  
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等  
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

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何如耳。

預求

陳止齋

人君之於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緩。不可以倉卒而遽求。緩之於宴安。則其後必危。求之于倉卒。則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漢高祖定天下。為吾勅敵者已亡。而豪傑難制者已誅。于是人才宜可少緩矣。然謂周勃可為大尉。謂王陵可佐以陳平。其汲汲于人才。尤不啻於戰爭之地也。方文帝時。四海得離戰伐之苦。天下又安。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矣。然謂周亞夫緩急可用。而付之景帝。顧命之際。而惓惓不忘。武帝時。諸侯守藩。漠北遠遁。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矣。然拔霍光於湮沒無聞之中。而責以伊周之業。

此言人才之當預求而引漢之二君為証

明哲之君居安思危亦是本然事

三君之用人。才當晏安無事之時。薰收並蓄。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間。已森然在列矣。何倉卒之憂乎。故呂氏之變。而平勃出。七國之變。而亞夫出。主幼國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陰察。默窺于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而事之生。乃彷徨四顧。遽擢而急用之。則顛倒狼狽者多矣。能責其成功乎。八面鋒

遴拔

呂東萊

駿骨既市。驥足馬往。九九獲用。奇謀踵至。此固世所共知也。是故論諫者賞。則天下不患無比干。廬墓者旌。則天下不患無曾子。恬退者進。則天下不患無嚴光。清儉者擢。則天下不患無伯夷。明法者升。則任廷尉者不患無于定國。

人君有好士之誠。則天下之忠勇賢智莫不丕應而有帝臣之頭矣

援漢之二君  
來証以見人  
才之有益干  
國也

張釋之愛民者遷則居郡守者不患無龔遂黃霸漢高明  
此說以取人故其得信越平勃也不在於得信越平勃之  
時而在於取人故其得信越平勃之日孝武明此說以取人故其  
得桑孔衛霍也不在於得桑孔衛霍之日而在於取人故其  
虜並用之時汎取精任豈不足以致天下之忠勇賢知哉

悲人才

盧照鄰

巢由滿野不知稷皋之尊周召盈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  
管仲不遇桓公則城陽之賤賈太公不遭姬伯亦渭水之  
漁夫一仁一義柴也窮兮由也臨一忠一孝微子去兮箕  
子奴聖人百慮而致一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既焚兮胥既  
溺桀亦放兮文亦拘笙簧六籍秦俗有坑儒之痛黼藻百

人才出處不  
同常交亦異  
於此論見之  
矣

漢家有黨錮之誅

治亂所關

楊誠齋

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蠶歸而  
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奔而燕懼季良在而秦不可伐  
宮之奇存而虞不可欺楚以增去而凶蜀以亮死而壞人  
才之去就大畧可觀矣覽遺編而長吁憤英雄之罕存相  
國以韓信留不留而下漢室之王霸晉人以謝安起不起  
而占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不進而决天下之安危

人才有益於國

刮垢子

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  
為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以言之忠臣賢士國家

國以有人而  
實無人而虛  
虛者危之漸  
也實者治之  
本也

文淵堂海  
之元龜社稷之楨幹也。

儲養

陳止齋

原居之進師相讓非持焉表爾也

昔者禹皋陶皆有絕德也。舉天下之任付諸其身。可以優為而無忌也。然後禹之身以功聞。終皋陶之身以謨聞。夫禹豈拙於發明。而皋陶豈懦於有行哉。蓋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而為。而人之智慮。不可以分而用。以不可無之事。而加之以不可分之智慮。必欲盡取而為之。其不廢且敗者。幾希。是故必有所不為於彼。而後可以有為於此。必有不為於小。而後可以有為於大。雖禹皋陶之絕德。不敢無也。而况非禹皋陶之絕德乎。况乎所當為之事。抑又難于禹之功。皋陶之謨乎。

此段說得精透

此即孟子人有不為而後意可以有為之意

揚子以論亦不平之鳴也

屈原曰。舍騏驥而不乘。兮。遑遑而更索。此愚生之所以嘆也。夫歡欣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惰。猶懼天下之士不至也。今也。日夜深阻。而痛斥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厲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謂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嘆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豪傑。勇於言而敢為者。誰肯信而來哉。

大材不可小用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明主不優其才也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顯。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故范蠡吹于大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后而吟。仲尼為之下車。信大材之不可小知也。

言致賢之  
可得也

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  
將相之才。不幾于施鱸鮮之筍。以羅橫江之鯉。挂黃口之  
餌。以望鳳凰之來也耶。

結綠玄黎。非陶倚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舉也。  
白雲之絃。非靈素不能揮也。邁倫之材。非明主不能用也。

小材亦宜信用

方遜志

傳云忠信重  
誠所以動士  
和以意  
下材化為良  
乘方見其善  
御處

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  
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材者也。皆  
化而為騏驥耳。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為而化。而執  
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何為而頓異也。獨良  
知之耳。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

王者作人之  
化亦犹王良  
之於馬也

作其氣馬已矣。故以騏驥待馬。則馬皆騏驥也。以駑駒待馬。則  
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為善矣。

黃叔度曰。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  
之朝。非無佞臣。願明王之善馭爾。

論親賢遠奸

吳履齋

履齋所言若  
子小人用舍  
治亂之由。既  
切明。若有所  
石。遠距之力

蓋君子之當進。與小人之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亦鮮  
有真知之者。知不真。則行不力。故君子常屈。小人常伸。治  
日常少。亂日常多也。且有虞之盛際。皋變稷契之所為。非  
共工驩兜也。有周之盛際。周召毛畢之所為。非飛廉惡來  
也。終始一威公也。管仲輔之則治。易牙輔之則亂。終始一  
明皇也。姚崇宋璟輔之則安。李林甫楊國忠輔之則危。此

形容君子小  
人氣類心迹  
何等着實明  
至當辨之於  
早察之于微  
也

君子小人之用舍。關治亂安危之明驗者也。君子如青天  
白日。小人如陰霾晦霧。君子如祥麟瑞鳳。小人如翼虎虺  
蛇。君子如古柏喬松。小人如叢棘蔓刺。君子如圭璧。小人  
如珉珠。此君子小人之氣類窮天地古今而異趨者也。君  
子以義合。小人以利親。君子得君則務正救。小人得君則  
務詭隨。君子光明正大。則其勢易疎。小人迂回曲屈。則其  
情易狎。君子無利口。言或不達其心。小人有佞舌。心實不  
副其言。君子既退。則身安山林。雖使之終老。無所憾也。小  
人既退。猶眼穿朝市。凡可以自售。無不為也。此君子小人  
之心術。尤審觀詳察而後見者也。

邪正不兩立

龍門子



邪正有不相  
容之勢也  
如峴

鷹鷂巢木而鳥雀不棲。松柏在岡而蒿艾不植。是以君子居鄉，儉于飲食，正其當朝，奸雄屏跡。

山有虎豹，而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邊境為之不害。

蘇子曰：君子如嘉禾，卦植之甚難，而去之則易。小人如惡

草，不種而生，而去之復蕃。豈未有小人不去而能治者也

乎！不慎哉！

嘉禾惡草種  
類迥別，君子  
小人之喻的  
矣。

鴛鴦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卞氏為之嘆息。故賢

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參，則正士結舌。

小人之害，如目之有眵，如耳之有琬。嘉穀之有蠹，梁木之

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位不分矣。琬師曠之耳，則雷霆蝻蟻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不易長畝，而蠹傷

此言小人蔽  
君之害大



其本則萎稿而不植。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在其中。則圯折而不支。故使小人在位。雖湯武猶難為國。而况其餘哉。

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故

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

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

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水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

陳子曰。引繩以正曲。直欲去繩者。元其不直也。持鑑以照

妍媸。欲棄鑑者。元其不妍也。設法以舉賢。俊欲廢法者。元

其不賢者也。

莘野一犁之春雨。即他日之堯舜君民。桐江一線之秋風。

小人衆而君子獨衰亂之階也

此語何等看實

即異時之九鼎社稷

真儒難辯

呂子曰。目非卞氏。奄崑山之石。而皆可以名玉。耳非后夔。

舉亡國之音。而皆可以名韶。儒者之難辯。有甚於此也。玉

為石。受屈詔為音。受誣儒者為小丈夫。受辱亦不幸矣。惟

聖賢而後。可以知聖賢。惟豪傑而後。可以識豪傑。已不儒。

何以識真儒。已不識儒。何以責儒者之必至哉。

護邪易辯

劉子

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為工。毀以宣過。則言以窮惡為巧。

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

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盈於耳。故鳥之曲頸銜距。

即玉与音之當辨則知真儒不易辨也

毀譽之出于愛憎惟先竟而不惑于所聞者為賢也



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鈎爪者，毛群畏之。魚之多唇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故揚蛾眉者為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為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其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譖其槿婦。翁以聽虛而責譽，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人主有明淨之質，而不用明者，流霧蔽之也。

鳳鳴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己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偽。

聖不自聖，暴不知暴，貴人則明，怒已則昏，必然之理也。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柙。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怒，欺不我夷，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機謀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

公勝私正勝，邪茲理也。亦勢也。

大人之制小人，有道猶猿之制于柙，虎之制于柙也。雖有機變，其能出乎。

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歸心

荀子

士民之向背係于上人之教化何如耳

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畜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

水泉涸則魚鱉歸之。林山盛則鳥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文學門 凡十條

學先辯志

具西山

以言立志功用之大為學之先務也

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魚遠不達窮

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論克復

以天人之介善惡之所由分學者用力造端之也

孟子曰。已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吾性之觸也。一理徹於心。萬理融於心矣。

論為已

或問為學之道於孟子。孟子曰。靜然虛。使良心不汨于欲。

領然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拆紗罔不解了矣  
以學之道也

龜山書銘云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只以十二字  
說盡讀書之法蓋龜山先受學程門未有後來訓詁支離  
之習故其言精確如此在學者所當體也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  
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  
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憾則將皇皇  
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論立志

王陽明

夫志氣之帥也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無時無處而不

君子純心于  
事不為客感  
之累于此可  
見

非遠于學  
者不能為以  
言

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  
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  
神氣清明一有私欲便自知覺矣

論希聖

孔叢子

聖人固可學  
而至但恐為  
之者不力耳

孟子問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  
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焉孜孜焉如農  
之赴時商之赴利則堯舜我矣文武我矣惡有不至乎

君子多識前  
言往行以蓄  
其德執謂易  
狗糟粕之可  
棄乎

先王之迹先王之芻狗也芻狗可廢也而亦不可廢也聖  
人而廢陳迹以為學則堯舜何必祖述文武何必憲章六  
經之言古人之糟粕也糟粕可棄也而亦不可棄也聖人  
而棄前言以為學則詩書何足刪定韋編何必三絕惟聖

人學以迹。達不以迹。學於迹之所傳。而達于迹之所不傳。學以言。達不以言。學於言之所載。而達於言之所不載。

### 論心學

六經皆治心之學。求之于章句。則畔道矣。

士之學也。以學為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廉恥以為牆垣。六經以為戶牖。四子以為階梯。求之于心。而無假于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于外。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

### 學貴精專

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崖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謨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

用意甚詳。詞亦精采。非入室者何能形容到此。

不瞰溪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源。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馳典訓。不可以一讀也。故為山者。基於一簣之上。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懸巖滴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繩。卒至斬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鑒道者。不學也。

### 學貴有養

曾子固

有大含養者。必有大施設。正此意。

學者之於六藝也。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遜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辯其體而會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

以言古人在  
養工夫之密

而各盡其法。古之學者能以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于禮  
習其干戈于樂。則少於學。壯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  
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  
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  
與有鸞和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  
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于  
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

### 學在真知

知之真則行  
之力守之固  
為孝之道无  
有出乎此者

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乎是  
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  
於鼎鑊陷穽也。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

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肯為不善耶。  
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體之為甘。則人不  
能以藥亂之矣。知聖道之為大中至正。則異端不能以惑  
之矣。

### 六學

劉屏山

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說議。悟學廢于揣量。通學廢於  
偏黨。然學廢于領畧。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道始衰。  
揚龜山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  
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  
自為者如此。

以即夫子默  
識不厭工夫

經史門 七十一條

論六經

司馬子長

司馬子長之言  
言深達六經之旨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去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者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董江都

明經旨

純一子

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

現董子言亦  
精于經義者

謂六經之言  
而不通其旨  
誠所謂嚼古  
人之糟粕全  
無纖毫氣味  
亦奚為哉

本聖經而不  
味其旨徒宮  
牆外望矣堂  
未能升何由  
入室也

滯而不通。春秋不知探本。則責人而不責己。是非之藪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蒞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沈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

五經有辨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

論易

瑩塘子

始終不變易之常也。動靜不常，易之變也。不知常，不足以通變。不通變，不可以語常。常也，變也，其易之原矣乎。

論書

孔叢子

君聖臣良之美宅上貢賦之事典章教象之政皇極真論之道天命之義半民之仁欽刑之恤均於尚書見之

子夏問書。大彖曰：吾于帝典，見堯舜之聖焉；于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譏。通斯七者，則書之大彖可舉矣。

論詩

孔叢子

風雅大彖于此篇而詳玩之思過半矣

予讀詩及小雅，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

詩之為教溫厚和平廣大悉備李者頌以心悟而後有禮

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嫌，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去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論禮

王陽明

陽明公此序  
可謂達禮之  
精者

此段言禮道  
之大不孝禮  
無以立之遺  
意

論禮至此無  
以復加矣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燦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為。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

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滄蕩。而立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禮記纂言序

論春秋

董仲舒

論董子之言  
則春秋大義  
鑿然可觀  
適音啟

春秋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



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論經史

文中子

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于齊魯。

五經皆史

南山子

五經皆史也。易之史與。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矣。

聖人立左右史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邪。非然也。聖人之心萬物皆備。不見其為外也。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詞家之紀事傳信。則固欲實而不浮。類而不駁。何者。五味各一嗜。五采各一色。五德各一行。自大聖人以降。未有一身而兼總諸行者也。

六經皆治心之學

楊誠齋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星則有晝夜。惟鴻鈞一調而晝夜不能妖。有英莖則有淫哇。惟玉律一正而淫哇不能亂。有六經則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鳴。嗚呼。煙橫泗立。苔侵魯壁。漢之諸儒。又皆人挾一椎鑿。家築一宮墻。而聖人之六經。化為者儒之六經矣。世之君子。徒知怨羸氏之火。罪諸儒。

先正云細讀六經隨何為天下春誠亦亦皆能可春者故莊為也

之舌。殊不知羸火本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經之病也。無聖人主盟之耳。是故鄒魯而有孔孟。經不火矣。下推漢唐而有羲文。經雖火而不火也。

述史

文中子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二者同出于史。而不可褻也。故聖人分焉。

文章門 七十二條

又原上篇

宋潛溪

禹敷土。隴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焉。

此原古人制文之始。非無因而筆之也。

黃帝之樂如聖人之文。有廟堂冠冕氣象。

論文而至于天地載聖道之大原。出于此矣。

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將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

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太史全集

文原下篇

為文必在養氣。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鬼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奈；吾文之欲，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兩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

此作一氣呵成，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李者非體會此等文字胸臆自然浩大，千變萬化下筆如有神矣。

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以豈非文之至者乎。太史全集

談藝

宗方城

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鼉鼉縱橫出沒而不可掩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冷然內徹也。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彝，如商之鼎，令人觀之而徘徊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睹也。其飄逸也，如珮玉鳴琚，乘風御空，可

觀此談龍識見，精到胸懷活潑如陶珠走盤，當心奪目不知方城公何處符來真經世之文自是不朽。

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葩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充燦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慄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戢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繇達矣。以之辯事，則得失安危之機判矣。

論文之體

柳子厚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乎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

此言文之源  
流有二者之  
不同

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于誦頌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揚評事文集後序

論文之用

李 卅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始自天地，終於艸木，不能無也。而况于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丘陵川瀆，地之文也。羽毛虎炳，鳥獸之文也。華萼鈔錯，艸木之文也。天無文，四時不行矣。地無文，九州不別矣。鳥獸、艸木之無文，則混然而無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無

此言天地人  
物皆有自然  
之文，其用無  
窮。通乎此，然  
後可以予之  
論文也。

文，則禮無以辨其數，樂無以成其章，有國者無以行其刑政，立言者無以存其勸誡。文之用大矣哉。獨孤常用集序

舉業羔雉

王陽明

陽明公以寺  
議論氣婉而  
不迫詞雅而  
不浮有關於  
風教詞家最  
上乘也

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后有所謂  
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則又加遠焉。士  
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  
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不得  
大行于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无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  
求見於君之羔雉爾。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則無庸  
於交際矣。故夫求工于舉業而不事于古作。弗可工也。弗  
工於舉業而求以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  
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  
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誠焉爾。工舉業者非以要利于君。致

狗私利之  
言切中時弊

吾誠焉爾。豈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媾利無事  
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而不知方其舉業之時。雖欲釣  
聲名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孟  
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  
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  
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  
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傳周召矣。

文先養氣

首尾駕馭自  
有規格非漫  
筆下筆者

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不能為之為工也。故三代盛  
時。非徒王公大人之能文。雖匹夫賤隸婦人女子。發言吐  
詞。有世之老師宿儒。刻齒不能到者。書而為誥誓。詩而為

結句老練當  
令今馬無前

作文雖一氣  
呵成自是順  
理可現如氣  
不充不貫強  
撥而就競一  
字一句之巧  
者何以謂之  
文也成之

雅頌自今觀之有如太虛寥廓萬象畢陳巨溟渺漫泉流  
畢會豈不全且盡哉七篇之文包羅天地輻輳上下自今  
觀之有如雲掃長空畧無微翳疑空明鏡絕無纖疵豈不  
純且粹哉後世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靡人不軻  
也文贈

為文尤在養氣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鳥獲能之君  
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勇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  
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大道湮微文氣  
日削也鳶鷂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火炫螢尾也衣  
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蟻生死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  
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

論文關世道

朱子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  
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  
是矣

論文在善製

朱誠子

羽獵一書工則工矣而投閣貽玷千古不磨佩帶等作美  
則美矣而阿附懷奸萬辭莫掩信乎交之不可以為也  
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如是而后為制誥之文廟堂不移  
鍾虛如故如是而後可為露布之文翼手如鴻毛之遇順  
風沛乎如巨魚之縱大壑斯可以言頌襟三江而帶五湖  
控荆蠻而引旣越斯可以言記銘出文陰

自得作文之  
法今之為文  
為頌為記銘  
者不可不以  
此等辭句為  
法

現球之質瑩  
白魚蝦直傳  
世天味也

以雲霞之日  
生于天草木  
之歲生于地  
以起文章時  
生于人其識  
見何等宏博  
超出尋常萬  
方矣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譚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博也。班  
揚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  
所共賞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  
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  
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外  
也。况拾世之陳言庸語。而擬以成文。又外之。外者。也。今夫  
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于  
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  
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朽  
棄枯枝。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  
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操觚秉筆者。尤其

刻鑄于匣文  
縑于心何以  
適用

馬廷子雲一  
以史記為滿  
一及法言致  
旁皆不能明  
哲保身者惜  
哉

舍爾糟粕。茂爾精華。而後可以言文焉。

文為利器

夫劍之為器也。利斷割。辟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在匣也。  
飾以寶玉。錯以采繪。君子佩之。固焯然可親也。而出之。則  
見神也。存奇稿

天地所秘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故象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  
藏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取而不知。已積而不知。窮。適  
以召禍。天地仇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庶其得。必多所取者。  
深。其身必窮。馬遷。以史記禍。楊雄。以法言窮。天地其無意乎。

文出自然

又之工者清  
新典推出於  
自然不事雕  
琢是為得之

今之工文者意新則異於常，異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而後為嶽，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鸞龍之珠，必固淵泉。理之自然也。

文臺選前

諸儒門 諸子附

七儒解

宋潛溪

七儒之方耿  
介正直不依  
阿不泐認非  
非有條非認  
理精到有大  
識見者不能  
識以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斷樸，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

道德之儒非  
事功章句者  
比也。惟孔子  
足以當之。他  
則何敢盡式

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迹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

論儒道

宋潛溪

三子論儒各  
出臆見非知  
儒也。必如潛  
溪公之論而  
後可

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安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宗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



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傳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

論儒效

荀子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焉。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也。

濂溪

黃山谷

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

朱子謂其傳  
孝力行遇事

劉果有古人  
風為政精密  
疾恕務盡道  
理

孔經甫贊其  
玉色金聲  
容和毅

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急於求志。薄于微福。而厚於得民。非于奉身。而惠及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荆公少年獨慕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蓋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潛消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鶴林玉露

明道

程伊川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

朱子贊其端  
日祥雲和風  
甘雨龍德正  
中厥旋斯晉

悉明道生平

龜山謂其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邢氏以為天下完人

司馬光謂其道德純備李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真乃確論

朱子贊其天挺人豪英方蓋安駕風鞭霆擊竟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中今古輝煌

懷洞然顯微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上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恕人而人不怨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伊川

胡康侯

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而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第顯于家庭其辞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予諸人雖祿之千鍾弗顧也

橫渠

游定夫

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慶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茲

康節

張昏

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材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

而誠服。

晦菴

黃勅齋

先生自少勵志聖賢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虛而靜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慙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

薛文清名瑄

曾才漢

公之問學以居敬窮理為入門以躬行實踐為實地觀其言曰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

吳中戶贊其  
豕理玄微卷  
絲牛毛心胸  
開廓海濶天  
高蒙傑之才  
聖賢之孝景  
星慶雲泰山  
喬嶽  
朱子紹道統  
立人極為百  
查宗仰集諸  
儒大成其功  
不在孟下

人欲消熄此即戒懼慎獨之旨也又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復吾湛然之性此即克己復理之功也是公之力學精思實踐造詣宏深乃能展卷契悟隨處得益是以筆之於書者皆其得之於心也尋以德業充盛廷紳推崇故在當時有稱為本朝理學惟薛大理一人後賢纂集理學名臣特以公為稱首槩可想見矣

張栻

朱子曰先生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胡仁仲一見  
南軒便和生  
為大器

呂氏之學貴  
天入而其所  
發為文章本  
于道

呂祖謙

朱子贊曰。以一身而侖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立。西山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發。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

真德秀

先生大學衍  
義之書本聖  
賢之宗以明  
帝王之治據  
已往之迹以  
待方來之事  
慮周天下憂  
及后世若人  
之執範莫倫  
下斯焉

李真卿曰。朱子沉潜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潜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于道一也。朱子之道不盡行于當時。故私淑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一也。

魏華父

虞邵菴

魏氏之學。即物以明理。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夫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許衡

敦篤似司馬  
君實劉果以  
張子厚光霽  
似度以英邁  
似克夫擇善  
固執以程文  
子

先生謹獨之功。充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蘊。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視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

慎子老子墨子宋子

荀子

慎子之術祖黃若無爭先之意老子以屈為信以柔勝剛墨子尚同兼愛宋子以人之情欲寡以已之情欲多所學不同如此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寡衆無門有屈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時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  
時音計  
唐荆川  
論老子  
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士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其為學也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窺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而信乎其心矣

朱子謂老子之學以虛靜無為中退自守為事觀其言云知雄守雌為天下谷知白守黑為天下谷是老子之本用也

世稱老子為養生家則必以玄牝嬰兒之說倡而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歸之彭祖其論老子之道術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是老子彭祖各自為一家不相入也黃治變化非所以語老子而長生久視亦豈盡老子之精哉孔子西遊而見老聃有猶龍之嘆而聃之言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以是參之乃知老子之旨固在於此

財用門 奢儉附 九

理財

楊龜山

此言理財之要在下取之以道用之有節不易之定論也

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有司

不得而侵紊之也。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冢宰以九式均節之。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

論儲蓄

賈誼

欲廣儲蓄在  
于慎擇守令  
而其推本之  
論又在人君  
敦朴以為天  
下先  
為守令者設  
倉廩以儲藏  
穀簿書以稽  
察擇公直以  
出納定戶口  
以賑貸則弊  
無不革法無  
不行蓄積有  
不富者乎

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往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饒。一女不織。或為之寒。生之有時。用之無節。則物必立匱。古之為天下者。至纖悉也。故其積蓄足。恃今背本而求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縱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則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困

乏莫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眾。天下財產。何以能給。天下之勢。何以不危。見新書魚鼈篇

知富邦

賈誼

古之善治者  
藏富于民  
則藏富于國  
即穀公所言  
其知君民  
體之象乎

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糝。而倍易於民。吏以請曰。以糝食雁。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魚牛而耕。曝背而耕。勤苦而不敢墮者。豈為禽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爾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之在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見新書春秋篇

課農桑

劉子

現我聖祖謂侍臣曰先王之立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織之女自奇巧之伎作而後農桑之業廢朕思足食在于禁技作足衣在于禁爭麗人曰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農天之苦教語可謂見高萬古灼知王業之本小民之所依者矣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其末也。蓋雕文刻鏤。傷于農事。錦繡綦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饒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沙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饑饉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魚用也。是以先王教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穀作矣。

鹽法議

王瓊

權益乃天地自然之利。我國朝監課每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制各有法。然必以鹽務又在戶部。販之業竟注籍之征焉。

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上。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厥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貯之太倉。雖曰借邊糴而多方之費實繁矣。邊餉不預蓄于時。必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銀貨。將焉用之。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濫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夫以運銀解邊。備糴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廣。已申明定制。示以永久。以整理鹽法之大要也。

平化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淫若水去而不復返。諒欲救之。若過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業也。

上以儉率下。下以儉自守。則富庶可致。而仁義禮樂興矣。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奸蠹。無欺罔。無矯佞。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溝壘自平。甲兵自停。游蕩自耕。是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映亦夫子節用愛人之意。牧民者不可不知。以正孟子所謂言利者未必利。仁義者必不利之言。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過多。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為天下之牧。

禮道

以亦人情之常。說到極處去了。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于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教。金玉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則香。夫惟



文淵閣  
卷之二  
一  
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覩食象者食牛不足。覩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  
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  
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  
其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  
是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敝之有

契機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  
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  
在人。

此見人心不  
知足之患由  
于上之人有  
以風之也

此見人常求  
諸己不可徒  
責諸民也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  
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閭可以無盜賊。  
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官職可以無姦佞。儉于嬪嬙  
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為萬化之柄。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為大辱。殊不知乃經儉之道也。於己無  
所與。于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  
饒。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足。王者知儉。  
則四海豐。

君民

儉以養德化  
民由人君端  
本先之

人君因民心以出治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民莫不玉應溪志而愛戴歸附之美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冕旒。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愛之地，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 禮重

禮以治躬亦以防民為國者之首務也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蕭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草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綉也？

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闌檻以遠之。蓋有機于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惟張儉之化，民不自欺；用儉之私，我不自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 清靜

此亦夫下與其奢也宜入愈之意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一生無壘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不儉，

以約失之者  
鮮正北意也

有非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本。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理。禮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于儉者也。

### 崇儉

懸雕龍。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教生民。生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于臺榭。則民力有餘。儉于寶貨。則民財有餘。儉于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忘魚。不出于海。國君忘馬。不出於國。忘當作亡。

### 民情門 凡十條

以見民心至  
愚而神可以  
德化而不可  
以威服也

### 絲綸

譚霄子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絲。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聚斂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

### 權衡

服絺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者不飢。而飯之黍稷愈饒。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樂于負塗。見負塗者則樂于負芻。饒寒無實狀。輕重無允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于儉者。可以與民為權衡。

王者政在養  
民不可厲民  
以自養

上者下之倡  
也。上暴而殘  
下。下必不戢  
其勢。必至于  
此極成之。

防微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  
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  
受禱祝。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民盜不如  
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此。

杜漸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杜之  
於漸。化之于儉。所以見葛藟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之衣。  
見窳杯而食者。則忻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

民心向背無常。必有道以懸焉。而後可得其心也。

此可為齊家者之箴。

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  
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  
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止鬪

止人之鬪者。使其鬪。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採鬪者。預其  
鬪。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  
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  
不逆萬物之情。

人情必至

蘓子

尺箠當溢。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  
寶缺出匣。覩者動容。銜甕擲地。過之不顧。輕重之情。異

治民者順其性。不拂其情。是為得之。

遇運然之變。不能不動于中。亦常情也。

風聲之樹無  
遠不屆民心  
之戴不戒以  
乎

以見人當重  
也不重則不  
威之意

以溪請世故  
考之論

人之習見者  
同而別見者  
異惟君子能  
統其同而知  
其所以異

猛虎失險童子持戟而追之。蜂蠆發毒。壯士癆徨而失  
聲出諸口。能無翼而飛揚于萬里。情本諸中。能無根而固  
結于千秋。

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鳴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  
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屈子

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

納棄妻而論前夫之惡。買僕隸而毀故主之暴。凡夫庸人  
猶不平。蓋重傷其類。自然之情也。抱朴子

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  
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于稻梁膾炙。豈有不嗜  
者哉。韓子

有定見者則  
不眩

利者人之所  
趨而有所不  
取者分定故  
也

以見人之  
學于利無所  
不用其極也

此凡倚勢者  
雖制而失時  
者易禦也

棲一塵於目睫。則其大如車輪。置車輪于百步之外。則其  
小如一塵。是物本無大小。而有大小者。生於所見也。

朝而趨市。駢肩相摩。暮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暮廉  
也。朝有所求。而暮無所求也。一兔走野。百人逐之。積金在

市。過者弗顧。非前爭而後遜也。前則未定。而後則已定。已定

金之鑛于山。珠之照乎淵。雖千尋之高。萬仞之深。虎狼之  
所廬。蛟龍之所宮。人望之而不敢近。苟千金之子。一有所

欲。則陸棲水涯之珍奇。如拾草芥之易。

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  
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鬪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地者

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鵲

之巢無鳩之子。馬之廐無狐之穴。物以群分也。楊氏

### 使民愧心

子學曰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愛之善政  
不如善教之  
得民也亦此  
意  
先正所謂革  
心革而之治  
即愧感之謂  
也

使人有所畏。不若使人有所愧。蓋有所愧則不忍欺。有所畏則不敢欺。人之情迫于畏而不敢欺者不得已也。得已則復自若也。故夫人君所恃以革天下者。惟曰愧其心可也。閭巷少年終日袒裼而奮呼。遇衣冠揖遜之君子。則未有不逡巡而却退。獵夫之勇。擊狐挾矢以馳騁於山林。過浮屠老子之宮。則歛衽肅容。而委蛇於其側。孰謂士大夫風俗之弊。而獨無愧之之心乎。

###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有治家子泣曰。吾去業治。數十年間。再易其

治子之言亦  
先天下之憂  
而憂者豈真  
泣已業之無  
終哉。武王因  
其言而懼武  
以親農。使天  
下民得安常  
業。有周八百  
之承。自茲伊  
始。

銘範矣。今將易之。不知其所終。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多更藝。吾祖易之。以為工器。會臺榭。侈故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今周誅獨夫。四海修文。吾之業。必壞。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於是偃干戈。親農事。治家之子復祖舊業。

### 物理門 九十五條

#### 氣類相感

飛行者。陽之群也。伏蟄者。陰之類也。故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消。騏驎鬪而日蝕。鯨魚死而彗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蚤含絲而商絃絕。陽燧在掌而太陽大。方諸運握而

考月令而加  
時物之變。因  
鳥虫而驗風  
兩之來氣。類

之相感有如  
以者豈虛謬  
之說哉

少陰水箕麗於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降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鴻鳴鳴其將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巢居知風穴處知雨風兩方至而鳥至應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惟人情哉

氣机之相感  
有不期然而  
然者

銅山東傾洛鐘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以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哉人氣亦有之其母嚙指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以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况聖心之神乎  
太陽之照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之至不求倉庚之鳴而倉庚自鳴一机之相感也  
君之德風與器也民之情草與水也弟之戴風風驚東則

民之從君猶  
草之戴風水

之就器乃理  
勢之必然者  
也

靡東風驚西則靡西隨風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隨器方圓也

疑人防人

釋譚子

以見禽獸乃  
一物之微尚  
知幾而巧患  
沉人為万物  
之靈而不知  
未然而防乎

虎踞于林蛇遊于澤非鳴鳶之仇鳴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于田豕眠于圃非鳥鵲之馭鳥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黃雀日遊于庭而人常撓之玄鳥日親于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以行洋洋彼鳴啾啾以鳴鏘鏘彼視矍矍以視汪汪彼心戚戚以心堂堂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

瑞麟神龍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乘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猿可

物類皆可以  
智取貪誘而

瑞麟神龍則  
出乎其類者  
豈能制之哉  
士君子何獨  
疑之

存以篇錄辨  
物理甚悉非  
多識鳥獸草  
木之名者不  
能道以

飛走動植之  
類一覽無遺  
雖博物如張  
華亦不若過

使之舞。鸚可使之言。魚可使之餌。狸可使之醉。虎可使之  
穿。鴈可使之網。鳩鳶可使之死。鬪螻蛄可使之合戰。嘻瑞  
麟可使之芻羈。神龍可使之豢養。否乎

### 萬物生成

人順生。炒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  
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  
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  
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有  
雌無雄。龜鼈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  
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蜃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  
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卧

五行之物各  
有其精見造  
物者之無不  
藏也

天地之氣化  
時物之形生  
品類之具常  
千狀可徵矣

起自前足。牛之卧起自後足。鹿豕直行。地蚓曲行。郭索橫  
行。變踵却行。率然兩頭行。蜈蚣屈伸行。木背中實而婆羅  
樹則中虛。竹皆中虛。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  
以水浸之則沉。木之精也。中冷泉亦水也。以錫器盛之則  
洩。水之精也。昆吾劍亦金也。而可以切玉。金之精也。蕭山  
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火之精也。物生之不齊。類如此。造  
物。米有窮乎哉。

昔者徐淵游於蜀山。見蒼禽集西崗之坡。順風而交鳴。淵  
其之問於黃叔度。答曰。其蒼鴉乎。鴉之孕不精而感。不交  
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此之謂氣化。其鳥載于爾  
雅者也。



先正謂格一物致一知信哉其言乎熟謂以非格致之字

天下之物萬有不齊以時二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非特形者不能適現而足識也

觚竹之荒有鳥曰鴝翼生於股熒或見則孕是以禽而感於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鷲鷲臨溪而喙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感于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則孕其形如龜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是觀之凡海外之絕域其不名之鳥與無稱之禽焉可得而窮哉  
鴝音足鷲音飛

食而不飲者蚕則五十日而果飲而不食者蜩則三十日而化不飲不食者蜉蝣則朝生而暮死非貪生也不得不生非樂死也不得不死夔一足狸二足馬四足蜘蛛六足螿蟹八足螂蛆四十足蛇百足帶無足無者不資于有而後行多者不凡其多而反遲于行嘻一螻動一蚊息誰其

尸之乎。  
螻音玄螻音軟蚊音忌

此段又明萬物之具形于天地間者各得其偏蓋有以限之也惟人為万物之靈而獨稟其全焉

與之齒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甜瓜則抱苦蒂美棗則生棘刺荔枝非名谷牡丹無嘉實鷲鷲能搏鳩鴈而反受逐于鶴鷄崖鷲能搏鷓鴣而不能得飛鷓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豫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于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喜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擣光于曲穴衝風不能揚波于井底而況其餘乎

異物

金火中之蟲  
去所未見而于此篇言之

天地間動物皆蟲水木土之生蟲乃人所習見者極南方有大鼠與大南雞之食火非火中有蟲乎草木子述見蝸

有不可以不信者

上有鐵泡。碎之則內有紅蟲。其走如飛。其唇至硬。非金中有蟲乎。喜。蠱。固。蟲也。人亦蟲也。但蟲而靈者耳。

論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而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芬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足。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為長鯨之與巨虺也。

此見禽獸尚  
有五帝之德  
而  
取  
然有以傷其  
天心之仁愛  
也

惟竹辯

歐陽子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竹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于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駢拇枝指。懸床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魚知莫如枯。炒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所。死。骨。之。有。知。反。過。于。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知。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

歐陽子見一  
惟竹生出許  
多議論謂其  
有知無知不  
可辨而知者  
句于受于此  
以著龜為  
所死骨之知  
過于聖智有  
原又有新茶  
誠又言一注  
正也可法可  
博

豈惟物哉人  
情皆然

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于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竹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禽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蒼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人皆不可窮。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物各有欲

獸在牢則思墻。當其走墻之時。未嘗知墻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之時。未嘗知林之樂也。驥雖伏櫪。心尚千里。鴻雖垂翅。志在九霄。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于長河。不過滿腹。

物各有宜

人之以柔制  
剛。領惡全好  
者。由其知此  
道也。

磨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蓋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也。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各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

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血汗霜蹄。見重于孫陽之廐。流水之不腐。以其逝也。戶樞之不朽。以其運也。

處繡戶洞房。則裘不如裘也。若披雪沐雨。則裘不如裘矣。

劉子曰。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卮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桂棹非鏡。笄之不美。魚用于彼也。

狐裘之敝。不可續以羔。緇衣之敝。不可補以縞。何者。不相

鏡雖明而盲  
者不用其明  
笄雖美。蒙者  
何資于美  
凡物各有所  
宜。誠者之論

確矣

宜也

全材植於鄧林。若求之培塿之丘，則悖矣。璞玉產于荆山，若索之瓦礫之場，則非矣。誠齋

現物而知象  
口之錄金積  
毀銷骨浮石  
沉木之類皆  
也

物之逆天者，其終必還。羽之浮，石之沉，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水之動，非天乎？苟以人力勝之，則羽可積而沉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揉而曲也，蓬可扶而直也，土可壅而動也，水可壅而止也。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沉矣，不揉之則矢還其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墜者窮則土還其止矣，壅者窮則水還其動矣。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耶？楚愚類書

現天象察地  
道而人物可  
知矣

人物不雕而成，而雕不能肖。牝牡不教而合，而教不能知。一而露也，梧櫨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何嘗有心？厚梧櫨之材，而稔荆棘之毒，歟。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

物有定質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燻而不可滅其馨，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

梟頭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莊子

鴛鴦之乘，不騁千里之途；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出班彪

物有成能

莊子

物質天成非  
人力之所能  
為也  
味其言則知  
人之分量不  
同可知矣

莊子辨物之  
殊能見人才  
之不可水倫

知梟雞之昏  
明不同用則  
知人我之間  
先不同情也

盈天地間皆  
物則皆道也  
惟善孝者能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秋水篇

梟夜明而晝昏鷓鴣夜昏而晝明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為異則謂鷓為同或謂鷓為異則謂梟為同孰知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知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常明常覺之大人乎

奔蜂不能化藿蠋而能化螟蛉越雞不能伏鵠卵而魯雞能伏之藿蠋與螟蛉俱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

万物之情

不化伏與不伏者藿大越小也

人才本可大  
受而不得一  
小試者亦局  
于時使然也

舟宜於水而不宜於陸馬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于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蟪等局於時也。方孝孺

井魚不可與語天局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冰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淮南子

此言何物均  
得親上之天  
性而不能下  
里方里者大  
小限之也

一舉千里者鴻鵠也一翔千仞者鳳凰也怒而飛九萬里者大鵬也曾謂一雞而可以登天乎。揚子

物極必反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伸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

以見陰陽利  
復相承循環  
無端

夕。月之盈虧。歲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盍嘗少息哉。  
吾觀之日。今夕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之月。今夕之  
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伸也。吾觀之寒暑。  
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  
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觀諸物。蚖蟻之屈。以  
屈為信。龍蛇之蟄。以蟄為藏。蓋止極者進必銳。伏久者飛  
必高也。

二卷終

精選舉業切要諸子粹言分類評林文源宗海卷之三

會元 石篛 陶望齡 精選

會魁 思白 董其昌 評閱

書林 紹崖 余良木 繪梓

旁喻文

夫所謂旁喻者。或托物鑄意。或援古證今。要皆借粗譬精。言近指遠。初學熟讀。此等詞章。尤能開拓心臆。才思沛然矣。

君臣門 凡十五條

喻君臣

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也。

聖言君猶心而臣相體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確論  
無所親言君  
不親身為之  
而委任于下  
也

通于淵言神  
氣不測其自  
而通于淵微  
也  
大抵君為臣  
綱大臣則奉  
理其目若君  
行臣職則義  
臣事則脩矣

至貴無與倫。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清高而下  
濁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  
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  
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  
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  
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  
平。若神氣寧而通於淵也。君明臣蒙其恩。若心之神完而  
體得以全也。臣賢君享其逸。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也。  
上死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  
君賊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老也。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  
與體。心不可以不全。君不可以不安。體不可以不順。臣不

萬事豈不樂  
哉

可以不忠。心之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之所以安者。臣之  
功也。

以言君權不  
可下移臣  
可上階也

三桓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不由此。是以  
君道宜疆。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  
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大易之象。坤者柔順之卦。臣之  
象也。而脊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  
卦。君之象也。而脊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

喻人君清心虛已

范華陽

禮曰王中心  
無為也以守  
至正夫惟正  
則不可得而  
欺若以術御

人君以一人之身。御四海之廣。應萬幾之衆。苟不以至誠  
任賢。而用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思之所及者。其能  
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益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



下是行詐也  
何以禁臣下  
之欺乎

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周矣。夫灌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直，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辯，一為不誠，則心且諛矣。邪正何能辯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

喻大臣

今夫人君之於天下也，譬之天焉。宰相者斗柄也，百官者四時也。天運則杓轉，杓轉則四時行，杓不化而為四皆也。譬之於人，則君若心焉。宰相者意也，百官者四肢也。意聽乎心，四肢聽于意，意不化而為四肢也。故天道圜，地道

以天之十柄  
人之意喻宰  
相何半親切

大臣之收百  
責所平震撼  
擊撞欲其鎮  
定辛甘燥溫  
欲其調劑類  
指涉機致其  
始納盤錯紛  
結欲其解舒  
以柔濟剛以  
可濟否又非  
庶官百執事  
此也

君主圜，臣執方。宰相者立于不圜不方之間，所以斡旋四序，揮使四體者也。若身居端揆，位列台鼎，乃規規焉事無大小，悉決案前，程罪課功，不爽毫髮，是斗柄化而為四時，意化而為四肢也。事必不可集，功必不可就，才累之也。而大體失矣。所謂大體者，我無能而無不能，我不足而無不足也。不操鉛槧而天下之文皆吾文也，不事刑剗而天下之巧皆吾巧也，不學兵法而天下之畧皆吾畧也。人君執斯道而任相，則爵祿不悖，宰相執斯道以柄事，則福澤無窮。

喻相臣

昔有梓人所職，牽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故食于官府，較群工受廩餼三倍，作于私家。

以梓人作  
室底法之序

論道之功最  
為切當

君之于相必  
其信任之專  
而相臣之職  
又當旁求俊  
又列于庶位

收其直大半焉。他日至其室，有牀損足而不能理。將求他工，予甚笑之，謂其無能。後有京兆尹欲治官署，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碩，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有不勝，則怒而退之，無敢愠焉。大厦落成，書于梁曰：都匠某。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予園視駭然，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若捨其執專，其心智而為政，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此梓人其勞心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彼為相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

以輔成君德

當今宰執不  
可不知此道

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猶梓人成績也。能者進而用之，不能退而休之，不親小勞，日與天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得而萬國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力也。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焉。余固謂梓人之知體要也。

喻齊君臣

劉向

上下交而德  
業成亦矣豈

叔向之言師

曠之語各有  
攸當然要而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割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

論之君尤在所重也

賓胥無善濟和之。羨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投杼之喻

劉向

兒曾母之投杼則狼口燥金積毀銷骨信有之也

甘茂言于秦王曰。昔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及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啻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

市虎之喻

韓非子

前投杼之意

又必先疑而後入不然雖三言成虎唯問無疑之主也

龐恭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于市。謀臣者過于三人。願王察之。

社鼠鼯鼠

劉向

與與投鼠豕器同義見左右敵主之害大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而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而斃者。以社故也。國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

居司寇之位不理寇之亂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怒。司寇對曰。請理君朝廷之寇。

官守之謂何而可如此

據司寇之對即張綱對狼當道安問狐狸意

也。牛有蚋蚊撓其膚毛。况鼓耳以揮之。及鼯鼠食其角而不知痛。鼠之一牙。豈不甚于蚊蚋之千嗜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自知也。况其角乎。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其蚊蚋乎。君將鼓耳以揮之。而忘其大也。景公不悟。竟坐司寇以法。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鼯鼠於齊矣。

夢諷醫諷

魘寤喻蔽主偵之言可謂親切者明矣

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二人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靈公曰。昔日臣夢見寤君。公曰。吾聞見人君者。夢日。今夢寤何也。偵對曰。日併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君。寤則不然。前之人煬之。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

魏左右之言乃秦王之病懷也

扁鵲之言又深知治道之要者

於君者也是以夢見寤君。公曰。善。因廢癰疽子瑕。國語。秦武王召扁鵲觀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投之以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秦國之政可知矣。

獵禽獵士

魏王語傲居一言中止其田獵之本送諫弗弗王其庶幾乎

魏王出獵。徵君諷之曰。山林藪澤。士之與禽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強。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禽而失其士。夫士君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為此遊。將欲獵士乎。將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羅。獵禽則

引文王之獵  
欲動其未賢  
之心可謂善  
其君者矣

鷩鳳騶虞不能益于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收獵之哉。昔文王獵于渭。人皆以文王為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其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和與同異

晏嬰和同之  
辨所以格迪  
其君者浸差

齊景公田于沛。既還。晏子見之。公曰：惟據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和羹。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蟬之于鼎。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濟五味和五  
聲獻可否  
此大相和  
之事也據何  
人斯而足以  
語此軍嬰非  
而斥之也

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平而民無爭心。詩曰：亦和羹。既戒既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遐。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喻寤心

明主于臣下  
之言有逆于  
心者必未諸  
道有孫于志

寤口之言若羹。寤心之言若水。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譽而養。寤心者忍耻而奮。

者必求諸非道而後可

功是以明君樂聞寤心之言而去甘口之士故功德昭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嗜甘之疾乎

### 膏肓鍼砭

小人之病君心也君心動政彼則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則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則病之以聚斂君心寧靜彼則病之以黷武六三之來兌即容悅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于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砭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澄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瓘去勢使然也

恐心不得其我則衆怒攻之而成膏肓病疾難以拔除矣善醫國者必治之于未病之先斯勿藥有喜矣

### 喻國勢

陳止齋

秦之勢如康疆之人空中僵立而其手足便利耳目聰明猶未可犯而侮也唐之勢如人之血氣疲薶筋力頓萎雖其脉氣猶壽而亦不能以復壯故凡善處天下之強弱者不以亟而以緩其欲敵人之強也不撓其利銳之鋒而欲堅守徐伺以陰入其隙欲振其國之弱則亦不悻悻而怒以邀成功日夜淬礪以作其氣厚其力而後舉此酈生張良之所以謀秦而李訓鄭注之徒所以失之而促唐之不永也

安喻秦之勢強唐之勢弱強者不撓其鋒而伺其隙弱者必作其氣以襲其成斯為善處天下之勢也

### 人主六患

荀子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

以言人主能  
親正士而遠  
儉人自無是  
六者之患  
瘳音意

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  
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或莫大焉。  
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脩乎  
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  
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

治道門

凡一十  
六條

釣魚喻治

列子

詹何之釣蒲  
且子之弋與  
偃張丈人之  
承嗣青意同  
蓋言治天下  
國家若乎其  
心無魚而弱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  
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淵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  
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  
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于青雲之際。用心專。

無輕無重則  
弱可以制強  
輕可以致重  
即老子柔能  
勝剛之說

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  
河持竿。心無樛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  
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  
疆。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  
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弓繳悟君

太史公

太史公弓繳  
之喻氣婉而  
不迫詞暢而  
不浮如公英  
至未末絃見  
韻自然矣口  
快耳

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鳧雁之上者。襄王聞召而問之。對  
曰。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  
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  
不足射者。見為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  
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持

其音欺  
驚音龍

靖首羊

瘞音波

蜀音呪

洪音具  
張音運

現此段而六國之形勢悉在吾目中矣乘其時伺其隙而取之又何難焉

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即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鄭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綰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以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戈。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蜀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坊。朝射東宮。夕發淇丘。夜即塞。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于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于燕之遼東。而南登望于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

現此則強秦當日虎視列國。垂食天下。景象沈可想見。七省之言亦痛矣。

韓以為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願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折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冥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之郢。膺擊韓魏。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砥。方三千里。則秦未可以獨招。而夜射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而坐受其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牧羊喻治

揚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

以堯舜牧羊不知童子此數語最佳謂能大者不能



小者亦勢也

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簪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簪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壺遠也。黃鍾大呂。不可泛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牧羊喻牧民

願吾子

此牧民之喻  
才情匪茂詞  
格俱高今當  
台文之朝海  
內稱能言者  
又何以望下  
風也

余適大梁之野。遇牧羊者。不知何許人。能牧羊。若是其蕃。且肥而馴也。下車問焉。牧羊者對曰。吾之牧羊。心常在羊。察其氣候。審其水炒。別其群類。以遂其生。故時將寒。恐其凍也。牧于野。就原隰之暄焉。時將暑。恐其熱也。牧于山。就林木之陰焉。時其飢也。放之。就炒而食焉。時其渴也。引之。

論牧羊者曲  
及長養之方  
為民牧者亦  
受牛羊之寄  
可不盡所以  
撫字之道乎

就泉而飲焉。恐其疾而瘦損也。風寒而濕。預為之所。三伏。啖之以鹽。冬春之交。飼之以豆。惡者亟去。母令敗。若群焉。恐其苦於虎狼也。畜良犬。夜知更。以防護焉。以羝之最鉅者。率先而群。羊隨之。其前奔者。旁逸者。後不進者。鞭之。使勿離其群焉。雖有價不多。鬻無故不妄殺。群紛得之以時。乳羔而日孳焉。若五月之孳。六月之孳。七月之孳。卒歲之。群各自為群。而小大無雜焉。由是群分類聚。不失馳驅。欲行則行。欲止則止。欲卧則卧。欲起則起。而不煩驅策焉。吾始牧羊。數不滿百。累百而千。累千而萬焉。吾一家之衣食。于羊取給。而不至凍餒焉。余聞之曰。昔臧與谷二人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谷奚事。則博塞以。

又引臧谷之  
亡羊為心不

在羊見為治者當無日而不心乎民也庶富可致相與愛戴其君而無為散之患矣

遊是其心不在羊母恠其羊之亡也今牧羊者用心如契宜其羊之蕃且肥而馴也漢卜式牧羊上林布衣炒躄而牧歲餘羊甚肥息漢帝見而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之道亦猶是也噫為民父母者能推其心以牧夫民使民無饒寒疾苦之憂遂生息群倫之樂焉脊不庶且富而可教以親其上也哉

御馬喻治

孔子家語

莊子書類圖論東野稷之御馬力竭矣而備策焉與必同策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先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御也升馬

與數語乃回借御以敬君欲其善御夫民也

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養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操權太急

敝弦子

以言為政者當視民情以為之緩急水火之喻切實明音人若不可不知所權也

天下之治不以慢也亦不可以急也夫民之情樂弛而惡激夫惟其樂弛也而吾施之以慢則是以水濟水也其究也民其魚爛矣夫惟其惡激也而吾治之以急則是以火濟火也其究也民其若焦矣故古之善治者苟不至于决而不弛之以慢也苟不至於急而不操之以急也譬之御然加之踉勒閑之轡懈使其受吾之羈策斯亦已矣不然

恰當言令  
人心駭

而縱之平曠之野。以逞其固齧人之患。苟病其不騁而  
鞭箠之不止。迫駑馬以千里之材。則連足而進。不百步而  
前。有斃馬矣。

執轡喻政

孔子家語

吳言御天下  
在下正六官  
即易經所謂  
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是  
也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  
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  
力。和民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馳千里。善御民  
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  
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  
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  
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

策語尤妙

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綏。故曰御四馬  
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夫民莫不惡  
危而欲安。惡  
勞而欲息。以  
仁家治之。則  
順以刑罰治  
之。則拂。故治  
天下在順之  
而已。拂之而  
能治者。鮮矣

夫御人之道。視御馬得其性。不窮其力而已矣。故得馬之  
性。不窮馬之力。斯為良御爾矣。得人之性。不窮人之力。斯  
為良人御爾矣。昔者造父之工於御馬也。均馬力而調其  
性。整其六轡。不剛不柔。以是無佚馬。閔損得其術。宰費曰。  
民之性。而馴擾之。愛其力。與之休息焉。約束簡而不亟。刑  
罰設而不用。廢幾按轡。釋箠。以使之。而費亦大治。是故後  
世執統程理者。必歸焉。故曰御與政通。

先正云民可  
順也不可逆

又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  
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之有也。

也民可使也  
不可欺也正  
安意

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  
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治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蹶  
驕之奸止矣 士術訓

治弓喻政

方孝孺

以喻詞合正  
意不露形痕  
深明治道者  
也

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歌善  
治弓者見其歌則繫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  
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梟為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  
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  
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  
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  
之法乎

取法成周尤  
為有識

喻簡畧

陳止齋

大都治天下  
之道在于挽  
簡御煩以靜  
制動則民不  
或而事不撓  
所以能成功  
也要在居敬  
而竹簡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可為而亦莫大於可為而不慮其所  
終不計其所成簡畧而始之利未見而害隨踵矣天下之  
事非簡畧之所能久也以簡畧而成必以簡畧而敗昔有  
善陶者直此百金也嘗苦其難信然其器終身而不隳鄰  
之陶者直纔數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隨傾之不  
能終以歲月是孰為之恥舍哉

喻知務

以信義為治  
之本

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  
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以君人之本也

以醫喻治

郁離子

治有緩急之宜。猶病有輕重。審其輕重。而投之藥餌。善治者酌其緩急而施之。政刑未有疾不瘳而國不安者也。

國家有元氣。有冲氣。元氣

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脉以知證。審證以為方。症有陰陽虛實。脉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劑之法。參苓姜桂麻黃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症知。脉而不善。為方。非醫也。不知症。不知脉。而道聽塗說。以為方。語人曰。我善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症也。紀綱脉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症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昔何此綱走也。冲氣者何。法度是也。能正其紀綱。濟其法度。而不長治久安者。未之有也。

本志居要。國之誠發。為修政立事之論。所謂節然。以脩身。意。以用賢。云。其以

日之病。不但倉公扁鵲望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烏喙狼毒。未必可伐。而先以戕生。臣知其不可也。借參苓芝朮。可以養生之說。以蓋其苟安姑息之實。而聽疾病之為進退。臣知其亦不可也。惟有酌溫涼之劑。通宣補之宜。圖其大而畧其小。急其事而緩其功。精神與榮衛俱充。腹心與肢體不悖。則疾瘳幾漸。瘳乎。以臣所以謂其不可易視之也。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採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効涖渤之功。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臣之幸也。臣聞未病而服藥。首上也。當病而服藥者。次也。今不得而服。未病之藥矣。臣請勉其次者。醫國之方。見於經傳。最速于見效者。其藥有三。一曰脩身。二曰用賢。三曰畏天。服此

事天者其古  
人歷試之良  
方鮮有不効  
存也

疑政三代之  
衰也以漸蠹  
秦之傾也以  
繫係紀綱之  
存亡具耳善  
計天下者可  
不辨之下早  
而預為之所  
乎

藥者必各有戒。脩身之戒在慾，用賢之戒在讒，畏天之戒在欺。持此戒者亦各有法。欲節慾莫如剛，欲遠讒莫如明。欲去欺莫如敬。陛下服此藥，持此戒，以待其效。則天下幸甚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

即醫卜以別  
君子小人死  
生吉凶之道  
見為國者下  
可不慎所任  
用也

矜。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人之將疾也，必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絕忠直之言。故疾之將危者，難為良醫。國之將亡也，難為正士。太醫之道，脈和而實者為君子，生之道也。脉撓而浮者為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策曲而利者為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使。夫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以琴喻治

人京三冊  
卷之四

齊威王鼓琴。鄒忌子入曰。善哉鼓琴。王曰。何以知其善也。忌子對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汲醪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

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對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危。亡也。故曰。琴調而天下治。

### 先醒

明主昏君治。亂之由皆其自取。

夫在。主不學而嘿然。昏于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如舉。在皆醉而

論治法最為精切。

以獨先覺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

### 治國猶治身

此按本塞源之喻為治者宜詳末之。

為國之法。猶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治亂之藥石。曰刑。曰罰。興平之梁肉。曰德。曰禮。若以德禮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散大難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絕其根。疽之為疾也。能殺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不絕其根也。血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也。愛其血而不聽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盡者。留疽根者也。故知所以理身。則知所以理國。

### 喻審勢輕重

國勢有順逆  
輕重常變之  
不同人君能  
因時審勢而  
治之斯過半  
矣

治天下之道  
有經有權經  
皆不易之常  
道也

斯可與語治  
矣

善為國者勢而已矣。理勢順則行，逆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理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百倍之重也，水之注于卑澤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以制下勢也。其動不可不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矣。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執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使其甚不至於折且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

者惠襲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而兆民驩虞，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陰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陽，故陰不至于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辯已之為陰與陽，而以陰攻陰，陽攻陽，則其死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

官人門 凡十五條

喻用人

淮南子

以言用人之  
道隨材器使  
賢王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為舟航，柱梁，小者



無求備于一人也

以為楫楔。脩者以為欄棖。短者以為侏儒。斲樗。無大小備。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醜。毒。然而良醫索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于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致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所備。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感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喻馭才

淮南子

以以物曲之利喻人官之能與子思子言聖人官人猶用木同意

與音叩欄音與音耕音雞樞音盧醜音朕與鳩同

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嚮嚮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

喻冗官

揚誠齋

楚人有拙于耕者。患于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于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稻不生。是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為不踐。而忘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

喻使過

陳傳良

天下之功。未嘗不成于有所警懼。而敗於有所忽也。惧心

按唐虞之治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且用又明王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吳言人君不可以過棄天

下之才

練達之學深  
諸古效首方  
私道及此

起於自訟。忽心起于自矜。茲二者功過使之也。昔人有夜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援弓而射之。一發沒羽。下視之。乃石也。却而復射。則矢羅無迹。夫射一也。而中否異焉。何哉。以虎視石。則其心有不免之懼。以石視石。則恬不知恠。而以戲處之者也。故夫以功處事。以石視石也。以過處事。以虎視石也。人君之用人也。能得以虎視石者之心而用之。亦何所不濟哉。而每每以過棄人。是未免以成敗論矣。

### 喻銓選

以鑑衡此銓  
曹最為切當

太祖謂吏部尚書李守道詹同日。吏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魚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

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 喻求賢

董子

群賢補而君  
聖真經五之  
格言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副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蓋其精而一其陽。衆其賢而一其心。一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

故曰。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默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默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茲進所以

度廷調四門  
明四目達四  
聰之謂也

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謂也。

### 喻官守

詞句嚴策又  
有規戒文章  
之詞世教者

海岸有古祠奉捍沙神者。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禱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往來必禱。神皆答之如響。及其廢也。或玩而侮之。亦不能禱福於人。豈盛衰關于造化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焉。是夕宿于祠旁。有介而弁者。見于夢曰：子何毀之過耶。子見吾土木而衣冠。獸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令。大而為郡守。其為禱福甚於神也。罷輒者苟祿。貪縱者收法。非守令而土木歟。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係其喜怒。黜陟由其向背。執

文勢抑揚起  
伏宛轉幹旋  
常帶奇聞之  
筆無俱乎

天子之柄。而位百察之首。不啻神之貴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列廂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歟。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象地。握珠玉被錦綉。且揚揚然尸居其位。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誦吾者。誦彼歟。萬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牆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圯而缺。緣穴而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言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汙。安知其力足有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于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廂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于土木。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惧

執政者不悅也。乃止。

監司郡守

揚子

王肅云東坡謂不可養不捕之狗與不捕鼠而捕之犬余謂不捕鼠而捕之狗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而吠主其害候視正人必欲其擊去之非捕難乎委心推委使天子孤立非吹主乎

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故汲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于四海之外。優游廊廟。而聞民之歌哭於泰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無乃太不疑乎。蘓子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且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搖尾也。欲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喻寬而有制。

夫子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道也。

又曰撫民當寬。求吏貴嚴。是或一道也。

昔西門豹之為鄴也。治若峭壑。人不敢陷。足以越若橫之。以木引之以索。雖盜竊姦宄。時足縮縮。而夜度矣。然後怒其侵軼我。也不亦晚乎。是故君子寧為銅鏡。不為玉杯。玉杯雖貴。止於玩物。銅鏡雖賤。可以照人。是故君子之政。雖有其制。不仁而不可為也。雖有其仁。不定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定。不嚴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嚴。不明而不可為也。明以立威。威以守定。定以立仁。仁以立制。雖相天下。亦有餘也。况肥邑哉。

農迎猫虎

農人迎猫虎以法鼠。鼠之害又荷其于

農人將有事於田。畝耆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慶可望矣。乃其所嗜為獸之饁。祝而迎曰。鼠者吾其猫乎。豕者吾其

鼠豕者夫子曰苛政猛于虎與此同意

虎乎其戚曰迎猫可也迎虎可乎豕盜于田逐之而去虎來魚豕餒將若何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笑曰為鼠迎猫為豕迎虎皆為害乎食也然而貪吏貪之又迎何物由是知其不免乃徹所嗜不復謀

受直怠事

柳子厚

古之設政者分猷共念為國以養民今則厲民自養不分猷念以相送也慨哉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或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實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畏乎

就功成名

劉向

志存乎立功事舉乎報五良史也故文侯之於豹以就功成名期之任之專責之重也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就功成名亦有將乎文侯曰有之矣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以師事之求其溢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以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鷺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砥碻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公黜陟之典

何喬新

以等議論非熟諸世故助破人情皆不

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升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通書政府而得

進者必不  
効忠歷々然  
也

形容君子小  
人心跡判然  
明白言亦判  
切

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足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趨推。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逐奔競之徒。其振名教於風頽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于以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允親也。不允故也。不允識其面也。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仇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弊之大。若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

以歐陽司馬  
二公事案舊  
望彭李士意  
深切矣

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若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于閣下也。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矣。可不熟慮而預圖之耶。

崇舉効之風

唐順之

首以奉効係  
勸懲來說極  
有風裁體制

撫按之權。舉効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係於撫按舉効。亦最重。而今在所謂舉効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即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効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効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臣也。其所効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

比來撫按奉  
効人負大都  
如也

此段若虛扁  
之用鍼法得  
其病根

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終兩三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即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必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于上怨毒不結于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而賢者必不甚多不賢者必不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于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如以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矣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潘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非其人之果不

樹恩任怨易  
凌難拔等語  
洞燭肺腑

結語痛快尤  
為可畏

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以言之為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為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為可懼也

士習門

凡八條

喻實學濟時

柳子厚

且夫紫燕騅駟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破驢不出泥滓黃鍾朱紘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箏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嫱之蹈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盪

與喻士者見  
用于去則能  
不負所學矣

逐於鄉里。蛟龍之騰于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倘之士之遇明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恠哉。

喻空文應世

士之論政也。猶農之論耕也。主人而田者。則必取其善論。耕者問焉。耕者以其言言之。主人以其言信之。遽厚其直。而畀之以田。然求其所謂邦畚之類。則茫然無具也。其主有不厭而去之者乎。士之執空文以應世也。何以異于是。故余懼諸生之以空文而見厭于世也。

喻適用

夫玉之所為貴者。以其為主為璋。可薦之郊廟也。故追之

以農喻士立  
意好而措詞  
亦精見學者  
當實勝也

士者抱濟世  
下遺知

已之君可以  
大有為于天  
下

琢之。礪之。錯之。若雕刻禽虫之飾。以供翫好之資。則何貴于玉也。合抱之材。以充棟梁之具。若使輪囷屈曲。反不若拱把之適于用。何春物不貴。異貴適也。有士於此。其言誠文。其才誠辯。似於用適矣。以之惠疇展采。而心或不出于正。有如懷私以罔上。持祿以養交。依阿澳忍。以隨時。導昏翫訛。以亂政。將焉用之。寧不可悲乎哉。

喻大受

王遵巖

騏驥之力。勝重任。引巨輻。行千里。于一日之頃。以之服鹽車之輓。則不踰駑駘之駕。函牛之鼎。實以千鈞。和薑桂者。數石。而始適其烹飪之能。以用之饗飧。曾不如數錢之錙。豪俊魁磊之士。宜于大施。而不可以小用。其喻如此。

以喻大才下  
可以小用



喻才法相合

陳止齋

圖任之道以  
慎擇為本知  
之明任之專  
庶待以盡其  
人之才也

引繩以正曲直欲去絕者必其不直也持鑑以照妍醜欲去鑑者必其不妍也設法以舉賢俊欲廢法者必其不賢也何者直與絕合則不知有絕妍與鑑合則不知有鑑才與法合則亦不知有法愈密矣則使愈見其寬愈難矣則使愈見其易

喻賢士拔萃

韓嬰

夫借鳳以喻  
賢士可謂善  
于立論者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翺十步之雀嗾呶而咲之及其升于高也一詘一信展而雲間十步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壺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國蒙用則延民命壺俗之士始

自知不及遠矣

喻士先器識

士皆必先器  
識而後文苑

弓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誠慤而後智能著焉若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也

喻士在知己

歷引喻以見  
士人知遇之  
難必使明主  
而後能知之  
任之

越人烹蛇以享秦客甘之以為鯉也既而知其為蛇則攫喉而嘔之矣未為知味也趙人有曲者以為伯牙之聲人爭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之矣未為知音也宋人得石於燕以為美玉匣而藏之後知其石因併匣而棄之矣未為知玉也郢人為賦托以靈均舉壺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未為知文也故以蛇為鯉者惟易牙不

失其味以趙曲為雅稱者。惟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為美。玉者惟倚頓不滯其真。以郢賦為靈均者。惟相如不濫其賞也。

道體門

凡十二條

喻太極

薛瑄

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之太極。即各具之一本。其各具之太極。即全體之萬殊。非有二太極也。

喻理氣

薛瑄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一江一溪一沼一鍾一盃。水雖不

文清公見理透徹故言皆是理  
太極者万理統會之名

万事万物原于理氣分

二則為陰陽五則為五行

同莫不各得一月之光。各水盡時。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而理無聚散。可見矣。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梳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見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又可見矣。

喻言道

關尹子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以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理非氣則淪于虛無。氣非理則滯于形迹。二者不相離也。

善聽者不于言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意。斯為得之。句此其言不辨其言為之。以為善听。

喻大道

靈蟾子

要言道無方  
體所以然之  
欲須細味之  
而後乃有得

大道無形。視之不見。未嘗不見。大道無聲。聽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心見意聞而已。喻之。浩風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豈得謂之無觀之不見。縛之不得。豈得謂之有。

喻造化生生之機

老子

若亡而實有  
故曰綿綿若存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無物不成用而  
不勞故曰不勤

喻理氣並行之義

朱子

蓋天地間有  
理有氣。萬事  
萬物。皆能出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嘗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

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虛之

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而

喻道生萬物

淮南子

天下之道一  
本萬殊。無窮  
及無方。體于  
以可見

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著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喻聖不違道

關尹子

要亦見道之  
言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大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

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 喻道不可言傳

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為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于是得為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

### 喻道必由心悟

夫拘學不假於絕尺之外。淺見不及於衣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由弓人之不能矢。冶人之不能匠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以指遠。何也。心不會其意。而徒以

此借九方皋求馬下形容筋骨之外見士者當以心悟道不可求之于尋章擿句之中

下學奇說言傳上遠必由心悟此之謂也

以迹拘之也。故莊生視解牛而知養生。張旭視舞劍而知艸書。夫解牛與養生相懸也。舞劍與艸書相遠也。然視之若一伎焉。意誠通而迹不足以蔽之也。

莊子曰。筌者所以求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取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究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道哉。

妙明子曰。惡影者走之愈數。而跡之愈多。求道者言之愈煩。而道之愈遠。不若隱處而息跡。忘言而躰道也。

### 喻聖言之妙

薛瑄

丹青之巧。摹寫物之形。聖言之妙。貫穿物之理。因丹青之形。而求其本真。因聖言之妙。而求其所以。是謂象內求心。

此借丹青以喻聖言之妙。非索秦之士不能也。

學而至于忘言。道其幾矣。

非聖人安能至此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心。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王露

記籍喻經

王陽明

易以道明。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祀樂以道中和。春秋以道名分。皆原于心也。外心以求道則畔矣。何有益乎。待也。

夫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在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藝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

說經侮經賊經之言。即鄭氏所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同意。

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壘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併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規矩喻禮

王陽明

引規矩米形。家用禮之妙。何非切實。學者始而由終。而化。猶梓人。存心于規矩之外。師其意。不泥其迹。

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

斯為凡之  
用也

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

文學門

凡三十條

喻為學

荀子

學欲博不欲  
狹守欲約不  
欲陋責大成  
不貴小用  
今之學者有  
三弊溺于文  
辭牽于訓詁  
惑于異端苟  
無此三者則  
求歸于聖人  
之道矣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于藍而青於藍。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喻積學

劉子

吳言人不可  
不學

吳斡質勁。非咎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讓惠。非積學而不成。斡音敢。箭斡也。苦音。潤箭也。銛音先。利也。讓音宣。智慧也。

喻治身

文學子

二程以格物  
致知為學朱  
子亦然所以  
度越諸子

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

喻立志

王陽明

陽明學嘗天  
人東毫操河  
如長江大河  
一瀉千里豈  
之非樂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于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

言學先事志  
處在精神心  
思等一如捕  
鼠之備其卵  
之難何幸切  
當

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  
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  
雞覆卵。精神心思疑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以志  
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知覺。自然容住不  
得矣。

喻高遠

聖人之道高  
遠不可紀極  
善學聖人者  
自平近而漸  
致之  
顏子所謂仰  
之彌高鑽之  
彌堅亦以類

望山者謂其高。蒼也。望海者謂其遠。茫茫。及振履而升。蒼  
蒼愈高。鼓棹而遊。茫茫愈遠。然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故  
志道者必時學之。日新之。緝熙不已。造次無忘。則舊習漸  
漸而消。至趣循循而入道之高遠者。我其登涉之矣。  
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于山

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其與里市無  
異也。至京邑而後始見其異耳。

喻多岐

列子

大道以多岐  
亡羊學者以  
多方養生在  
精察而力行  
之庶不致走  
錯路頭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  
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  
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  
以反也。

喻炳燭

劉向

以見學之有  
益于人自少  
至老不可已  
也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  
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有臣  
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

文淵堂  
炳燭之喻亦切當

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  
平公曰善哉

喻學化愚

張子曰為學大益自能變化氣質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饒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可以厲心

喻學益才

劉向

程子曰成就人才者不患其資之不美患其所學之不明也所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出屋而思不若習學之有得吾嘗致足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長而聞者衆然立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

極見得是

故魚乘于水鳥乘于風炒木乘于時

喻致聖

劉向

以見作聖之功由積學而成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繁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

喻道在一貫

朱悔翁

以朱夫子精義之學字句之無非契緊為人死

天地鬼神尚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然於其所謂一者必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况合必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為得耳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



此段謂學貴  
循序庶免囋  
等妄意之弊

先以引喻後  
揆正意認理  
精到詞采片  
然有美李而  
非泛講者

以反說約也。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振其毒。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辯。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以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于為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

喻學在實踐

王廷相

豈有閉戶而學操舟之術者。何以舵。何以招。何以櫓。何以帆。何以引策。乃罔不講而預也。及夫出而試諸山溪之濫。大者風水奪其能。次者灘漩汨其智。其不緣而敗者幾希。何也。風水之險。必熱其幾者。然後能審而應之。虛講而臆度。不足以擅其工矣。夫山溪且爾。而况江河之澎湃。洋海。

之渺茫乎。彼徒泛講而無實歷者。何以異此。

喻治心有要

真西山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以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焉者。則又調攝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喻造道有序

新民必先於明德。猶夫水之有源。木之有本。而人固已知之矣。至於格致誠正之功。尤為不可偏廢者也。故心雖正。而身不可不修者。制外以養內。若作室而加藩籬。內之所。以益固也。必正心而後可以脩身者。存內以應外。若族類。

聖賢教人為  
學工夫只是  
擇善固執孟  
子說明善誠  
身所言不同  
工夫則一

以等引喻語  
似雅淡意實  
圓融如荆山  
未雕之璞合  
浦未剖之珠  
見者莫不珍

壁尺條目委  
何等觀貼

而宗嫡統外之所以無不從也。正心必先以誠意者。其猶  
大將之堅壁而邏騎不廢乎。誠意必先以格致者。其猶良  
醫之視疾而脈理不亂乎。是故警備弛而三軍無制矣。脈  
理亂而去病無良醫矣。彼以虛無為體。功利為用者。猶之  
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猶之斧其根而欲其葉之茂也。  
蓋斷乎其不可得者矣。彼格致誠正之功。不事而直欲脩  
身以體道者。是猶不察病而妄投湯劑者也。是猶廢備禦  
而欲坐得主帥者也。求其不覆亡也可得乎。要之皆不知  
止之過也。蓋知的而後可與言射。知室而後可與言歸。知  
所往而不失其正。則可與言學矣。

耕以喻學

西山得心學  
正印故能為  
此言

儻之一人舍  
羅而田似矣  
其一人不終  
田者意于衆  
咻也其一不  
願者乃有獲  
矣

昔有十家之儻皆荒其百畝。而日轉糶于市。以贍朝夕者。  
儻家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糶。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  
餘一季之食。數年耕。則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糶而  
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而其室人交徧適。曰。我朝不糶。則  
無以為饗。暮不糶。則無以為飧。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  
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  
糶。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糶于市。忽有舍糶  
而田者。寧能免于非適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  
克有成耳。

為學而信道  
不篤者何以  
異于中止之  
農乎。欲有秋  
之望難矣

以見有種之  
欲未易頓除  
無根之善難

炒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  
不知去。其弗思焉耳。質美者易于渾化。猶沙田之炒。易除

以策取在力  
學者之有真  
知有定守也

而不留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炒末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也。嗚呼。天下之勇於芸田者寡矣。欲斯民之無飢也。胡可得哉。

### 以釣喻學

李夢陽

即釣者之泥  
與虛不可以  
得魚見學者  
之曠等為遠  
不可以進道

夫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為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驚遠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况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為竿。以彛倫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盤石。以道德為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心法為魚。月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躡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游

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為崑崙。丈絲為霓。寸鈎為月。溪壑為四海。鯁鮒為鼈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

### 喻學勿躡等

張南軒

必見求道皆  
必知之真行  
之方而後可  
以言善學若  
半途而廢雖  
等而趨如之  
何其可

學不可躡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透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洋。車不發軔。而欲乘風駕雲。以遂抵越。有是理哉。

### 喻志貴自勝

韓非子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于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喻不能由道

布可以温故人取之以加其身粟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有人焉布而不衣粟而不食則雖積布粟如丘山亦不免於凍餒而已矣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于凍餒者非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富之罪也然則人之有道而不由者何異哉

喻過于求道

生而取目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如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與鐘籥亦遠

道本各足于人之身而人自不由道惜哉

世之昧道而妄以臆見指度者又何異于取目之人所鐘捫籥以為日哉

矣而取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于日而人之未達也何以異于取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于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臆之皆求道之過也

喻學先致知

陽明子

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

問見雖得下外而所聞所見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以內外合一之季也

厘千里之謬。不於吾心一念之微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繆戾。日勞而無成也。已。

喻士貴務實

子華子

以見君子務實而不務名。務實勝善也。名勝耻也。

建厦屋者務其大而不務其實。則大不盈丈。而宇頽之矣。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則高不踰仞。而基傾之矣。

喻業精于專

荀子

言心不可以兩用。求道者當專持其心也。

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猷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儒作弓。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人之心一則  
專二三則雜  
理固然也

即人心之途  
物易移以見  
學道者之心  
不可安于物  
也

專精純實者。合百為于一。致外駁。進退者。散智慮于多端。故視亭搏鼠者。歌必不成。而蚊蚋挫睛者。射必不善。

左手畫規則右手不能畫矩。右耳辯宮則左耳不能辯商。察秋毫之末者。不聞雷霆之迅。調絲竹之音者。不見泰山之形。故卷由基之于射。造父之于車。伯樂之于馬。庖丁之于牛。而秋之于奕。遼之于丸。盧之于藥。終身舉無外慕焉。何者。心無兩用。而業有所精也。  
明野子

喻學成于篤

劉子

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乍移而聽之。則奕敗矣。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際。有鳴鴻過者。欲變弓撥之間。以三五則不知也。非奕與筭之不精也。心在

味孟子養其  
大体之言而  
事心之功不  
容少間也

學者披荆棘  
而尋大道庶  
不至于亡羊

笙鴻而奕敗。美撓也。夫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專與不專也。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于神。若心不在學而強為諷誦。雖入于耳而不諦于心。譬若聾者之歌。効人為之。雖出于口而不諧于聲矣。

人生精神命脈。元是俱足。但入聞仁義。出見紛華。東奔西驚。疲精竭神。而所魚所就。須是專心致志。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若大鵬之圖南。息以六月。而扶搖萬里。其孰能禦之。以寧靜可以致遠也。 鄒東郭

正路與斜徑不同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適斜徑者苦荆棘。

茅鹿門

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

主信與立行交致

夫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民無信不立。是行之必于信不可須臾明也。

又即天道之不言而信者以明人事之當然也。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言之行于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于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為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行舟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卉木不長。長羸之德廢。秋之得兩。兩不信則百谷不實。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候不信。

聞知與見知  
異于此可見

四時猶廢而况于人乎。故行先如言。信之符也。不言而信。信在言前。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蒞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為行。其德大矣。

知貴乎真

程子

有一田夫曾被虎傷。得全活。後有人談虎。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于衆。若虎能傷人。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其真。知須如田夫。乃是人于不善之不可為。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行美於順

七政之運去  
順而無逆  
道之行美于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為美。美于順也。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變。變而不生灾。

順而安于逆  
逆則乖氣致  
異而身且不  
脩矣况治平  
乎

逆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今使孟說引牛之尾。尾斷臄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繫以尋綯。披髮童子。騎而策之。趨于廣澤。何者。十步之行。非遠。下廣澤。披髮之童。非勇于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司馬贖天下之工。擊劍者也。令提劍鋒而掉劍觚。必自刎其指。而不能以割腐木。而况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鋒。則凡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也。其可得乎。

務學猶力穡

張子容

以力穡喻李  
意新氣暢轉  
換有法讀之  
令人心悅神

聖賢者良田也。仁義忠信者谷種也。經書者磁基也。物欲者稂莠螟蟲也。存養省察者灌溉之力也。美大聖神者秋。



矣

成之候也。吾子于此而耨之。必擇夫良田。毋舍已之田而  
芸人之田也。必慎布其谷種。毋以蕘稗之易熟者參之也。  
必利鉷基。毋徒待其時之至也。必勇決以去其稂莠螟蟲。  
毋留戀而弗舍也。必時加灌溉之力。毋怠惰自安不昏作  
勞也。必優游以俟秋成之候。毋握而助之長也。由是則苗  
而秀。秀而實。穰滿家而用之弗窮矣。由是貢于天庖。和羹  
惟需也。荐于郊廟。黍稷惟馨也。布于蒼生。天下可以無飢也。

造道若升堂

羅一峯

一峯先生所  
論有四海一  
家老安少怀  
氣象真經去  
之文也

矣。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人由之。以  
太極為棟梁。以陰陽為闔闢。以五行為往來。以六合為垣  
宇。以誠為闕。以敬為鑰。以禮為闔。以勇為衛。以知為先容。

愈竟精奇

入此門也。然後為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  
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  
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  
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  
為教也。其教之成也。根于心。粹于面。益于背。施于四體。而  
達于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教。長幼  
安其序。朋友安其信。男安其外。女安其內。士安于學。農安  
於家。商賈安于懋遷。工藝安于服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  
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炒壇杏。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  
躍上下。光風霽月。洒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

只就本題押  
揚伸縮文法  
匪有波瀾

澤洙泗正脈  
足為千古李  
奇斷案

影得效

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佛老之虛無寂滅為門。唐儒以詞賦為門。韓昌黎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廼伏于光範門外。識者羞之。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化。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墍其垣墉。元吳炒廬氏欲躡數子之蹤。將杖叩門而跛。雙生焉於戲。得其門者或寡矣。

喻文章

文以氣為主。乃不易之至論也。本之則無。而刻意悉力。搜

按風會日流  
聖季失傳天  
下背本絕末  
不知求道德  
以充其內汲  
汲乎徒以文  
章為事業是  
亦左矣

剗洗鍊務。歌炫巧逞。奇難矣。所告于子者。更以進焉。恬虛以澄其神。靜專以一其志。精明以致其思。廣覽以博其趣。範古以弘其體。宛轉以暢其勢。峻潔以壯其詞。沈著以確其語。時時游息以達其生。此皆所以充其氣也。而又勿雜于異物。勿奪於左見。勿惕于得喪。有承調之專。有貫珠之巧。有解牛之神。於是胸中文思。混浩流動。勃勃欲吐。角藝之場。鼓勇操銛而進。魚有司于其上。魚群士于其旁。魚呵嗥叱。咤于左右。矢口肆筆。滾口百千萬言。似不經意。而體製章法。句法自然。動中矩矚。其間鋒鏑光芒。望之可畏。究之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灑灑龍門。時時激

朱子云前輩  
文字有骨氣  
令人只是千

皮華上粉澤  
耳如舞牙鼓

發奇壯極。天下之偉觀。渾雅寓夫精良。險巖忽若夷坦。如

然其間男子  
婦人僧道雜  
色無所不有  
但只是假的

大行九折之坂。造父飛轡越之。猶行空然。又如公輸子聖  
於巧。而自不屑于雕蟲末技也。斯稱能言已乎。具眼主司  
必將擊節嘆賞。夫洞心駭目之觀也。已  
夫蹄涔之細波。非不雜然文也。孰與江海洪流滔滔者之  
莫禦。綺羅之剪綵。非不炫人目也。孰與千紅萬紫種種者  
之為春。知此可與論文矣。

身心門

凡三十七條

喻養心

心一也。寂然  
不動。為體感  
而遂通。為用  
自其出于形  
氣者而言。謂

君子之愛心也。如愛拱壁其事心也。如事神明其制心也。  
如制奔馳之馬而王良造父為之端其御。綏也其克心也。  
如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而求必勝之也。其心之御乎。

之人心自其  
然于義理者  
而言謂之道  
心人心易私  
而難公道心  
難明而易昧  
惟能精以察  
之一以于之  
使道心常為  
之主而人心  
听命焉方為  
善事其心

氣也。如有能之將。旗幟精明。軍律嚴肅。號令一麾而三軍  
之上皆為之奔走也。其心之不逐于耳目而從之也。如育  
者之於色。聾者之於聲。馬行水而舟行陸也。其充于心之  
用。而放之乎六合。塞之乎天地。大之而以位以育。極之而  
以參以贊也。如蛟龍之騰深淵。神馬之御八極。日月之懸  
于中天。而照臨萬國也。蓋至是則加之。以君相而不難。予  
之以鐘鼎而不驕。迫之以患難而不挫。困之以貧賤而不  
憂。其用之裕如矣也。蓋至是則俯仰于兩間。而無愧質之  
鬼神。而無疑。周公孔子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不作。  
其德之成。如也。蓋至是則天下不能擅其大。日月不能  
擅其明。山岳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擅其深。其道之弘如

非濠于心。予  
者不能為此  
種之義論

譬喻何特明  
切欲人反求  
其理于心也

此也。而肯心之從為之也。心之用大矣。我衆人不知其所以為大。而惟役于物。是故艷冶靡蔓之於目。則頤視之矣。繁聲巧調之于耳。則頤聽之矣。堅肥軟美之於身。則頤造之矣。一心之微。不能自制。而其處于小人之歸。謂之何哉。千金之子。棄其室廬。喪其資業。而逸逐于羈旅之鄉。若將飢渴以斃。不知反而之家。其富固自若也。故夫舍心不事。而 he 有所求者。皆以千金之子之類也。嗚呼。其亦弗思焉耳矣。

喻收心

羅彥冲

人心不定如  
翻車流轉動  
惟無頃更停  
所成乃常善

善牧畜者。謹轡勒于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于未犯之時。善收心者。弭思慮于未萌之時。故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于言。言端不能弭。必見于動。動端不能弭。必流于過。過浚于動。動浚于言。言浚于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迥。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浚。其制難。稔滔滔于潤土。威赫于隄薪。以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故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

收心時時  
省察約束之  
使入腔于理  
來

孟子言出入  
無時莫知其  
鄉無非欲人  
求放心意

以以鑑衡譬  
心之虛故能  
隨感而應

喻虛心

賈誼

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虛而居。無執不滅。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王者正居南面。正而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

虛之接物也。

喻成心

子華子

撞鈞石之鐘。六樂奏于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于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味者。則不知也。其成心之難忘。如以。

喻仁心

呂懷

元亨利貞。仁之根也。仁義禮智。仁之幹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之枝也。萬事萬物之緒。仁之葉也。由根而幹而枝。而葉。徹上徹下。皆一氣之貫。生息不息之道也。

懷者感憐人之苗。溺愛者悲斜谷之鈴。于此同意。

仁心如谷種。培之則道業日生。

喻心之齋

顏子曰。不飲酒。不茹葷。可以為齋乎。夫子曰。以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必一其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回曰。回之未聞其言。實自回也。既得所聞。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之矣。

喻心之體

薛文清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于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于外。而吾心之本體自若。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撓絨。人不以熱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俱讀書錄。

虛則心廓。然大公無我。同之善學于。取可見。

所以心恐外物。有與我相。符合者。故不。便之入。則物。不能引之矣。

良心無時而。不存于外。可。

原示

原示

原示

喻人同心

薛文清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喻心失職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巾為兔。藥石為馬。而人不疑。綺言巧笑。塗臉画眉。而人不知。惟心之虛靜者。物不能欺。

心脈心數

敖器善察脈。嘗言心脈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羅大經曰。小心翼。細也。遜志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

程子言人生四百四病其源在心羅氏意本諸此

心為形役則不得其我

巨卿之言任理而不任啟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個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筭亘古今不差毫髮。豈不優于子之筭乎。

心冠心冠

呂子

呂氏言思慮多不能驅除如破屋禦寇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虛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也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于城郭。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遊宴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隣之中有戎狄焉。藏于杳然冥然之間。而發于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苟能真見無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

以爲善言心最親切常使天君泰然百練之令始得

曲禮三千。猶恐其簡也。况敢厭惡其煩與拘耶。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日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便去坐在吏部。要調軍。便去坐在兵部。如矣。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矣。

喻性猶水

子華子

此言性之不善由于習所染也。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得性之也。性定。

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汙穢。由其方圓曲折。湛于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于所受。而色易矣。碎勺淙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洄洑激客。湛于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醎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

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

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喻性如珠

性固難言。現情之善。可以見性之善。如見影知形之意。

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譬之珠焉。墜於澄淵。上智是也。墜于濁水。凡度是也。墜于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

喻盡性

天地以其心普万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万事。而

性猶山也。自聖人至于庶人。登山者。也。或蹈其平。或止其下。而其強力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陟焉。而窮其高。降焉。

惟聖人能  
其性則人  
物之性而  
天地參矣

而壺其溪。盡一山之視而無不至之處。故魚不至者。聖人

也。或錫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

見而為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

有其性。魚其養。終不能遵道。彼繭之性為絲。非得工女。抽

其統緒。則不能成。卵之化為鷄。非得慈雌。覆伏日久。則不

能化。人之性仁義。非有聖王為之法度。則不能使向方。

喻害性

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撓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

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

喻慎默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

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受病于人所不見。則其病必發

於人之所見矣。是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

無得罪于衆。必先無得罪于獨。

喻沽名

人有終身而為庶者。能辭萬鍾于朝廷。而不能不拾一金

于無人之地。人有終身而為禮者。能整衣冠于廣衆。而不

能不惰其容于暗室之間。

喻履險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病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

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于洲渚之間。平瀾淺灘。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

以即操舟未  
得其術而易  
視其水乎羅  
沉溺之患以

羅子

中庸言戒慎  
字其所不睹

恐慎乎其所  
不聞即幽獨  
工夫

違道下譽君  
子不屑也

文原小示每

四九



為輕舉妄動者之戒

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沼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太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逐澎湃。奔鯨駭虬。乃徬徨四顧。膽落神泣。墜槳失枕。身膏魚腹。為壺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

亦防患于未然意

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宴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咲語。未必非開弓下石者也。

慎隱微

劉子

遽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于石室。

此皆古人慎微之學

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于垆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

召禍福

劉子

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里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襟。得以浚怨而不為讐也。魯酒薄而邾郚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邠孫以鬪雞亡身。齊侯以咲嬪破國。皆以輕過細怨。妄樹禍端。以酒食戲咲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

喻慎言

韓退之

火洩于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于道。可燔可炙。可銘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于源。而為用

水火之功大而不善用。反受其殃。言之用大而不能

歷覆古人禍福之由。皆其自取。以見不可不慎也

慎者反召其禍

胡氏曰先道

而後言故無

不信之言先

義而後行故

無不果之行

言行君子之

樞也樞机

之發榮辱之

主也故不可

不慎

且遠能不遠于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

導而不防反為患矣口起于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遠于道

可化可令可誥可訓以推于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

惡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

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消消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

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

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

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

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

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

失文則有晦能之變地失文則有崩竭之災人失文則有

賊身之禍蓋口者閑也舌者鑰也出言不善駟不及也口

者射也言者矢也言不中節反自傷也舌者虛也言者風

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惧臨發而憂

如溺炎火如履春冰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

喻語默

鄰人有雞夜鳴者有旦而不鳴者惡其不祥皆烹之吾問

於楊子楊子曰夫雞鳴能為不祥下人歟其自為不祥而

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

喻放言之失最為切當可置于座隅與白圭之詩同顧誕也

書曰惟口出好與戎詩曰無易由言子與同義

為不祥而取烹于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之以司晨也。孰泛而烹之乎？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喻時然後言

筆峰子曰：多動者不可與慮，多言者不可與謀。趙孟成伯晉之圖，絳侯定安劉之策，其默有成能矣。然臯陶謨虞，阿衡訓甲，倚以詞命，修鄰茂以善言，德政是言，固不可以或已也。嵇碎秋吟，時有必至，朝陽鳴鳳，世所樂聞，亦將默默而已。哉！戴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神龍之蟄，以全神也。君子之默，以居貞也；含章遵晦，以沃明也。時語而語，不謂之躁；時默而默，不為之隱。王子其進于是乎？

人之言動不可苟也。惟念重時終慮善以動而後可。

有大游養者必有大設施亦淵泉時出之義

筆峰子曰：夫楚莊之會，何取于仁言？陽城之諫，僅存于直道。積水不厚，無以負舟；積德不弘，無以發外。淵泉有時，措之宜擬，謙成變化之道。

喻樂極生悲

墨子

淫聲邪樂，攻心之蠹也。綵色玩好，伐性之斤也。肥甘悅口，腐腸之毒也。芳馨盈鼻，薰喉之藥也。舉駟逸身，喪志之由也。

君子當以理制欲

孟子曰：充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正此意

萬人鬻弓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身，身能無傷乎？故蔓衍于荒淫之波，留連于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寡矣。是以聖人貴身而忘賤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厚利，不能傾。

言之非難行  
惟艱故居  
子慎言而敏  
行也

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陰而衆鳥  
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  
慎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  
成德。聖心循焉。

喻處困

劉子

天降大任于  
人必先苦勞  
困培以成其  
才自古然也

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  
而能摧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其思  
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蕪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  
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為親友所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  
不有堂下之恥。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

聽音標風之  
紫 獲守伐  
慢也 聽音  
語嚴之有聲  
者

復魏之心。寧越激而脩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  
終建西域之績。數子皆因困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  
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涉之途也。從高趣下。駑馬  
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颺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為貴。以難  
而昇。所以為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  
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喻養氣

程子曰君子  
莫大乎養氣  
莫先下正志  
志既正則無  
所害怒無所  
取于去就猶  
是生死猶是  
夫是之謂不

喬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  
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  
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  
以遠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保生靈。躋福壽。

動心

養生莫善于  
寡慾斯為確  
論

余嘗入華山谷中見老松古栢數十章高者千尋大者十圍問之山人則乃處幽生邃樵斧不及以故率性任長隆隆龐龐也嗟乎變詐者伐生之斧也伎害者滅性之波也陰詭者促歸之崇也嗜慾者燬命之火也

喻弭謗

王陽明

見大則心泰  
心泰則下毀  
是是非之來  
處之溘然魚  
所動其中也

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辯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揜其實故有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必辯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蔽日何損於明又曰禦寒莫如

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喻感應

二鳥之有祝  
心不同如矣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于庭親于人而常畏之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于戶親于人而不畏人不撓之彼行促促以行祥々彼鳴啾々以鳴鏘々彼視矍々以視汪々彼心感々以心堂々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患

水火交濟

耕野子

此卓然見理  
之言有裨于  
養心之學非  
徒膾炙人口  
已也

忿不能懲則火炎上慾不能窒則水潤下是謂水火不交能懲忿則火不上炎能窒慾則水不下流是謂水火既濟故曰吉凶悔吝存乎動蓋思者心之動也思火則熱思水

真詮云不思善不思惡念頭不起處恁時是本來面目

借冷熱照出字眼絕奇

以体用立柱發揮何非精

則寒思酸則涎思臭則吐悲則兩淚辛則兩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有所棲心失其虛神離其居甚矣思之不可不謹也譚氏曰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聲音故聰全舌不留其苦故味全君子養其聰晦其明而忘其味節悲辛戒憤怒以和其性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心為珠玉之房

夫冷者天地之義氣也人心之靈象肅之則冰愆焚之則火目炎乎色耳炎乎聲四肢然乎安佚顛冥欲海隳爛名塗皆內熱之所致也于是沃以泗源之水清以程門之雪使百慮灰冷萬境俱寂湛然水壺皓然秋月此冷之體也暑路炎荒霜飛雪積玄厓陰壑虎伏蛇藏海立河凝山摧

一唱而三嘆也

岳仆見者瞻粟聞者毛豎憂者喜病者愈仆者起怨咨者謳吟此冷之用也雖然無冬不成春無貞不生元安知可畏者不為可愛乎勞尊勞滿素履無咎又安知熱者不如冷乎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此吾粹之所以為冷也乃歌曰衆慾熾如冷斯寂矣萬民焚如冷斯濯矣百官冷大化行天下樂矣

剛柔異用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以之謂也

常樞有疾老子問之張舌示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曰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樞曰下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樞曰嘻是已吾何以語子哉

聖修極矣君  
子修之古焉

夫道也者心也。心也者性也。賦于人謂之性。主于身謂之心。莹然其無疵。粹然其無雜。天下之至潔者也。聖人之心。光明洞徹。無纖毫私意。污穢乎至潔之體。聖人而下。堂者未免於疵。粹者未免于雜。矣。是故君子有學焉。所以去汙而全潔者也。

清静養神

主静所以制  
動無欲者所  
以全乎静也  
清静不可著  
一物。慎常如  
明鑑止水然

形者生之氣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實也。故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于外。神恬心清。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于昧。全

而照于莹。鑑者以莹能明也。不鑑于流波。而鑑于止水者。以静能清也。

嗜慾攻心

劉子

劉子之論洪  
得聖賢治心  
之旨字句  
句皆有實際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攻者慾也。情慾之害性。猶煙波之於水。火也。煙生于火。而煙鬱。火水出于水。而水過。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耳目之于聲色。鼻口之于芳味。肌體之于安適。其情一也。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于處之異也。譬猶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納魚于温湯之中。而棲鳥于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色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智者理情以

即養魚鳥者  
之愚以伏養  
慾之成其生  
也

以螫指嗜膚  
之外疾較之  
攻心之內患  
其輕重不侔  
矣

遺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  
麗之華。不以汨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于止足之泉。立  
于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天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  
蚤嗜膚。則通宵不寐。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出入則避。蜂  
蠆入室。則驅蚊蚤何者。以其害于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  
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于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  
于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于丘山。而莫知避。是棄輕  
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

喻存理遏欲

人能隨處休  
天理遏除  
人欲則以心

天理之中。如明鏡然。全體莹徹。無纖毫染著。一有偏倚。便  
染著在好色好利好名上。譬之病癰之人。雖有時不發。

常惺不昧  
中道可致聖  
賢可學矣

以稻梁喻仁  
義醜毒比利  
慾何等切當

而病根未除。不得謂之無疾矣。須是將平日好色名利等  
項私心。一應掃除。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  
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為立天下之大本。  
子知稻梁之美也。則必食之乎。曰然。醜毒之害也。則必避  
之乎。曰然。曰若是可謂能致其知矣。子亦知仁義之為稻  
梁。利慾之為醜毒矣乎。曰知之。夫知稻梁而朝夕食之者。  
是自厚其生者也。知醜毒而不之避。又從而食之者。是自  
戕其生者也。子其擇之而已。

喻移性累心

淮南子

學者道有真  
知定見方能  
不惑

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氏見練絲而  
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耳目手足以形用也。心以神用也。人能任形用者之自然而神用者及不知求其自然之任為惑也。

夫鳥飛于空。魚游于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視聽持行之際。應稅自氓。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夕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耳目手足。則任其自然而視聽持行焉。至于心。則不任其自然而為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 觀物無我

善觀物者忘其物。善事心者忘其心。其物善事心者忘其我物。

夫所謂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觀之以理也。鑑也者。不隱萬物之形。水也者。能平萬物之形。心也者。能

我乃忘道其幾矣。

一萬物之情。所以然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而以物觀物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

### 人物門

凡二十七條

### 喻聖容聖心

譚子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

朱子曰。聖賢之心。如明鏡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

者而已矣。固不能撥其背而還照之也。

喻顏子真樂

揚子

君子以道充為貴所樂者樂其道也

真金勁炒松栢喻顏子最當

本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說來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揚子曰：紆朱懷金之樂，其樂也外。不如顏子之樂，其樂也內。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矍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夫一簞食，非有膏粱之味也。一瓢飲，非有芳醴之美也。在陋巷，非有華屋之居也。猶不改其樂，其諸烈火中，真金歟？疾風中，勁炒歟？雪霜交下，而松栢獨有和氣歟？

人之一心，自有天下之至樂。與生俱生，初未嘗倚于富貴利達之中。入性反身而誠，則仰不愧，俯不怍，無入而不自得。馬齊富貴于夢寐，寄榮辱于觸角，寄一身于富貴榮辱

之場，一逆旅也。超一心于富貴榮辱之外，一虛舟也。外物何有于我哉？

聖人處變不失其常

夫人之難必者天所可必者理

明德之聲何當芝蘭

夫子厄于陳蔡，絕糧七日。子路愠，見曰：夫子積德行義，奚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死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閔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于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

多難興邦  
憂啓聖信  
不恆也

事有適然之  
變而聖心有  
不變之常于  
此可見

蓋聖人之大  
勇又非漁父  
微夫比者  
言時命使然  
非人力能與  
亦惟至易以  
伏之耳

聖人之道大  
莫容帶不暇  
援于此可見

生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魯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當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焉子曰賜也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必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君子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麟鳳自喻

夫子自衛將入晉趙簡子殺三大夫臨河而返歎曰丘聞之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况于人乎遂還息于郟作繁琴以哀之

俞曾子曰省

揚誠齋

齊人祭下察之

匹夫有璧而藏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乃假丐於隣。自以為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于貧。既貧而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在也。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有璧而日察之。察之而日憶者也。

喻弘毅

昔者楚人有慕鳥獲之力。欲負千鈞。適秦者。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強而趨焉。不十步而絕筋。折脛以死。今學者無聖人力。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

即楚人之下  
掌力而斃見  
為仁者之必  
求其也

又引曾子之  
言以明之

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曾子曰。士不何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其力弘然後處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况吾仁又非若楚之去秦也哉。

喻閔子不仕

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祭。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波而不偵。觸蛟蜃而不讐。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測。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遠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

以巨舟涉海  
喻聖季之可  
弘濟乎艱難  
以江河舟楫  
比諸子之故  
遠恐泥也

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損則頽為夫子而未能。下頽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

### 喻孟子運舟

余隱之辯曰。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愚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揚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相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足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

六經王道均不可廢余氏之見亦左矣

運舟之譬手道必待其人而後行同意

### 喻君子慎動

古之君子其持已也。譬之持壁焉。全則壁不全。則瓦矣。其戒愆也。譬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其忍性也。譬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之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慎之也。

宗方城

處靜者如捧盃。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懼其靜也。

### 喻慎所與

樵談

與邪佞居。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污。與端方人處。如炭入薰爐。雖化為灰。其香不滅。

以雪炭譬邪正最切當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

習俗之移人不可不慎所與也

君子之立身行已自有法度

必欲  
必亦理勢之

喻人有勇怯

今夫大勃然發于一莛之初。而倏然熾于不可禦之勢。以其勇非不烈也。然勢方盛而兩驟至。則一息之間。至于滅息。何則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  
十年空言而報仇。遇仇而不敢動。終日礪刃以刺虎。見虎而又怯走。此不足為勇也。

喻人恃才德

方孝孺

天下之禍。常起于人。所恃而出于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才。恃之所在。禍之所伏也。匹夫持挺而立于貧賤之前。貧賤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

以喻才德之  
不足恃而虛  
以受人卑以  
自救者之為  
得也

勇如貧賤而  
欲以匹夫勝  
之多見其不  
知量也

有謙虛之度  
者而智力皆  
為之効用矣

喻人分量不同

呂子

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也。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嘗歉然。誇詞不出于口。德色不形于面。以旁求于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為之竭力。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虛。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

言人之分量  
有大小不同  
士者慎以處  
大自期而不  
可以近小自  
隘也

有盈盃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兩暴而沿溢。酒暴而危翻。沼之所受。有常限。危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喻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可得矣。我不為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危。何憂乎千

釀之醴。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

坎即海之無所不容見蓋小者之不能大受也

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踰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斯二者。以其為地高。為量狹也。不觀之海乎。爍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魚鱉。鱗介巨細。並育其中。而不以為功。蓋其為地卑。其為量廣。豈若岡之高。為易洩。甕盎之狹。為易盈哉。

譬之釣者。雖有籖竿。纖綸。芒鈞。芳餌。而增以詹何之妙。亦不能與冒暑爭多。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而加以蒲苴之巧。亦不能與尉羅爭獲。何者。術小故也。是以長者

之懷。則汪洋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繁細。

### 喻人苦不自知

臧紇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噫。千百世而下。孰有許之者乎。夫數子不自知。而人知之。人知數子。而又不自知。可慨也已。明堂寢室。梓匠之能為也。而自處及魚廬。乘馬玉輅。輪輿之能為也。而自出及魚車。何者。工于埋人。而拙于自理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己則難也。是故自知者。莫先于知人。而知人者。莫貴于自知。

### 喻史筆可畏

以言人之自視過高不能及現內省也

史有五志。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道。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則書文。謀專對之詞。則書才力。殊絕者。則書。

物莫壽于金石。言于千載之上。而傳于千載之下者。皆托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托者。未必真可恃也。一得其托。不銷不泐。視古今猶旦暮者。果何物乎。曰。君子之論是已。夫見辱于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于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口誅筆伐于華門圭竇之間。而老奸巨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

### 聖人棄智全真

聖人無我得正己之盡存誠。誠以應物之感。與明鑑止水何異。

魚不畏網而畏鷄。復仇者不怨鎔。鉚而怨其人。網魚心而鳥有情。劍魚情而人有心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醜狀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慚者。

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太公以接物而俗。莫能為之累矣。

### 君子藏用需時

龍川子

吳與孟子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自為。同重。

才用而不已。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已。則有遺智。故善用才智者。如月解牛。當用則時而出之。既用則收弓而藏之。苟用之不已。其不缺且折者。幾希。  
技音滔。弓衣也。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炫于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 蚊喻利口

陸引利口之。害那家以為。

蚊之利口。刺人之身。人之利口。刺人之心。刺人之心者。為禍深。不韋利口。以呂易羸。王莽利口。



後之君人者

慕漢為新蘓秦利口。六國攻秦。斯高利口。扶蘇蒙塵。王衍

利口。江左以傾朱异利口。梁亡臺城。林甫利口。敗壞唐兵。

世基利口。隋煬瀆經。成大利口。誠偽不分。惠卿利口。害及

雞豚。以非為是。以假亂真。覆人之國。戕人之精。以皆摩牙

肆毒。食虎吞鯨。其視紋子之為人害。果孰重而孰輕。先生

何不於彼而致察。而惟于我而生嗔。且子之行藏。有合先

民。入以昏晦。出以天明。夏秋見世。春冬潛形。其與醯鷄不

見天日。總結不知春秋者。不亦大相徑庭也耶。

鐘喻保身

高穎湖

唐天寶間。大林寺蓄巨鐘一口。紋細而篆古。光澤如漆。沿

歷數千季。人甚奇之。以為弘聲必振海宇矣。及小叩之。則

古色得款身  
退藏之道者

不鳴。大叩之亦不應。當時嗤為啞鐘。棄之散地。愚感而嘆

曰。嗟夫。未有鐘而不鳴。亦未有叩而不應者也。茲鐘其何

獨邃於韜晦如矣。豈太白若素。至音無聲耶。余聞唐武宗

時。大翦佛教。毀撤祠宇。而鐘獨得以保全。幸矣。彼其于世

方且。竦竦然也。又安敢復鳴。乃其所以為真鳴也。其不應

乃其所以為神應也。是以保身全軀。而得投閒于散地。亦

可謂善藏其用矣。故范蠡泛湖。張良辟穀。彼亦有見於屈

原。以才鳴而殞身。韓信以功鳴而見戮。是皆不能韜晦而

履其咎者。仗馬之不鳴。豈亦聞鐘而悟歟。亦或別有所見

耶。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竹為君子

王陽明

太白至音直  
鳴神應等句  
有巧思

結句尤有  
唱三嘆之旨

以竹喻君子  
字字句句典  
實不浮雅淡  
有味如鼎珍  
其蕩自然體  
又人口

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  
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仁。遇  
伏而隱。兩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  
珊珊。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獨立。  
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側。有君  
子之容。

夫子之居是亭也。莊敢以直內。靜虛而若通。非君子之德  
乎。臨變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于朝。  
今也行于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不拘。非君子之時  
乎。其交翼之。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  
之容乎。

鳳比善人

羅一峯

細辨一峯先  
生之文若吟  
鳳吹于雲間  
觀聽休下盤  
方悅耳奪目  
莫不稱奇真  
也

以一鳳字此  
方古今人物  
尤為確論

鳳聖德也。揭仁而挾禮。負義而入信。履文而繫武。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亂若鳳。在治若鳳。鳳為聖  
人出也。是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  
梧桐也。皋夔稷契。呂召畢毛。高崗之鳳凰也。鳳以致鳳。鳳  
之至也。宜哉。自周以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顏  
子。孟子鳳而賢。或老于曲肱。或困于陋巷。或率于游說。哉  
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漢氏而下。時君之慕鳳于其名。而  
不于其實。或以鷓鴣雀為鳳。或以野鳥為鸞。鳳卒不可見也。  
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鳳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  
者。雄欲鳳。漢而棲于新室。通欲鳳。隋而像于隋文。君子若

鳳謂隱見之得宜也。雞非鳳也，猶知曉晦之候，鳳德固若是乎？大江之西，群鳳之郊，藪也。濂溪之周氏，廬之吳氏，象山之陸氏，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忠宣洪氏，信國文氏，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則人心不死，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鳳鳴而衆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候其以德為首，以仁為心，以信為負，以禮為履，以武為繫，引吭振羽而一鳴焉，則群鳳隨之。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于卷阿也。

結語尤有味

鳳凰振翮于雲霄之上，則樊籠之斥鷃，羈縲之鷦鷯，亦為竦翼而張翅焉。情也。傳曰：聖賢之樂善也，如貪其振滯也。如轉圜。

喻聖人能全其天

莊子

醉者之天全  
于酒而不懼  
聖人之天純  
于理而不滯

至音邪

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聖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

喻君子能樂乎天

李蕭遠

君子之道與  
時偕行故法  
樂

君子之樂天，知命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志不可奪。譬之於水，通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馬升之于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于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命者，令也。猶之四序寒暑，數既逮而弗可移也。數者，時也。

天下有不齊  
之遇君子有  
不變之操于  
以可見

行乎命者也。故洛陽才而斥廣川賢而逐命。斥命逐即才  
賢矣。論竇廣國命竟封侯。英布命當王爵。謂天定也。鳴鴉  
惡喉而冲霄。鸞鳳德輝而棲枳。寸苗秀于高山。喬松伏于  
深谷。所值殊也。雀或變蛤。雉或成蜃。以造物神微而詎測  
哉。夫物殊而所受于天者一也。是故君子行法以俟命。委  
心以順時。 王維楨

喻大材晚成

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蟲之飛能至千里。麒麟須獻乃至闕  
下。然而蝗蟲為灾。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  
兩足安能自達。故曰燕飛輕于鳳凰。兔走疾于麒麟。蛙躍  
躁于靈龜。騰蛇便于神龍。呂望之賢。白首乃顯。百里奚之

以麟鳳龜龍  
之難致喻賢  
才之難進也

智黃髮相秦。皆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福暴疾。其  
進銳者其退速。

喻迹異道同

蘭菊異稟。各有清芬。松竹異根。均有堅操。伏羲之恬澹。文  
武之勤勞。不害其為同。是故夏忠商質。不同而同于致治。  
夷清惠和不同。而同于勵俗也。

與治同道罔  
不與亦此意

聖賢心一道  
同而去就辭  
受非所論也

禹顏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而異也。孔  
子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餽  
異辭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自為水火矣。君子亦何尤好  
同而惡異乎。

惟天下之不一。足以為天下之至一。是故蕭規曹矩之不

蕭曹兩規行  
政不同而立

功報主之心  
同也

同。而同于成功。不覺魏嚴之不同。而同于輔政。何者。其迹則醜酸。而其心則印契也。蓋不必于同。然後其同也。公若有意於同。則其同為小人矣。

### 喻至人忘機

韓有善奕者。以奕說徵君。徵君曰。夫奕以机勝。吾不能機。何奕之為。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于奕乎。曰。何為其然也。曰。奕之机。虛實而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机也。圓而神。詭而變。故善奕者。能出其机。而不散。能藏其机。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雖然。此特奕之道耳。若機之流于衆。效也。羲皇得之。而画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穡。軒轅得之。而

以借奕喻机  
知奕之机則  
知易之机矣  
謀士以術數  
為机辨士以  
縱橫為机之  
謂也

歷叙古之聖  
賢不能無机  
在人之善用  
也

莫其兵勲。華得之。而禪其器。夏禹得之。而平其水。殷湯得之。而解其網。周武得之。而遏其劉。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抱甕者。惡桔槔之机。而不用。然惡知抱甕之為机乎。由此觀之。天地萬物。皆机也。机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源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為机。而運諸侯于掌上。鎔兆民於軌物。經之綸之。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氣至風行。而解馭于萬竅。其機也如是。奕何有哉。

### 點鐵成金

朱晦翁

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彖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于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

朱夫子學究  
天人際達王

伯之辨方能  
言及到矣

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于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高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盡，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殘礦中撥取零星金不亦悞乎。

出處門

凡十九條

諭出處

孟子之與衛  
鞅其人品要  
泥矣王道之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孟子論帝王之道于諸侯，不用其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

與伯功其李  
術則水炭矣  
殆不可同日  
論也又何勞  
達之足云

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易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孟子大達遠盜，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舍正路而趨盜竊者也。

君子之居世  
也勞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

君子當平時為霧中之豹，為淵中之龍，如酣寢而不聞，非揚也。君子當亂世為決川之禹，為救火之僑，雖焚溺而不避，非墨也。當其可而已。

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用舍  
惟其時而已

時乎與我則堯，階舜陞吾將佩玉鳴珂也。時乎不與則傅巖涓水，吾將抱璞懷珍也。

朝釋耒耜，暮秉鈞衡，則前日莘野一犁之荒涼，今轉而為後后之春矣。夕離版築，旦調鼎鼐，則前日傳巖萬杵之冷漠，今反而為歲旱之霖矣。

喻富貴

君子以身安為富道充為貴而于不羨之富貴直犹浮雲之過太虛耳何容心哉

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自以為為得登山而視之此與螻蛄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為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生乎禮義之山而下視勢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勢利之途猶萬仞之淵深則沒淺則出君子即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深求之可乎

喻養晦

蘓子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坎之謂也

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于寶者得之操舟于河舟之順逆與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見之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受陽則陽者畢赴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

君子藏器以待時不為齒玉以求售

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荆石隋侯之珠藏于蛤蚌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于潢汚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而合風雲超荒忽而蹶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晦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班固

古人抱道自重泥塗軒冕

垂雲之翼戢影長林追風之駿蚤逸外廐古之至人懷瑰

此北然也

琦之行。脫肝膽。捐耳目。浮游無方之外。而不以軒冕淄其身。彼固有所樂之也。

曾省吾

### 喻士行寡合

士行之寡合  
酒陽春之寡  
和也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乃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際。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

以鳳鳥鯢魚  
喻士者之志  
行自不同于  
凡民也

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嘻。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俗之民又安知臣之為哉。

### 喻天下無棄材

韓子

此見先生不  
忍棄天下之  
才而大以成  
大小以成小  
無求備焉

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以羈的觸者。可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與虎豹併殺。而同驅。則天下無牛馬。將何以服乘耶。

### 喻高尚

即魚之膏餌  
而喪生喻士  
之干祿而折  
節

黃徵君見郭泰。問之曰。子何為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為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



魚得其餌。而甫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為士者。皆得餌之魚乎。泰咲曰。予其縱之矣。

### 高隱

楊誠齋

功名炒芥。富貴浮雲。蔬食飲水。有方丈之不如。採薇茹芝。有五鼎之不易。足不跡公卿之門。而道高。名不譽大夫之口。而望重。

胸次洒落。如風擣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冰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春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

灞橋吟哦之色。

絕俗之標。如光風霽月。瑞世之望。如景星慶雲。

清曠高遠。望之則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矧然如瓊

此隱居求志不入塵網者

以流勇退中人

士人高尚之志。描寫殆盡

田之鶴。阿閣之鳳凰也。蕭然如御風騎氣。飲沆瀣而遊汗漫也。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弁冕端綏。秉珪佩玉。坐于廟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生焉。近而視之。澹乎若岩壑幽人。被薜荔帶女蘿。餐菊為糧。纫蘭為佩。呼吸日月。摩挲雲烟。使人一見而塵心息焉。

### 喻士在先容

鄒陽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魚因而至前也。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魚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屋之士。身在貧賤。雖抱堯舜之術。

士雖懷才抱德。不能自致。于君則汲引之功。不可以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志。欲盡忠輔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則人主必襲按劍利矚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喻善於所託

此見君子貴  
慎所依若比  
之匪人不亦  
傷乎歷現豈  
惟根或之徒  
可鑒矣

夫蚤蚤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若攀大鵬之翼。則可以翔四海。霜鴻托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托春霧。以成凌霄之遊。鼯鼠附蚤蚤。以攀追日之步。薜蘿繫青松。以茂穿雲之葉。物嘗伸于有所託也。而况于人乎。是故善托者亦善成。不善成者必不善托。有鳥而巢于葭葦之顛。天候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其所托者不善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燼。其所托者善也。噫。邕之于卓。雄之于莽。穆之于冀。或之

安以沉羽浮  
石附焉篤載  
為喻見君子  
不可依附非  
人也

於瞞。非魚托也。不旋踵而敗焉。即稷蜂社鼠竊笑之矣。綴羽於金鐵。置之江湖。則陷溺于沙泥。非羽質重而性沉。所托沉也。載石于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托浮也。搏牛之蝱。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托迅也。騷季之走。追越奔先。若駕疲羸。則日不盡舍。非其脛遲。所托蹇也。由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矣。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所與也。

許由籍光

莊子

許由以鷓鴣  
儼鼠自喻則  
一身之外無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

遺累矣其視  
天下猶故徒  
者乎

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目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  
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于  
長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  
庖尸視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夷齊屏跡

妙明子

夷齊之清風  
足以蕪頑起  
懦至今頌之  
不衰

雷霆之聲無欲聞人之耳而耳自聞管籥之音無欲悅人  
之心而心自悅故夷齊匿跡于首陽不欲德稱于人而人  
自稱其德巢許韜光于箕岫豈為道揚于世而妄自揚其道  
接輿過門

莊子

哀鳳之喻知  
天子之聖而

未諒夫子之  
心者故其言  
如此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  
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始乎畫地而  
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  
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子釣濮

曳尾自喻莊  
子忘世之心  
不復說也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  
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也莊子曰往矣

吾將曳尾於塗中

鮑焦棄蔬

韓嬰

焦之棄蔬而  
立稿于洛水  
之上與申徒  
狄投河意同  
均非聖賢中  
正之道也惜  
哉  
音音本妙器  
也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于道子貢曰吾子何以  
至于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  
至于此也吾聞之虫不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  
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爽行毀廉然且弗  
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去者不生其利  
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  
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  
立稿于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庶夫糾哉

列子辭粟

莊子

子陽之遺粟  
列子辭而不  
受自似于傷  
廉知其所以  
對妻之言現  
之則有早見  
之皆非有道  
之上不能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  
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  
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  
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我也又且以人之心此吾所以不受也其率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

汾亭鼓琴

文中子

莊子鼓琴于  
汾亭而釣者  
之知音其亦

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  
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

文淵宗海  
出處門卷三  
避地而隱者  
乎何其天之  
相與也

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  
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  
而操變矣。子遽舍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  
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

大澤中雉

韓嬰

戴晉生之見  
梁王也其欲  
仕耶不欲仕  
耶如其仕也  
則就之其不  
仕也當遠引  
而去矣又何  
見為蓋亦欺  
世盜名者矣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  
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畱，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曰：  
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  
步一噉，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于日月，奮翼爭鳴，聲響  
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  
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

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  
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今見其不好士，明矣。  
請辭。

曾子辭邑

曾子敝衣耕于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  
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  
豈能勿畏乎？

索襲避世

索襲不應舉。太守陰澹造其廬，曰：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  
衆人之所棄，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  
外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精選舉業切要諸子粹言分類評林文源宗海卷之四

人事門

九二十四條

喻待人以恕

荆山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於千載。騰價於王侯者。以小疵不足以累其大美也。今忘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也。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惡。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

喻強人所難

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受。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

聖人待物之  
洪與善之公  
胥見矣

君子不強人  
以其所不堪

原宗海

身

卷之四

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責人以其所不能

不仰授童子以鳥獲之任。而不知其力之所不勝。督盲夫以公輸之巧。而不察其明之所不逮。割以鉛刀而欲其利。渡以膠舟而欲其濟。吾知其不可得矣。

喻當局而迷

呂子

日有常度人心之憂逸自修短之也

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都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脩。有所在而短者。中不平也。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先自投于水。豈不好生而惡死哉。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

醉者神昏視其大而以為細怯者氣奪疑其似而以為真亦必然之理也

醉者晚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闌也。涉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何者酒。渾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何者懼奪其氣也。

偏音明俯躬也雙音必

著龜者。心之影也。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自發。見耳。偃者曲而蹙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喻臨事酌宜

楊氏

守其經者不可與奪權

蓋善養身者。元氣固在所先。而手足在所後也。有為蛇虺螫其髀。癰疽潰其脇者。醫將先治其元氣之弱乎。將先治其手足之疾乎。彼庸醫者。拘於先後之說。不恤其外患之急。而必曰將治元氣。幾何不至于斃矣乎。

習其常者不足。以語友

讀父書者。不足與言兵。祖斷案者。不足與言律。喜蹈襲者。不足與論文。不知變者。以之善奕碁者。必不求經。精鼓琴者。必不視譜。工求馬者。必不按圖。故知變者以之。

事有緩急

程子



事無常形應  
之者貴審其  
勢之緩急

結纓整冠之態。勿以施之于隼頭爛額之時。繩趨尺步之規。勿以用之於救死扶傷之日。

火將逼而投于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于谷。知必不可。或觀其生。

害有大小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噫。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之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毆辱。以斬關而槩穿窬。餘事也。以殺人而槩毆辱。微罪也。

過懲廢事

耕野子

蘓子

此段諸世故  
之言見過懲  
者之不可也

天下之事。不必過有所懲也。浮江漢而遇風濤。則終身不舟楫之利。入山林而遇虎豹。則終身棄樵爨之功。一剗不愈。而曰自以可以無醫。因食致噎。而曰自以可以無食。其父讀書不利于時。而曰有書可以不讀。并驅其子而田之。噫。懲而過焉。其廢事固如斯。

狗名責實

呂子

君子不輕與人善。而核其人。善不安。指人過。而原其情。非木之高也。

毀譽由人

王陽明

君子求其在己而已。我而己。

君子求其在  
我而已

誦見道之言  
甚有益於身  
心之奉

太公願應自  
託與物無忤

也  
國音俄鳥媒

善處過者在  
改行

以水鏡譬心  
最為切當

孟子云守孰  
為大守身為  
大机心成回  
之效謹不懈  
可謂得其言  
矣

人以為飽何益于飢然則毀譽之來也審其饒飽而已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沙堆于岸流必蕩之行高于人衆必  
非之所以良田每敗于邪徑黃金多鑠于衆口投杼起于  
三疑市虎亦成于三告也噫青蠅簧鼓何世無之是以君  
子貴先覺也歟

聞謗而怒者讒之罔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天不為人  
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  
見豕載鬼於易為睽萋菲成錦詩人所嘆毀譽失真古則  
爾耳

### 喻人貴改行

梟逢烏鳩謂之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惡我

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免  
為人之所惡也竟何益哉

### 喻人在洗心

閔尹子

心水也汚入之而流濁是故君子去其舊入之汚心鏡也  
垢積之而光昧是故君子拭其累積之垢

### 喻敬慎免禍

紗明子

昔魯攬泥年七十而敬謹益至魯君問其故對曰君子好  
恭以成名小人學恭以除刑對君之坐尚虞蹉跌一食之  
須猶防哽咽行年七十尚恐斧鑕之加何敢忽焉成回學  
于子路三年而恭敬不懈子路問其故對曰鴻鵠之飛冲  
天豈不高哉矰繳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而席

結以履霜履  
冰之言充蓬  
有米

此言宴安之  
禍甚于酖毒  
惟君子之憂  
勤遠禍以保  
身衆人之傲  
惰召禍以斃  
已

其皮。夫人為善者少，而諛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禍罪不  
及也。嗚呼！世人忘偃僂之恭，肆偃蹇之傲者多矣。如二子  
者，實鮮哉！他若楊師道不接禁省之語，孔光不對温室之  
問，石太僕之數馬，崔元琮之束帶，皆知慎以免禍，故以全  
身。易之履霜，詩之履冰，庶幾近之。

喻宴安不寧

呂東萊

世之死於酖毒者，十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  
是也。地之於車，莫仁于羊腸，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於舟，  
莫仁于瞿塘，而莫不仁于溪澗。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端  
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業廢  
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與朽木同腐者誰歟？

喻宴安為衆  
惡之門人之  
出入無時見  
其甚可畏也

反復抑揚字  
字句句切實  
直為格言

使吾縱欲忘返而流于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  
禍者誰歟？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為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  
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  
潔入者以污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雖然，  
君子之耳目口鼻，所欲與人無異也。苟衆之所謂宴安者，  
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衆人  
之宴安肆惰，百殃並集，其心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  
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  
鬼責，其始安如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  
君子哉！

喻人不能用大

莊子

宋人見小而不能通于大者何異宋人哉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盍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王使之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

喻人空負所長

韓非子

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交身無所用之。與夫同蒙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于越。謂之曰。子元窮矣。魯人曰。何也。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于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喻事貴預防

劉向

扁鵲見齊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治疾者易于腠理而難于骨髓。防患者易于未然而難于已著。故君子先事預防也。迨討患之來已無及矣。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丸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于腠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喻怨不在大

劉向

現中山之得則小惠可

失國則細怨亦不可樹也君人者其慎之

此言謀之必容于衆而斷之以已則謀在萬全書曰弗詢之謀勿庸即此意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頷曰。二人奚為者。對曰。臣先父嘗饑危。君與壺飧。及父死。囑曰。中山有事。汝死之。故來報君也。中山君喟然嘆曰。與不在衆。少其于當厄。怨不期。汲淺其干。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

聽謀貴詳

謀於卿者。不若謀於鄰。謀于鄰者。不若謀于家。非遠之愚而近之智也。愛淺者。其慮畧。愛深者。其慮詳。智者之畧。固不如愚者之詳也。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鐘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肯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于後者也。

耆利有害

曾子

喻徇利之害所當戒也

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

陰害中人

草木子

輻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所謂人虺者。何。蟄于方寸。而以計中人者是也。

炫美損已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召網。龜以壳而致心。雉以尾而受羈。鷄以舌而取困。麝以膻而被獲。犀以角而流烹。虎豹之文來矢。猿狖之捷來格。金鐸以聳自毀。

即物之炫美者。養生喻之。以才智先人者。多至于

膏燭以明自煎。故驍勇之士多死于鋒鏑。聰明之士多敗于壅蔽。好遊水者溺於水。好馳騏者墮于驥。各因其所長而禍之也。君子慎無以炫露而招損也。哉。

喻慮不及顧

人謂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我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夫蛙之不敵其小。大固脅然者。蜈蚣則小於蛇。而能制蛇。蜘蛛則小於蜈蚣。而能制蜈蚣。噫。物豈專以大小為強弱哉。又謂蟬之後有螳螂。螳螂之後有黃雀。黃雀之後有挾彈之人。夫蟬不顧其後。而螳食之。螳不顧其後。而雀食之。噫。孰謂雀之四顧。而又有挾彈之人伺其側哉。

即物之貪得者。自斃。見世之以勢力制人者。尤當善其後也。

其側哉

喻苦不知休

飛蛾投夜燭。焚矣。蒼蠅觸曉窓。委矣。蝸涎不滿殼。黏壁枯矣。犬豕牛羊飽于黍養。身日脂而死。日近矣。鴟鴞嗜鼠。聖蛆甘帶。何等臭腐。而欣慕耽。寧以身償。何苦不知止。而欲飲之食之也哉。

喻好能成癖

羅一峯

凡物好之。而不忘。則癖。仁者樂山。忘其山也。智者樂水。忘其水也。若人之見也。樵者亦樂山。漁者亦樂水乎。目癖乎色。不志乎色也。耳癖乎聲。不志乎聲也。癖乎富貴。不志乎富貴者也。堯舜桀紂皆有天下者也。堯舜有天下而不與。

貪得無厭之徒。其成蛇蝎之物。可不羞哉。

羅先生胸次悠然。發為詞章。雲布霞明。現者奪目。

好之而忘則神不怠則癖此等句極見淨透

焉忘天下者也桀紂有天下至於忘其身堯舜忘也桀紂癖也懿公之亡桀紂之癖也鶴能亡其國乎凡物好之而不忘則癖忘則神河中之圖伏羲忘其為馬洛中之書神禹忘其為龜茂叔忘于蓮伊川忘于梅淵明忘于菊張旭之為書忘其為書而後神也

事惟順其自然

莊子

即蹈水之道無私而能忘乎水見天下之事亦惟順其自然而不可有所作為而擾之也

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曰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濟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

神化門

凡二十條

谷神

譚紫霄

老子云谷神不死是為玄牝乃天地闔關之根抵用之不勞者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入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隨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皆道化之所為也

虛受

聖人大心以鏡非求鑑于人而人自投之橐非求飽于物而物自實之

虛心以受天下之善故神同虛無事無不知也

此物理生成之缺用惟聖人道合天地仁有民物也

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稅藏其微可以守國可以揀時可以為帝王之師

神交

譚紫霄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隨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也心怡也兮不知其所思形惚也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神用

虫之無足蛇能屈伸蛭能掬蹙蝸牛能蓄縮至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形用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躋趾可割陷吻可補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魂魄昧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龐苟無其龐

非達二氣之理類万物之情者不能言及至此

人能常存道心則人心听命自不為形役也

百小六

神交



老子所謂用神合真長生久視之道

人能心無點染方慮俱融元神顯見形骸不礙便足於脫生死有無之外

蘇詮云神氣一自自然如母子相愛只為聲情隔斷不得相見

何所不可

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佞。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味。形為我所動。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氣化

夫螻蛄之虫。孕螟蛉之子。傳其情。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由是知馬可使之

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之遠矣。

形化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而而矧足。蠻夫而羗婦。其子拘鼻而昂首。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耳。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由是知可以為金石。可以為珠玉。可以為異類。可以為恠狀。造化之道也。

養生

天地盜太虛生人。虫盜天地生。螭釘盜人。虫生。螭釘者。腸中之虫也。專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

老子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也由是心常寂。氣氣每存。神合形乃常存。

文中子曰太上天神。太上卷形。神清氣

太上卷形。神清氣

平曰飾字寧  
又曰神不馳  
于外之謂全  
神全之謂道  
養生者之秘  
旨也

見我之死。死所以知天地之死。頹天其頹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螻蛄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家亡。蠹虫食木。木盡則蠹死。是以大人葆真御氣。吐故納新。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螻蛄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嬰。嬰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歸于虛。化化不已。由環之無窮。夫萬物氣聚而生。不得不生。氣散而死。不得不死。達乎理者。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大同

虛則明。明則神。神為萬物之靈。達乎理者。情可以通。形可以同。水火可蹈。金石可入。無所不同。無所不化。是可以與虛皇竝駕。

正一

夫世人皆知菟菹可以剖斃。而不知朱砂可以剖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為萬。不謂有餘。聚而為一。不謂不足。若狂風飄髮。冤鬼夢飛。展齒斷綫。首尾皆動。夫何故。蓋虛也。神也。氣也。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德化

民生有欲。不得則悖。亂爭奪。其來也勢不可遏。其熾也力

老子云專氣  
致柔能嬰兒  
只是心靈無  
權念如赤子  
無妄想志情  
識便是正一  
之功

德禮化民之  
本刑政治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末君人者可不端其本乎

不可挽。大人以道德游泳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控制之。蓋保其國家而護其富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實。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為奸詐。使民為淫邪。驅民為盜賊。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

### 道化

人之所以死者形神離也。至人養氣全神。與道合真。故能入水火。實金石。長生久視之道。在我矣。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于一

身。風雲發洩于七竅。真氣熏蒸。而時無寒暑。絳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 神形

神乃形之主。神則氣散。惟至人神氣常存。不離形骸。如今人夢中神遊。無所不至也。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池者。陰陽之神也。人虫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真知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

心之專一則天下之事無

不可為

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

雲龍

天君虛靜神氣醞釀其中自有無旁之妙用也

雲龍風虎符神氣之道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常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虺者必召五星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伏。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以外。不如守之于內。召之以氣。不若感之以神。

游雲

蓋凡理之天也。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

神會意自括

驗也。是知大虛之中。無所不有。萬彙之內。無所不見。而立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而寥廓無所聞。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格於神明。而無咎也。

螻蟻

微物有君臣之象。有均食之仁。亦氣化之相感也。

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虫之肉。與衆吮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躑躅

雅行有漸而  
化與共同素

躑躅之酒。烏喙之脯。葭蕩之膏。治葛之乳。初敗之若芥。再  
敗之若黍。復敗之若丸。又敗之若脯。由是知強弩可以漸  
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侶。逆者我  
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  
柔馬不可制。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為萬化之母。

物化

觀時物之變  
有不知其所  
以然之妙何  
莫而非神化  
之所為乎

雀化為蛤。羽而甲也。蛇化為龜。蟄而介也。雉化為蜃。羽而  
鱗也。田鼠化為鴛。毛而羽也。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胡  
蝶。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魃化為百合。有情  
而之無情也。夫造物之常既如彼。其不測又如。是故君  
子守其常。觀其變而已矣。

其見造物者  
之無盡哉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屈曲之狀。而變蹒跚之態。  
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斲削不能加其功。繩  
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  
空。以塊擲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  
而人自滯之悲哉。

世運門

凡九條

三代因革

朱子

所因者三綱  
五常所由者  
文質三統制  
度文為之末  
孔子所謂百  
世可知者夫  
也

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尤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  
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為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  
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唯聖人為能察  
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世而

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昏不可知者矣。

論世道日趨

楊誠齋

使結繩可信。聖人何尤為書契。巢窟可常。聖人何尤為宮室。惟其改燧之世。已病于茹毛飲血而不安。衣裳之民。已厭于服艸衣皮而不樂。世皆樂于韶濩矣。聖人安得強之以簞屨以簣屨。土鼓乎。世皆趨于揖遜矣。聖人安得強之以箕踞肉袒乎。

論古今為政

文中子

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

言世道由質以漸趨于文也

古治之任德任刑可以卜氣運之隆昏也

三五之世無為而化成。叔季之君有為而硬化。

言世道由儉而日流下侈也

刑政興衰

抱朴子

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惟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惟不足故刑嚴。而奸繁。

論勢推移

鼙鼓興而簞屨廢。汗樽息而筵几張。大輅起于推輪。龍舟生于落葉。其轉移遷變之勢。又豈可以一定拘哉。

養素

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丹漆黝堊。文窓綺枕。錦幃繡幄者。居室之華也。于我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石牀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褌。素

養素之作。理明而不浮。詞雅而不俚。深

入百小

每

子

下

諸人情力挽  
古道極翻隨  
習如太美玄  
酒兩時周  
令人觀之而  
徘徊太息  
神于千載  
上也可法可  
誦

結句終集有  
不盡遺意

肥膾腴。青紅奪目。其毒淪膚者。服食之侈也。于我何與。我則被褐而束帶。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饑寒。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歌詭仄者。禮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性任質。直躬正色。無求于人。不忤于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竒。矜句飾辭。彩雜章施。為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其知。惟理之務。以養吾素而已。凡是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為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梳。笄女婦事游譎。賤胥舞文法。富室檀筆朴。訟獄繁滋。世道交削。然無位與時。且弗敢議也。

詞源深：若  
明珠出匣自  
然光采流動  
炫目賞心

結以彼我按  
句尤有千鈞  
之力

與救語切中  
叔季之弊

天之明命。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櫻。故能酬應萬變。洞察群情。立敬立誠。與道合併。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激之。浮詐以塗之。閑味錯穢。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為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煩。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偽全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乎立兩間而無一愧怍也歟。

斧斤填蟻

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奠安。人心豫附。運棹伸縮。惟所欲為。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

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詭。謂忠厚不如苛刻。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蟥也。

史官

楊子

史官者万世是非之權衡一字之褒榮如筆衮一字之貶或如斧鉞

堯舜三代之時。吏未有以循名者。非無循吏也。舉天下而無非。循吏也。於吏之中。而表其一二。以為循。則其不循者。多矣。麒麟之異于走獸也。鳳凰之異于飛鳥也。所以為人。所資者。以其時少耳。嗚呼。孰謂循吏。乃至為後世之麟。鳳乎。故吏以循名。非盛世事。而實自司馬始。史氏之寓意。深矣。

百人醉。一人醒。猶可以止衆。唯百禮廢。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

世稱迂固。子自良史之才。

官不失其守耳。昧谷錢日之後。暘谷寅日之前。暮夜晦冥。群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當是之時。非胥史官司。公議于其間。則胥戕胥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

警世門

凡十六條

喻愛憎

子華子

子車氏之假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于已也。齧而殺之。其同于已者。字之惟謹。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異同。而意怵于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然約。曾膠漆之。

丑之交以勢利而朝暮改者其心術之不正亦微也。可不畏哉。



結句雄健

不如也。及勢利一接，未有毫髮之差，蹶然變色。又從而隨之以兵，其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于假。

喻梳械

莊子

子貢南游於楚，見丈人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寡而見功多。夫子何不為之。圃者曰：奈何。曰：鑿木為梳，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桿。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梳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慙而不敢對。

此敘句形容得精極甚當世之為機械變詐者未足與議也

喻積行

老子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喻受欺

蓋天下之事，其受欺者，又其所不識也。鬻崑山之石于市，而見者不售，乃舉而擲之，以為不美之玉。奏亡國之音于庭，而過者不聽，乃舉之，以為未盡善之韶。嗟乎！古今豈有不美之上，不盡善之韶哉！抑不思前日之所見者石，所聞者亡國之音也，不尤其已之不識，而責其物之非，是其愚亦甚矣。

世人多以何種屬物求售是相率天下而為偽也

喻辯疑

列子

人胥亡鐵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隣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

喻昧幾

抱朴子

焦猴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于萬里。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于長林。安能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喻嗜欲亂心

陸佃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為攫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死四周有物也哉。

喻貪祿喪守

孔叢子

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

觀其可為也。大蛇沒者之戒

鰥魚魚之難得者也。泛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厚餌。士雖懷道。貪以重祿矣。

喻不能預防

陳宛丘

世之淺人。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為。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溺。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聖人者。先見其害。而預為之備而已。豈有他術哉。是以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

喻不能反觀

莊子

房人自知而壺之惑者不

商書曰惟書。上乃有備。有備無患。言夫

自知反所人  
之不若矣惜  
哉

世人之求富  
貴利達而不  
恤其身皆皆  
危道也

奢侈驕人于  
白日而付即  
起于中宵有  
家者戒之慎  
之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也然，惟恐其似已也。

### 喻求富貴

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

### 喻戒驕奢

列子

梁有虞氏者，家充殷盛，錢帛無量，登高樓，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咲，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心，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身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身之志。

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率徒以滅其家。若等皆諾。至期日之夜，聚眾以攻虞氏。然虞氏無心于凌物，而家被滅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 喻虛中肆外

以救段諫論  
切中時弊其  
得志一時罔  
上利下者寧  
無厚顏乎

今夫佩虎符，坐臯北者，赴赴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綦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蓋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乎可畏，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

### 喻利已忘人

利己忘人

澄子之愚貪心之所使也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援之而弗舍曰可以償我矣且我之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愆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貴者矣幸于得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如澄子者寡矣

鄰父見疑

韓非子

宋人不能防患于未然而徒智其子疑中隣感之甚也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果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蓋親者見信疎者見疑也

大夫被戮

韓非子

公欲陰謀以取國而故戮其臣計亦稍矣

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于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言伐之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陰奪陽奪

晉人有好利入市區遇物即攫之而去市伯隨而索之晉人曰四海之物皆若已有不知其為爾物也待我富貴當償爾市伯索物以還傍有哂之者晉人曰世人好利更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我猶取之白日豈不賢于彼哉何哂之有

長鯨巨虺

譚紫霄

以喻今之流政者陰奪其民尤有甚于晉人之陽取者也

此言物性之有知而人多方以取之是傷天地好生之德而不能及物之性也

鳥反哺仁也。隼憫胎。豕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  
再接。信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焚其巢穴。非仁也。  
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  
萬物懷疑。非信也。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豺豕。  
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

武備門 凡七條

喻用兵之道

淮南子

兵法以正合以奇勝以法為守不以法為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要孫子之勝也

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  
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  
以弱。而乘之以彊。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  
以東。先忤而後合。先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風之無形。

為以禮服強以謙服剛以詐服暴以詐服逆以權服天子之大較也

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  
雷之擊不可為備。故勝可萬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  
至神 兵畧訓

喻卒貴于精

陳止齋

為將之道有六術五權三至知呼安者善于用兵者也

夫將之所倚以為助者卒也。卒之所恃以為用者勇也。而  
其戈矛鏊甲者炫耀可觀。但足以矜示於閒暇之日。而不  
可以施之于有事之時。此豈干城之卒哉。有羊質而虎皮  
者。卒之野。百獸皆走。俄而虎至。而後號焉。戰慄。蓋忘其皮  
之虎也。此可以喻矣。今之士卒。患不在驕而在弱。與其弱  
而無用。不若驕而可用之為貴也。

喻兵先養氣

陳止齋

將之于兵猶  
觀之于子要  
聯其情作其  
氣而後用之  
有不戰必  
勝矣

善其切

夫子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  
棄之與共同  
豕

好善而疾惡。樂治而惡亂者。人之情也。情之所發。氣必隨之。今夫嬰兒之微。或脅犯其父母者。即欲奮臂而擊之。此非有爵祿誘于前。而刑戮驅于後也。特為其所親愛者。而有所不忍。故爾。如使執路人而殺之。雖欲其奮臂以往。不可得已。故為上者。視將士如嬰兒。使將士視之如父母。則可以百戰而百勝。雖有至愚之人。寧有舍其父母。而嚮其仇敵者乎。

喻卒貴教習

劉子

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倮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斲。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魏牟戾獸。黃帝教之戰。鷹鷂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

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是以先王因於閒隙。大閱簡衆。殺修戎器。為國預備也。斲音斤。隙音隙。

喻兵在善用

呂覽

古之聖王。有彘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體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用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彘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喻禦夷

胡松

夫中國與夷狄隣。猶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貧狡兇悍之人

兵者所以防  
未然。或不能  
也。將得其人  
則國勢張。匪  
其人則君威  
莫振。不可以  
不慎于任用  
也。

先生制禦夷  
狄其本不在

不在乎威猛  
而在于德業  
其修不在乎  
邊境而在于  
朝廷

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其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于閨闥之中，公行于堂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願倩欲與格鬪而求勝，雖愚者無益也。

喻避敵

胡松

龜山云可戰  
則戰可守則  
守來則拒去  
勿追勿卸自  
然無事

夷虜之侵，竟不聞發一矢，交一鋒，使之長驅深入，如蹈無人之境。至今旁觀之士，竊相詬笑而擬之，猶猴避死，蓋南方有猩猩焉，其力能食群猴，群猴畏其威，往往相率跪伏以待，敢彼猩猩固擇肥瘠，輒置瓦礫其前，以為識其猴被識者，陰移已識于他，覲免其敢。夫受閫外之寄，為國家封疆之臣，力能則效其官，不能則當死其職，此臣子之大義也。

也。而乃至若獮猴焉，豈不辱國而敗乃事哉。

刑律門

凡七條

喻制法

淮南子

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

喻用瀆

蔣以忠

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猶大匠之起巨室也。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大小長短，皆允就吾繩墨，規矩焉。若毀吾彈畫，而縱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威嚴而順治，法不行則煩慢而無功。

此言達治休  
者然後可以  
語法制

法令者聖人  
設舞乃民之  
術也書曰慎  
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  
易曰洩汗其  
大號傳曰令  
重則君尊  
皆聖人慎重

之意也

欲防盜而自廢其禁者亦猶是也

### 喻廢法

楊廷秀

人有宅於野而防于盜者其始峻其牆而止出于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也以制其入者也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艱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徑不能皆衛也盜從其徑而入之矣至于有門而不扃群盜其掉臂而入乎

### 喻正法

淮南子

王者奉天道以行法惟其公而已

衡之于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于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主之于法度無私愛憎故可以為命

### 喻嚴法

風林無寧翼急湍無縱鱗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

法網太密則無全民矣

善治奸宄之熾皆由夫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聖人寧受不足之名而推其有餘以遷後人不忍盡用其術以求多于天下

### 喻刑以維立

陳傅良

夫即治疾者之當用藥以見治國者之必用刑也

崔寔以刑罰勸其君而論之曰為國之法似理身蓋以聖人之處身猶處天下也人之言治身者曰身幸而安而以藥石苦之者愚也吾則曰身不幸而疾而以膏梁厭而飲之者亦愚也人之言治天下者曰天下幸而安而以刑罰繩之者忍也吾則曰天下不幸而弊而以德化恣然處之者亦忍也凡愛身者以藥石代膏梁非固苦之也求以恬養之也愛天下者以刑罰勝德化非固擾之也求以服御



之也。聖人之治天下。以其治身者推之而已。

喻刑以安民

陳傳良

龜山云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考按法定罪而不赦則在有司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

天下之理固有害之者。乃所以利之也。而求以生之者。未必不殺之也。聖人之用刑。豈遽不仁于天下哉。以用刑為不仁於天下。是用藥石為不仁於其身矣。藥石治其身。不以厲其身。刑罰以治天下。豈為厲天下哉。嗚呼。燔炙刺烙。戕馬之性。然所以服馬之悍。無使棄乘者。亦燔炙刺烙之力也。雕鏤青黃。虧木之質。然所以成木之用。無使棄材者。亦雕鏤青黃之功也。刑以虐民。亦以厚民。然而言治者。每難之。非言之難也。聽之難也。用之難也。用德而不宜。則不失為過厚。用刑而不宜。則流入為苛政矣。

孔明以嚴治蜀蓋恩則歸君過則歸己之意

藝術門

凡九條

醫理藥滄

子華子

子華子其深明岐黃之術者乎不然何其能倫言醫藥之理如以也

子華子居于琴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滄也。滄者養也。腑臟之伏也。血氣之流也。空窾之塞也。關兩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二然者。而謹詳其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滄焉。夫是之謂藥。

輪扁斲輪

莊子

此即大匠能教人以規矩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曰。君

不能使人巧  
同意

以糟魄喻古  
人之書謂其  
口雖誦之而  
不見其味也

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曰已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諉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請以臣之事。喻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 庖丁解牛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奏刀合。桑林之舞。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庖丁之善于  
解牛而眼底  
無全牛。人生  
用其術以治  
天下則無難  
治矣

始臣之解牛。所見無非牛者。三季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不以目視。夫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季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 喻知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如太

以喻知遇  
雖其人也

太史公曰士為知己者用亦其意

奮賢才之不偶于時無以行其志也

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子期死。伯牙斲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也。非獨琴如也。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而得遂其功哉。

喻不偶

韓昌黎

齊王好琴。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于王之門。三牽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閻者曰。王好琴。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鈇丹

術有火煉鈇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歉則能饑。是非丹之思。若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飢而

丹之說術若所以愚人萬無為其所愚可也

自饒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飢者大忌。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食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則可以饒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刻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于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敬于我。又真禍于我。是故張機者困于機。設險者死于險。建功者辱于功。立法者罹于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撓賢乎明。險賢乎平。功賢乎無狀。法賢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為大象。

法術有要

偶為說者奇其說業其事者神其事不信如是人不信之理固也

法術非有二也術即法之巧耳

夫寺議論不知何處說來

心神形氣之論先王詳矣巫祭祠福之言有不可不信者

水實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療噎。斯物也。始製于人。又復用于人。法本無祖。術本無狀。師之於心。得之於象。陰為陽所伏。男為女所制。剛為柔所尅。智為愚所得。以是用之。則鐘鼓可使之啞。車穀可使之闕。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離合。萬物本虛。萬法本無。得虛無之竅者。知法術之要乎。

祠福無常

魍魎附巫祭。言語皆神。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之附魍魎也。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為神之宮。神為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宮室門

凡四條

章華之臺

賈誼

翟使之對可謂不辱君命者也楚王燕無愧乎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索。茅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以臺也。楚王愧。

伍舉論臺

左丘明

伍舉述先王臺榭之制為講武望氛非以遊觀其觀君之意至深切矣

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營繕朴素

陳建

皇祖之訓示  
天下以儉即  
大焉早宮室  
意

命侍臣書古  
人行實于殿  
壁大學衍義  
千兩廡以備  
規覽其文王  
望道未見之  
心乎

皇祖方建宮闕其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侍臣曰昔堯之時節茨土階采椽不斲後  
世競為奢侈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  
但取完固而已何况壺雕巧以殫天下之力既而新殿成  
制皆朴素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  
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  
施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  
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太祖曰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  
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

巨室喻國

司馬光

司馬氏巨室  
之喻理意俱  
到詞藻不浮  
如達官貴人  
端冕正坊而  
立上朝廷之  
上見者莫不  
悚然動容

夏至陽之壺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壺也而一陽生故盛  
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數也其在周  
易泰壺則否否壺則泰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  
盈虛與時消息况于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  
戒慎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又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其  
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于此將以傳之子孫  
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梁厚其茨  
益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  
日省月視軟者扶之敝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百季無頹  
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  
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

可不朝念而夕思也

器用門 凡九條

觀欬器

孔子家語

夫子欬器之論即天道滿招損謙乎盈之義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問于守者曰：此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是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嘗置之于坐側。願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彜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論輅車

賈誼

聰明睿智四句正吾人持滿之道



此言古人制  
言尚象各有  
其象况天子  
之車乎

俯仰隨人而  
無所容心即  
喻無方無物之  
喻

此言天子之  
德威可以後  
天下無或不  
可以切天下  
也

古之為輅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觀和鸞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以中車教之道也。

桔槔

莊子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

弧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畜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尤廣粟帛乎？苟



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舟弩

此言為必有  
要得其要而  
四海之廣兆  
民之衆無難  
却者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机  
一目可以觀廣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也而昏涯太  
上浩也而有象得天地之綱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  
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復

四鏡

紫青之言是  
或一道天都  
教人養氣全  
神學理抑欲  
而已

古之人君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視者  
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  
是無大小無長短無妍媸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諂我精魄  
賊我奸臣察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為君王不得為主

戒之為火防之為虎純儉不可襲清靜不可侮然後可以  
跡唐虞而躋三五

知形影虛實  
之辯者可以  
入道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也相照影也相傳不變冠劍  
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  
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二劍

莊子

此言天子之  
劍順造化自  
然之理而其  
用廣大諸侯  
之劍法天時  
順地利和民  
意以安四方  
其所向無前

趙文王曰天子之劍何如莊子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  
為鋒齊岱為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缺包以四夷  
眾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  
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  
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



開在子所言之大王養其所好之小故自失也

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鑕，以豪傑士為鉞，以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鏑音愕，劍刃也。鑕音潭，劍口也。

制器寓意

楊子

現先王之制飲器各有其義如以飲後之傾名也

古之先王知酒之不可不用也，又知酒之不可不禁也。故於器用之間，未嘗不寓意也。六彝必有舟，以舟能載物，容非其量，必貽沉溺之災。六樽必有罍，以罍能作雲，以澤萬

不而德得魚醉也

物。若霖而不止，必致浸淫之災。盛之以觴，戒其傷也。挹之以卮，戒其危也。觚有孤之文，解有單之義，使後世之人捧其器，口其名，飲其酒，能知所以思患而預防之。

古硯銘

觀於古硯銘而休用動靜純銳壽致之理供得之六

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過相近也。獸妖壽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年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妖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妖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妖數也，非鈍銳動靜所致。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

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永年。

珍寶門

凡七條

藏寶臺

韓嬰

公子晏子因焚藏室之臺而誠諫其君使之藏富于民亦燕幾乎陳善閉邪之道欣以湯放桀來証何幸痛切

晉平公時。藏寶之臺焚。士大夫皆趨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馱束帛而賀。公勃然曰。珠玉所藏。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馳馬而救之。子馱賀何也。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歲歛而賦歛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故湯誅之為天慘咲。今皇天降災于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僻國咲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

於百姓之間

獻玉不受

劉向

叔季之世為更者多。蓋蓋不飾如子罕之不受玉者。亦幾希矣。以百金和璧。精泰為喻。可見人之知有淺深。其亦不同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各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泰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泰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益至。則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國有六寶

左丘明

趙簡子尚楚白珩之寶故

王孫圉對趙簡子曰。國聞國之寶六而已。賢能制義百物。

王孫國以國之室六對之

詳音猶謹說也

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諱

琥珀

燒金汞金也。鐵音改無用之鉄也。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焦金。磁石不能取憊鐵。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之榮。其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其情。

玉為楮葉

列子

當大道之世王者不貴異物則玉葉之

宋人喬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

授其劣乎

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季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君子比德于玉

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堅剛不屈。義也。廉而不剝。行也。垂之如墜。禮也。其声清越以長。終則訕然。樂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賈者。道也。比德于玉者。其君子乎。

皇祖節儉

陳建

書曰不至異物則遠人。格所寶惟矣。則迹人安

方國珍獻金玉飾馬。太祖却之曰。吾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及克陳友諒。脅以諒

皇祖可謂室  
得其所室矣  
天下之長治  
久安也以於

之鏤金床進者。太祖觀之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即命毀之。吳良守江陰。以少敵衆。張士誠為之狼狽。奪氣。太祖勞之曰。車馬珠玉之賜。不足以旌其能。命儒臣作詩。文以美之。此識天下之大寶也。

庶品門

凡三十二條

猛虎猛狗

甚言虐民之  
政不可行

孔子過泰山。聞婦人哭之悲。子問之。對曰。吾舅與夫子俱斃于虎。是以悲也。子曰。何如不去以善後乎。婦曰。無苛政。子曰。苛政猛于虎也。

當路而蔽賢  
嫉勝者此以

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置表甚長。而酒不售。問之。里人云。公之狗猛。迎而噬人。此酒所以不售也。夫國亦有猛

以猛狗為喻  
最親切

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見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國之猛狗也。

畏獘畏狐

借獘以喻說  
李之世民亦  
財竭淚可慨  
也

白居易云。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澆溢。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器日滋。銖銅寸鉄。靡有子遺。悲哉彼獘。毋乃餒乎。人人畏之。勝似於菟。嗚呼。匪獘之悲。惟時之悲。

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江乙對

托狐以比叔  
倖之人倚勢  
作威其可蓋  
也

曰。虎噬百獸。而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使我長百獸。子不我信。試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敢不走乎。虎

以為然遂與之俱獸果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以為真  
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奚恤故  
北方之畏奚恤者實畏王之甲兵猶百獸之畏虎也

猩喻鑽刺

猩猩能言嗜酒人以酒餌之群聚而飲至醉者炒展為人  
捉歸取其血染紵衣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之好  
酒乎爵賞祿位迷人也曷若猩之好履乎饕餮致禍餽  
詞覬覦者曷若猩之推肥手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  
若猩之含血乎

萬喻貪婪

山海經云溪谷有異獸名萬：人面狙身反踵見人則咲

現為而不知  
貪其者有亡  
身之村

趨捉其手上唇掩目思噬其人不知反為人所擒自危其  
身俗又呼為山都有贊曰萬萬惟獸被髮操竹獲人則咲  
唇蓋其目終亦號眺反為戎綫

類聚群分

尺蠖蜂蟬同出于陸而不為尺蠖之鳴黃雀蜻蛉同翔于  
空而不為黃雀之舉鯢魚鱖蛇同潛于水而不為鯢魚之  
化若此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蜂蟬之安于默蜻  
蛉之局于飛蛟蛇之困于遊者彼亦惡知尺蠖之鳴黃雀  
之舉而鯢魚之化也惟不知故以類羣而不毒是萬物之  
淑慝皆以無知而相安也

品物咸亨各  
正性禽于矣  
可見

飛蛾

此見道之言  
足以醒人耳

天下賢愚如營營然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窓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于人而不賢于身何賢之謂也博于物而不博于已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忘何往不臧

犧牲

譚紫霄

此喻物之所  
感情之所繫  
有不期然而  
然者

犧牲之享羔雁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喜聲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鋸在前則憂喜之情可知矣鷹犬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此禱神明天地必不享苟享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吝悔所以知神龍見喪風雲之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之象也觀我之象禽必不義也以彼

為祥禽必不祥也

海魚

海魚之此身  
自以為智矣  
而智不若人  
所以此身者  
適以自賊也  
可以為慢藏  
治容者之戒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其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局鑰因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于山晉敗于馬夫大人之机道德仁義而已矣

知凡物之為  
假則知其身  
為天地之大  
假也

海魚有以蝦為首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惟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積威

文淵堂  
直詮曰  
爾形母搖  
精乃可以  
生蓋言人  
能全精氣  
三者便成  
道乃感交  
于前何能  
哉

猛虎行。炒木偃毒鳩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  
為之作。由是知銅鉄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  
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感不能搖。萬物可  
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  
也。一人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異心

此言蠢而為  
物尚有知覺  
况灵而為人  
者及為巧詐  
所欺乎

虎踞於林。蛇游于澤。非鷓鴣之讐。鷓鴣泛而號之。以其畜  
異心之故也。牛牧于田。豕眠于圃。非烏鵲之馭。烏鵲泛而  
乘之。以其無異心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  
嘴。衆鳥不賓。君有其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聞者  
終于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

不詐者所理

齊有異鳥

孔子家語

以二段借言  
童謡以示信  
耳齊楚僞也  
之衆獨不聞  
乎久安知商  
羊為水災乎  
突為伯瑞乎  
吾于楚益信  
其為生知也

齊有異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之。問于孔  
子。孔子曰。童謡有云。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  
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  
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惟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  
言信而有徵矣。

楚得萍實

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王怪之。使  
使問孔子。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伯者為  
能獲焉。王食之大美。子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

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以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放鳩

列子

邴邴之民以正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良有息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也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息過不相準乎簡子曰然

養虎

莊子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饒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王者有對時  
養育之仁簡  
子放生之見  
亦與矣

虎之性易怒  
致養之者必  
調和去其怒  
心

釣魚

駱賓王

猛獸搏也拘于檻穽鷲鳥櫻也繫于樊籠素龜靈也被髮阿門白龍神也挂鱗且網何不泥潛而穴處貪餌而吞釣乎釣說應詰文

即龜龍鳥獸  
之為人所制  
喻人能縮光  
養梅者之為  
高也

逐麋

郁離子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麋麋焉荆人畜逐麋者麋急則挾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麋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而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麋也

即麋之能棄  
臍以舍生而  
人之嗜利忘  
身者其智安  
出麋下矣情  
狀

樹楊喻

田需寵于魏王惠子曰子北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

現惠子樹楊  
之喻見人之  
不直下矣



不諧于衆者之不可也

倒樹之則生。斫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楊。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于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捕虎答

薛瑄

以本夫子苛政猛于虎說來而衍其義可為虐民刑民者之戒

辰故五溪地山險多虎。近時尤劇。無所顧畏。居民行旅。悉苦其暴。縣吏以聞。下朝命下總戎逐捕之。連兩日。四虎就殛。將吏以其事來白于予。予于是有感焉。彼皮毛之斑炳。爪牙之銛利。包然乎山林。搏噬民物。以自肥者。人皆知其為暴而可殺。抑又孰知于此有不皮毛。不爪牙。不山林。號為靈物。而剝人之脂膏。以自養者。暴不下于彼。而可惡

說得痛切明快

也哉。况彼之暴者。蠢然強悍。力有餘而志則否。野夫小子。有能高其垣籬。謹其出入。猶可防其患也。此則以饕餮為資。挾翁張之勢。或柄一隅。或統一軍。或任一邑。無間瘡殘。窮富悉被其朝吞夕噬之苦。是又孰得避之哉。

點鼠賦

蘓子瞻

此即鼠以喻君子之見欺于小人也

蘓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橐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也。向為何聲。豈其鬼邪。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蘓子笑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余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畜生莫智于人。

形容點鼠有欺人之智而人反為其所愚

以人情所尤至之事來作結語尤妙

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後萬物而居之卒墮與蟲之計中焉  
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脅告余者曰女惟多  
學而識之望道而未之見也不一于女而貳于物故一鼠  
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金  
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降虜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女  
而忘之耶余倪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養貓說

文清公

惜養貓之事以喻今之吏政者受深養而無振主之能友肆利民

余家苦鼠暴得一猫形體魁大爪牙鈺利私計鼠暴不復  
慮矣繫維以伺候其馴焉群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  
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  
解其維繫惟捕噬雞雛而不捕鼠飢捕飽嬉一無所為鼠

之暴不捕鼠而養雞者何以異哉

備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予令家執其猫至前數之曰天之  
生材不一有能者必各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  
捕鼠之能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遂答而放之

清江使夢

龜之危也能去于人而其生也且不非天下之蓋知有所用也人之當局而迷又何惟乎

宋漁者余且得白龜其圓五尺獻之元君元君夜夢清江  
使者求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剖龜七十二鑽而  
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  
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勝之患如是則知有  
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瀕河者言

文清公

即絕之為物害而不得其

瀕河居者為予言近奉有大蛇穴崖石中常束尾樹顛垂

死在之為民  
警者可鑒

首于河。伺食魚。龜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于河。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死之余聞而嘆曰。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于河。所恃以安者。束尾于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以始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為怙強不知止者之戒。使蛇為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為害物必報之戒矣。

物有自取

龍門子

蒙鳩棲於葦苕之顛。澗毛生於絕壑之下。非其高下固爾殊也。其自取之也。君子於其所學可不慎哉。

物有自藏

遊世不見知  
者之為賢也

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緣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恥而已矣。

物性自然

淮南子

以言無物同  
得天地之氣  
以成形。得其  
理以成性。但  
物偏而人稟  
其全耳

夫萍樹根于水。木托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踐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全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物類相應

淮南子

以言物類  
于天象有  
莫知其所以  
然者。造化之  
妙用也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

言物以動而見制于人

制物以動

淮南子

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罹罟罟。飛鳥不動。不結網羅。魚鼈不動。不入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

取物有節

淮南子

先王之法。豺未祭獸。置罟不得布于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擊。網羅不得張于谿谷。炒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是故炒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有

所以致之也

物有精華

薛瑄

此言人為方物之精。而聖人為人之精。以其能踐形

萬物各有精。日月五星為陰陽之精。聖賢為人之精。金玉為石之精。珠貝為水之精。文木為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

盡性也。人須無忝所生。而後可

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物寓氣機

文清公

此教語動破天機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前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雞亦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鴻雁往來亦如此

龍雲依木

此言物必有資而後遂其飛潛升擊之勢。見賢乎必遇知己。若相而後可以大有為也

鯨魚失水。制于縷矇者。離其窟也。猿猴失木。擒于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蛟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鯤奮鵬翔

駱賓王

此即鯢鵬之變化。以喻士之始也。卷晦

夫鱉之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鯢于碧水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也。

待時而其終  
也昂霄漢際  
俯視鮒鱗  
雀不啻方七  
矣

刷毛羽恣飲啄戢翌於天池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  
鳧乘雁自以為可得而襲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  
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豈借翰于槍榆假力於在藻資江濱  
涓流之水待偃炒揚塵之風哉

翰墨門

謝賜新曆疏

夏桂洲

儼然臺閣氣  
象規模自是  
不同

竊以黃鍾應律玉衡明七政之辰北斗移春寶曆布萬方  
之朔謹人時於敬授協天運於仰觀惟聖神化育之功得  
輔相裁成之道茲蓋恭遇  
皇上天保孔固當曆數之在躬神錫無疆造文明之應會  
登臺而望雲物占氛祲之全消拂管以候陽和驗錙銖之

隱然致身振  
國之意

不爽臣徒縻歲月無補治功甲子新編已拜外庭之賜司  
天秘帙重叨中禁之頒計日知年敢惜衰遲于犬馬推恩  
宣政頌同熙皞于乾坤

又

詞韻悠揚真  
可比黃鍾大  
呂

鳳曆授時觀夏正三陽之始龍飛啓運更太平一紀之新  
律管嘉應於黃鍾斗柄潛迴于紫壺天舒景象瑞日麗而  
慶雲翔人樂熙純壽域開而和氣布恭惟

皇上堯仁蕩上育萬物以同春舜治魏上配四時而成序  
正朔載頒于率土聲教自暨于敷天中和致而經綸生坐  
享無為之盛調燮明而幾衡順共成有道之長臣躬荷寵  
頒私叨榮賜敢不敬遵唐典共蠲吉以和神人寅奉夏時

務直清以稱夙夜

謝觀祀天爵於重華殿錫宴賜扇

伏以恭覲 聖顏寔切瞻天之喜親承溫諭彌浹就日之  
懷藹然上下之交展矣都俞之象被薰風於御榻接晝日  
於清宮抵奉綸言仰觀重器青青瓦爵美若出于陶虞采  
采文尊制有加于商鑄式符用簡之敬汲彰賢質之誠動  
允以天仰識文心之翼思先逮下聿昭晉錫之蕃彩扇賜  
涼聆王音之優重官進沾醉飫珍品之駢羅一昔之眷頤  
非常千載之遭逢特異茲惟

何事思致

皇上清衷淵粹全度含弘駿惠先猷適崇丕構法天建壺  
道允協于重華備物隆名孝祗承于長樂乃嗣游歌之美

益徵交泰之休爰及五臣咸有一德坐垂裳之堯舜何幸  
身親步接武于夔龍獨慚非偶挹圭璋于周廟撫彝鼎于  
商庭覩太樸于至文得希音于大雅雲龍眩目冰玉瑩心  
旋叨解慍之恩忽拜引涼之賜海檀香發清傳閭闔之風  
霜滿圓開圓捧雲霄之月與池荷禽鳥而共樂敢忘造化  
之仁指隴梅松竹以同心冀秉歲寒之操伏願穆清凝命  
熙洽垂休壽考萬季日效嵩呼之祝本支百世長歌天保  
之章

萬壽聖節啟語

程敏政

伏以虹流電繞開萬年 聖壽之祥雨順風調正四海  
太平之候曆數允符于三代皇天眷祐于 一人申命用

休瑞氣遙騰 黼座子月初建和聲漸轉黃鍾華戎脩土

貢之儀臣妾效山呼之頌弘張 御宴盛集繁禧恭惟

皇帝陛下好生之仁上通于天勤民之政允稽諸古講聖

經賢傳之旨以道為心思 祖功宗德之傳惟皇建壺

粵鴻恩之廣被宜景福之駢臻中外交懽列宿拱北辰之

正神人協應層霄現南極之光幸茲有道之朝益衍無疆

之美膳饁百味窮水陸之珍奇簫韶九成備周虞之美盛

後三光而不老與萬物以皆春 臣等猥以微生叨觀大慶

願同百獸之舞上進流霞之觴仰讀 天聰敬陳口號壽

星光彩徹楓宸 聖誕稱觴萬國賓天降福祥知舜孝化

行蠻貊見堯仁 蟠桃疑結三千歲御曆將開二十春願祝

長生同海岳普施恩露及蒸民

元夕宴奉皇太后致語

時當泰運重三五之良辰孝奉慈幃祝萬千之 聖壽

瑞騰鶴禁喜溢 龍顏恭惟 陛下受性宏仁貽謀高

遠慶覃孫子比周室之邑姜福備天人類瑤池之玉母制

不稱火宮閭化已浹干邦家矧四方書大有之年式光寶

訓宜九重慶上元之節先進霞觴朱絃嘹亮叶應韶鈞御

燭英煌昭回星斗山形葱鬱駕海上之六鰲烟影迴還走

人間之八駿清歌妙舞以次而迭奏境隔仙凡玉饌珍饈

雜然而前陳味窮水陸臣等粗以賤工叨居法部窺月中

之火樹疑新開不夜之天分霜後之黃柑知樂共長春之

宴。欲宣勝事敢獻芻言。長樂宮中啓。御筵六鰲山下擁  
祥煙。三春景重元宵節。四海人歌大有年。彩仗近移風力  
軟。珠簾初捲月華圓。霞杯滿獻觀燈酒。樂奏昇平第一篇。

端午宴奉皇上致語

四時順序。慶佳節于端陽。萬壽稱觴。奉宸遊于一日。恩覃  
海宇。喜浹宮庭。伏惟

皇帝陛下。廣運如堯帝之仁。丕承似武王之烈。沃心講學  
將遍于六經。育物對時。正臨于五位。嚴禱祀以作民間之  
祀。懸賞格以收天下之才。聖子神孫。吉兆又開于今歲。恬  
文熙武。太平何羨乎先朝。當此燕閒。少修故事。龍舟蕩漾  
競蘭楫于中流。騎士騰幢。奪錦標于馳道。紅旗畫鼓。有相

先逆浪之奇。玉勒雕鞍。有獨出眾塵之勇。威生艾虎。奮動  
蒲人。長楊苑樹。透春風。太液池。蒼明瑞日。况久罷邊城之  
警。宜上承慈盞之懽。臣等猥以賤工。叨居樂部。伏願

聖德新于日日。載浴蘭湯。天監赫其明明。不需菱鏡。因角  
黍而思。往哲服去說。遠佞之言。作梟羹以賜百官。視嫉惡  
除兇之羨。敬陳俚句。俯鑿微忱。五色雲中。化日長。御

宴開處。慶端陽。雷奔馳道。惟聲動。風拂仙家笑語香。驟騎  
捷乘狐隼。過画舫。輕裊六龍翔。願將九曲菖蒲節。添入薰  
風萬壽觴。

上中相國啓

李言恭

伏以。洛邑貞休。王舉功宗之典。歲星呈瑞。天壽平格之賢。



字：句句皆  
天然元對且  
煥煉精當讀  
之增入人口

旒祚彌長。帑笥載錫。欣欣有喜。色皆慶瞻。柱石之勲。蕩蕩乎無能名。咸頌祝海天之美。恭惟閣下。心涵天象。

應壽星曜。日之符氣。稟地靈際。崧嶽生申之會。望實隆乎時棟。德可裕于後昆。黼黻皇猷。類仲山之補衮。陶鎔君

德若傳。若之礪金。譽洽百年。功昭六合。邇乃經營底法。良成方著。於慈宮。是用金幣覃恩。渙渥更延于枕。舍既申錫

以繁祉。宜永享乎遐齡。茲以令布仲秋。律吹南呂。方越中秋之翼旦。正天人鼎盛之時。况逢聖作之昌期。尤君

相泰交之會。五百年而生賢聖。惟以其然。八千歲以為春秋。自今伊始。瞻龍光之在望。喜天開不老之祥。卜鶴笑以

無疆。頌日進長生之酒。言恭長無尺寸。幸張闡之任不遑

器本錙銖。但襪線之才是取。猥司南服。忝守金陵。遙仰弧懸。更嘆休徵之畢至。不勝雀躍。敢伸賀慶之微忱。僉曰得位得祿。得其名。不啻于今。而為烈。尤願多福多壽多男子。直將異國而成休。無數頌私。統祈鑒在。

上王荆石

李言恭

有厚風翔于  
千因氣象

二繼盡生平  
之事奈

伏以武丁恭默以興商。夢寐之賢惟肖。司馬退休而居洛。公輔之望益高。蓋惟王者之君。允生名世。亦唯懋德之老。祇服師言。屬綸綍之自天。應鼓舞之載道。恭惟門下。蘊道山蓬萊之胸次。得尼丘杏壇之心傳。獨抱遺經。力追古作。故能奪多士之氣。收象魁三。蓋嘗登太微之庭。去天尺五。金華勸講。非堯舜之道。則不陳。玉璽緘辭。編詩

寫出荆石公

心跡

書之冊而無愧

帝方眷倚民亦具瞻勇為陳情豈曰

遲遲而去極知大節允能奉愛君愈懋簡於清表更大  
孚于雅望特泛綠野晉陟黃扉三節星馳傳自吾

句上有典故可法

君之親摧九關天近諒非真儒而執歸朝野竊仰其經綸

夷夏想聞其丰采重增九鼎共瞻衮舄之儀燮贊萬機其

稱冕旒之意茲誠天下之極選亦寔蒼生之至懼言恭密

邇隣光欣聞卽報隔茲衣帶之水莫履簪纓之塵帝賚

用作霖喜峻直西清之邃君命召不俟駕幸無為東海

之淹敢竊問夫行期容續陳其賀悃

謝內江趙相國

曾司空

伏以聽兩褒閑宿有北上老人之約聚星文曲重聆柱下

字珠璣言一語有益  
于舉筆之四  
六者

太史之言睠以微功投之大雅意運斤而文不加點神定

墨而稅若轉圜原夫棘道沉淪久切推溝之痛故今鑿塵

掃蕩遂興淨土之歌敢云知道知兵信是天生天殺清用

穆穆尹吉甫未足為奇白雪霏霏楚大夫馬能屬和銘來

不必登周鼎報將何處覓隋珠但當凌井參磨石九城筆

陣使夜即鬼哭且北同江漢流聲八極詞鋒今日逐魂招

賀未中丞鎮朔方

伏以壯猷夙抱廟堂隆推轂之權鉅鎮孤懸帷幄仗運籌

之畧雪淨黑山生色霜澄青海無波公等俯列班司倚長

城千萬里仰觀台斗駐開府之雙旌敬布賀儀輒干

鈞座倘蒙鑒納拜切光榮

洪啓四六駢  
騷熱之大有  
益十表疏

句七典雅字  
口清新

賀荆石翁拜相

身護碧紗已列金甌之姓字望崇赤鳥佇弘玉鼎之助名  
慶溢朝端聲傳海外惟相公閣下昂秀凝姿松精挺  
質遠追文正靡懷溫飽之私面近匹陽明懋闡聖賢之彞  
教先憂後樂之念耿々凌空難進易退之操昭々揭日幾  
年梓里蒼生悵望乎東山以日槐庭丹詔請還于北斗上  
塵九重之虛待下孚六合之具瞻才慚八使謬按  
三農幸邇龍門竊涵濡十化兩行依鳳詔更沐浴於  
恩波敢叩鴻鈞式申燕賀伏望勲高周召道契羲堯永慶  
六符奚止書于二十四考莫安九鼎俾益綿於百千萬年

賀督府正節

曾省吾

伏以青陽獻歲飛澤潤乎華夷紫塞生春暢氣流于河漢  
遙瞻左鉞共荷前旌恭惟臺下社稷是經文武惟憲  
湯陰氛而調律已宣夙夜之勤迎元祚以運鈞正協明良  
之會三朔呈新於閩外八風占吉于師中某等分北斗之  
光匏繫莫承樽俎觀西秦之盛矢歌求戢干戈丹情均結  
于龍韜素楮敢申乎雀賀仰惟台照俯亮下私

落俯清樓文

羅洪先

伏以空中樓閣品題欲擬前脩物外烟霞踪跡已成癖好  
恨買山之無日苦百墻以多年爰收人棄之材聊作天游  
之室念某質拘孱弱心慕高明幼讀父書好賦十二樓之  
佳句長聞師訓思承七百歲之真傳被緼袍以升堂共簞

羅先生謫仙  
才也其所吐  
露于笔札者  
絕不聞陳言  
故檮中自  
影物而然  
之芬綠雪之  
液相交下口

物衣袂何其  
爽哉

瓢而在巷。自其獲屈。不羨鸞栖架。上牙籤。盡千年之墳典。  
座中清珮來。四國之英儒。五陵車馬。雖不臨門。百首風。蒼  
尚能援筆。碩茲偏又。莫遂徜徉。雖無暮夜之金。難擁朝雲  
之棟。掃除露地。移置風簷。尺椽片瓦。舊貫相仍。剩水殘山。  
含情有待。雲霄漸近。可安絕粒之資。風雨攸除。聊擬為巢  
之俗。時倚欄。騁望。或歌枕浩歌。焚爐篆。以清齋。洗金塵。而  
招隱。觀二儀之混沌。予茲敢焉。睹萬象之榮枯。誰為受者。  
月明千里。尚思瓊樓玉宇之高寒。春色滿園。無復野炒。閒  
蒼之愁怨。路傍塵起。去馬來牛。天外霞飛。斷鴻孤鷺。歲寒  
獨守。賴三友為相知。日晏閒眠。以一僧之未起。座可移於  
攬秀。帽儘落于登高。

天壤間自來  
無此等句子  
仙浩神遊筆  
也

賀石蓮主人新屋

羅洪先

有孤桐之純  
向如皎月之  
清輝

逸藻翻

沃以仲蔚園。屋睹蓬高於三徑。淵明栗里。紀歲月以再遷。  
豈為士而懷居。聊泛吾之所好。茲吾石蓮主人者。塵網三  
十年。幸迷途之初覺。玉階方寸地。咲春夢以何憑。請學老  
農。魚踰我里。思棠棣之室未遠。願桑梓之地可依。疎有移  
封。似欲善乎其善。雀能占歲。可以人而不如。伯夷樹與伯  
夷築。與敢云。庶士鮑叔。知我鮑叔。憐我賴有故人。盤谷之  
車馬。頻來北山之猿鶴。何怨門庭三五步。田可畊。兮水可  
漁。江村八九家。山不深。兮林不密。陟巘如游嶽。麓登舟不  
減。輞川奚待吟。紅藥紫薇羞稱貴。達此卧白雲。黃鶴儘  
可徜徉。門人勿謂墻卑。婦子入此室處深。春挑蒼夾。岍漁

安心養分  
言

雲動天後

即休更問津他日柳樹五株先生便堪作傳萬間寒士付  
之奈何一廛為氓得此亦過苟飲水曲肱之可遂即拱壁  
駟馬以何加念龐老還安誰識急流之人物矧子雲耽寂  
足延老去之襟懷

賀方公陞兵部尚書

吳國倫

筆若運斤詞  
甚濯錦

恭唯門下才蕪將相望肅華夷鎖鑰北門屢奏無前之捷  
金城右地彌申不戰之威旃裘交臂以乞降鞬譯載塗而  
輸款息風煙于沙漠壽窺元老壯猷錯畿輔于泰山益廣  
一朝文德露布馳而權生宸陛綸音播而功被旂常匪茲  
三錫之榮曷表萬全之畫由蘭臺而陟樞府八座階崇披  
賜錦而臨轅門九邊輝映象天喉舌鳩司之統紀攸專作

致語不詳  
凡入聖

滾水詩才  
川畫品

帝股肱麟閣之丹青何忝行且入參帷幄夾輔機衡扶一  
摧以常明戢五兵於不用

報表弟傅司徒

陳栢

僕與吾弟少日連床中年並轡挾冊楚澤獻賦燕臺雄論  
翩上驚傳鐵馬多情耿坐落銀河中間離別之慘纏綿  
之好姑已勿論伏自庚申言歸澤畔迨於甲子徙入城隅  
室既相鄰時嘗即暇每於聚首轍復論心六合亭中風浴  
軒內肩輿頻過趾屣相仍或坐危橋箕踞科頭以待月或  
開小牖披胸坦腹而借山把酒高歌臨流長嘯豈直使魚  
鳥退聽蒼萼增輝而已哉頃奉大詔特起司徒雙劍頓  
分孤舟遙發試牽別袂已黯然而銷魂遙望行旌更欣馬

公江漢人也  
語入烟霞  
觀巫山之神  
女心游魚鳥  
似群香雀  
仙羽

而展臆南園孤鶴肯遣之以移文北闕祥鷺即觀之而就  
列早為霖雨庶慰望于蒼生仍語煙霞更偕盟于皓首

賀呂期翁詔賜存問啓

余有丁

主之以干將  
鑿鑿之神運  
之以大呂黃  
鐘之响亦魁  
梧人物矣

伏以星臨南壺藹紫氣於璣衡序屬朱明來薰風于殿閣  
光騰梓里詔出楓宸恭惟 期翁呂相公鏡水澄源稽

山毓秀三十年佐皇王之業登海宇于太和二十載懸故  
里之事綿詩書于世胤 帝心簡在何啻一夔之承堯相

道已成遂故二疏之去漢謝黃扉于上國開綠野于東溟  
共首登鄉江湖維遠丹心對日魏闕常懸茲者爰加文錦

葱鬱之光  
燭萬物也

之頒特荷溫綸之寵採仙芝於越嶠敬壽宴於蟠桃雪  
滿頭文潞公之精神倍爽霜毫生頷謝安石之強力循新

八音齊鳴簫鼓接天台之路九賓咸集冠裳映赤城之霞  
玉帶與白晳並輝蟒服共青瞳爭熠簪纓繞公膝下孫曾

洪大風

幸世瑣闥之英觴豆馱爾堂前几席總雲霄之侶 某 千里緘  
辭慚非驥足一行作吏幸厠牛溲周家之渭水未移申叟

之蒲輪將駕繫官冀北莫趨元輔以依歸遙望日南成指  
大椿而祝頌

謝巡宮堂啓

張 澣

元洲公入公  
垣秉鈞軸寔  
基本下以數  
語哉

伏念不肖人 一試水曹三司法比即署十載祇自蹉跎千  
里封疆何堪簿領顧茲鷄鶩雖耿恒志鴻鵠于雲霄駑馮  
未疲每企驕驕于風電若失足于泥滓咨口于稻梁非惟  
不敢亦所不屑頃者荒穢初治節鉞遙臨隼翮橫秋唯驅

誦其詞究其  
心則其人可  
知矣

燕雀驚車照水不及淵魚如某者驚揚四知持循三尺頻  
年苦旱雨不隨車萬姓其咨春慙有脚徒恃孔叔守已之  
義遂冒仲像便人之稱况迺事上禮疎防身氣直在鳥非  
善鳴之雁處芳豈附栢之蘿自分波臣何堪汲引奚知海  
若不棄涓流此大君子包荒之雅量門下吏臆料之竒逢  
也茲某先容無地後效難期遽累台仁特垂心賞比中  
丞之得唐介時報面以自慙若陸亮之負巨源敢剖心以  
為誓

賀同年沈中丞擢大理卿啓

吳國倫

恭唯年丈命垂儒臣挺孤標於嵩雒匡時碩彥振偉績于  
旂常操白簡部崑墟屹若三門底柱擁雕戈清雁塞巖然

公楚人也豈  
子鳥烟于鶴  
鳴謝中丞  
雲雨合者耶

沉深凄楚  
來之波

千里金城詔自蘭臺晉端棘寺肅殿中之直班並六卿持  
天下之平司兼五教某甫切步趨之教優承賜昧之私夢  
亦為勞殷勤何自頃報大梁之役咫尺仙廬擬泛伊闕之  
游瞻依景範迺畏途踟躕尚無班荆道故之期且塵鞅蹉  
跎徒有折柳懷人之感豈以雲泥之隔能忘綰帶之交爰  
屬荒辭敬脩薄賀伏望披揚赤素炳耀丹青效皋陶能作  
士相業光賁於虞廷方長孺無冤民頌聲流傳于漢宇

啓介翁嚴相國

張時徹

伏以材非騏驎自安分於監車實本鷓鴣敢妄希於鵬運  
過蒙獎拔荐歷華崇近罹謠詠之言益籍匡時之庇多方  
洗雪信自守之無他違衆甄收冀將來之有立起耕漁于

雖龍手段失  
志之言

貝錦巧蛇為對妙合天成

東海再厠簪紳建榮戟於洪都率先屏翰顧不肖方昭於  
貝錦心尚惕乎弓蛇仰承吐握之勤勤徒深負乘之耿也  
委身殉國雖云誓定于胸中以人事君終恐貽羞于門下  
力難志逮慙與感併

啓豫所呂相國

吳國倫

華奕彬彬可喜可法

恭諭相公閣下以斷又休又之度佐魏又蕩又之朝經  
綸克邁前脩進退尤關立教寵方隆而戒滿年未至而辭  
榮十疏陳情九重欽色詔賜安車就第甫伸休沐之期風  
高解組出都旋被徵還之命光延楚粵道重韋疏縣與暫  
息里門俟駕再趨帷幄况綠野之堂新闢父老望塵而赤  
松之志少酌山川憊價伊子小子竊拜下風栗里流歡香

銘哉

山虛社

啓呂太師

羅萬化

桐日詩才察上天嶺神品上乘

以聖在舜榮共羨山中宰相天麻問老兢攀河上仙翁  
重明輔於先皇付勛名於後進朝虛端揆社合耆英恭  
惟太師相呂老先生文辭儲精扶輿毓秀編摩載筆蚤  
基譽於玉堂啓沃格心素蜚聲於彤陛公孤再陟簡在一  
人自疏懇於屋廬三徑秋容自適方壽綏于履寫九重渥  
命彌溫咸稱三達之尊正屆八旬之誕矧屬尚父載車之  
遇更祈文路再相之年隨地耆先憂身江湖而心照廊廟  
有園開歌樂侶琴書而樂竝巢由如某者梓里微鱗木天  
庶品遙瞻舜水冀趨步於槐堂翹望堯山願靈長於蓬海

愈出愈奇



上御史王公啓

才翰拱璧忠實長虹

恭惟明公閣下兩朝耆德六服具瞻臺端輔治之臣矢心效其正笏海內蘊奇之士延頸願為執鞭伏蒙憐茲落魄遇以改容侍坐論文既對斗山之仰知才借譽尤存吐握之風脫越石於羈芻難稱遇合識公沙於杵臼豈藉游揚思踰九遷價增一碩使唾核翻然見品而死灰尚令後然操孤節以依人早離投鋒之忌網群疑以涉世莫辨償褲之心三黜竊比于展禽一言虛登乎季布全身虎尾罔機事安危矯足羊腸未問郵程遐邇剖符既遠削牘難承躡望海之樓以望京目與扶桑並峙閉思過之閣以思舊身依叢棘為隣通籍將二十年徒飲前魚之泣投荒復

離塚如閩石玲瓏

足見志肝義

八千里又題窮鳥之悲死守可幾不憚狼烽豆野生還莫料奚愁鯨焰吞城

上坐主先生啓

屠隆

長卿四六隊簇自來之勝氣吞海濤隨地絕之夫志流雲物可謂斯士元矣

青阴布令羣芳含氣于木公白帝乘秋萬寶告成千金母大鵬鼓垂天之翼借便風雲八駿騁逐電之蹄取資銜轡彼鎖棘闌而入定驅司命而來走造化于筆端片言寵辱握星辰于掌上萬里升元之玉一碩盼而已分為龍為蛇不斯須而遂定揚之則昂藏于霄漢抑之則淪落于泥塗似此鈞衡可忘水木恭惟宗師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帆秦望競秀于會稽王簡金書採奇於禹穴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聲碑枕蘭亭墨沁右軍之筆甘泉扈從

沉寔國府醜秦經奇在質

盛右軍繼之  
繼起者矣

賦擬凌雲天祿校讐星臨太乙來沉樛材之地暫違侍從  
之班口辯滄澠目分蒼素身登泰岱望匹練于吳門劍落  
豐城指雙龍于牛斗象罔求玄珠去契詎離朱之迹伯樂  
相神馬觀存亡滅沒之稅九州土廣大網該賢六幕塵清  
長絃掩雋提之泪沒起迹羊豕之間出之風塵共赴雲龍  
之會是宗師裔大造于諸生也爰具治于庖人敬申  
罔盍用微寵干執事圖報無涯不賜鄙夷曷勝欣忭

謝鄭王啓

吳國倫

辭簡而工  
山宏崔勝  
非長鳥類非

惟 殿下悃忱翊國恭儉宜家德表九宗文輝四曜  
維河間之樂善未足齊賢豈艱下之摘辭遂能婉美艱難  
備嘗于重耳切磋並勵于武公彌劬清修誕膺光復某憾

短各有所適

曳裾之尚晚慚授簡之非才設醴既頒緘書至再中嶽之  
靈孔邇南皮之感滋深無自稱觴徒懷獻馘茲觀一陽來  
伎懸知百福是道頌勤使命瓶膏味旨於瓊蘓遠劔珍像  
簞華文工於火藻唱之則枯腸頓澤服之則弱體加溫河  
水盈私心戀

與王約齋

劉繪

雲與霞蔚  
中洲之理  
洛陽之後亂

繪聞龍珠輕露其光而致按劍之怒象齒自惜其潔而招  
焚身之災來教喋正謂此意敢不敬奉第竊思之造化  
之陰晴古今之治亂查事之安險人生之脩促聲名之揚  
滅生灰之苦樂翩翩滑滑萬有千變惟恃真念不爽精誠  
塞于天地其致一而已矣是以比干推赤心之剖微子受

詞嚴而不亢  
理充而意足  
文苑之上品  
也

白馬之封。伯夷其首陽之飢。太公捧營丘之富。屈平離騷而傷宗楚。韓非孤憤而以謀秦。子胥以鴟夷而沉江。范蠡以烏喙而赴海。當時安險苦樂。雖各異受。要之忠貞。係氣蓋同。慮矣。第狂瞽非敢耀言。得官爭披日月之景。以干世用。聊拾遺論。用塞責爾。兄至誠懇惻。念及老母。第思管子以三代之才。而怯奮戈之勇。毛生以當世之彥。而動捧檄之歡。吾兄之愛。正欲結鮑叔知已之德。維張君不測之愛。第准至愚。敬佩明訓。

與楊魏村

黃甲

鳳若乃江女  
人勿  
新似阮謝之  
流文

金山屏跡。真落羽之疎才。玉藻蜚恣。乃泣簪之峻詎。豈云遠茲耆德。蓋欲避彼囂塵。今者放舟有日。握手將期。不有

度之味

細論曷勝積愫。寂林間之榻。幸有託于陳君。盈之卷外之車。當復徵於楊子。跡嫌折簡。愛恃緇袍。惟不棄于陳人。正所望於舊雨。方心未改。幸勿詫其小丈夫尺牘漫投。敢以聞于執事。

復李驗封

袁袞

晉臺坎珂於  
功名者也故  
其移書下也  
却即洛事于  
山公所謂絕  
交書有也

鳴鷄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辭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也。僕于執事。猥以簡書。將攻孟明於屢敗。雪曹劄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之品。薦之清廟。廣廈之間。意良厚甚。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閑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擬其菁華。願以家無擔石。體有懸鶉。負

方慮俱澄六  
根淨洗優解  
自得之快見  
于言表

相如之病而重之原憲之貧。餬口無謀。資身寡術。晝誦帖括。夕攬古文。纂言則窮天地之奧。立業則期霸王之畧。虛名無益。謗忌橫生。故大學士張公。桂公。咸欲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茂。衛青。近鑒李豕之遠。楊國。屹然自是。九死不悔。逮乎武庫之災。卒就束縛。既而雷雨賜赦。獲遂首丘。媿之井丹之高。蹈而竊慕。徐穉之食貧。藁笠在庭。桔槔當戶。暇則臨沈濯足。抱甕灌園。釣輕鯉于芳藻。弋文雉于叢林。濁酒一壺。破書萬卷。誦季倫思歸之引。絳仲生無志之篇。吾不我知。則亦已矣。又烏能局。効轅下駒。規規如禪中虱哉。

答毛憲副

王守仁

陽明之學正  
王兩福利害  
固不必動梓  
雖驅之百蠻  
亦為一太府  
肯為一太府  
屈節於讀其  
書想見其人  
命之曰扶陽  
明先生生誌  
亦無不可

承昨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汲情。尤不至此。然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而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以萬鍾之富。爵以王侯之賢。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窶。逐之。微乎。某之所居。益瘴癘。盡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游。日有三死焉。然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有以取之。則不可謂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盡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

上遂菴楊相國

王陽明

湯明所謂權者宰相權也非居權也萬斛舟之學欲逐奪身任天下之付而後可以濟天下之難耳然非先生能能以是語于宰相之前哉

自明公進秉樞密。天下士大夫欣欣相慶。皆謂太平可以立致。門下鄙生以為猶其難也。嘗譬之萬斛之舟。操之非一手。緩急周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儻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逆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

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于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回以濟。苟亦泛而靡也。向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以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握陰陽之消息。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益亦庶幾乎此者。亦足以定國。是安社稷。夫權者何物也。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不可一日去。小人不可一日留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

與十句非伊且不能與商

周所以方斛  
之符不為氣  
海所弱爾

兢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與嫉。善利萬物而莫之與爭。此皆明公素所畜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愛國之君子。而小人不能也。

與陳郡丞

董份

以坦之度  
生海之淡  
使人老銷其  
憤乃公殊有  
雄辯哉

份嘗以公才操無絕。而其中有古悃悞之風。不染世塵。不涉俗套。謂如公者。若登庸要路。趨侍承明。則可以君子之心。長者之道。而挽回時局。力追古人。故份雖無舊雅。亦無私交。而憐不已。懼有加者。實以此也。昨閱邸報。令人駭愕。初以為妄。已而信然。乃知論人者之言。與官人者之事。在昔古有不同矣。夫使才而必用。則賈誼無長沙之行。使忠而必伸。則汲黯無淮陽之卧。此古今之所嘆。史冊之所嗟也。然自漢以來。列在三台。重于九鼎。赫然一時者。豈可勝數哉。而其名與杪木同朽。烟霞並消。今不知其何在。而汲賈兩生者。如斗星在天。山嶽峙地。千載猶有生氣。百代誦之不衰。較其所得何如哉。且兩生忌于灌絳。排于公

所謂柔然  
後識柔然者  
矣

起語便有忠  
愛之心直吐  
稷臣也

孫生不逢辰志遂終抑今則  
聖明在上賢俊滿朝必  
有特天下之公秉當世之直者矣份聞之仕路之升沉譬  
之江行之遲速若帆檣有阻則旬日趨趄倘風波可乘則  
千里一瞬公之耿介豈希冀于將來而責望于未獲哉願此  
乃理之自然勢之必至者也故偶一道之  
高明不以  
為過矣

上西崖李相公

崔銑

竊聞心君者遠不問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  
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  
次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于君次未能處告于師是天下  
之大罪也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瑾虐似猶未飭天下之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